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蘑菇七种/张炜著.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3

（东岳文库）

ISBN 7 - 5329 - 1845 - 9

I . 蘑... II . 张... III .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
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678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00 × 1000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3 插页 150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0.80 元

东岳文库前言

一、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

二、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必说成“当代经典”，但可以说“走向经典”；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是不可删除的部分。

三、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文龄”在二十年以上。一旦选定，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

四、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他们以其顽强探索，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

五、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

传承关系。

——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

——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所有这一切豪志，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

目录

蘑菇七种	(1)
你好！本林同志 ...	(152)

蘑菇七种^①

—

叫“宝物”的是一条丑陋的雄狗，难以驯化。它的品性实际上更接近于狼。给它取名字的人是这方世界的君王，叫“老丁”。它从小就皮毛脏臭，脾气凶悍，咬死了许多同伴和猫。有的雌狗赶来与它亲近，也被它咬伤了。很多人想打死它，都没能得手。可老丁的话它句句听，二者之间心心相印。老丁说：“宝物，你遭嫉了。”它的恶毒的眼睛湿润着，盯着这个像石头刻成的老人：消瘦矮小，额头鼓鼓，口是方的，张开很大。智慧的主人哪，英勇无敌，威震四方。宝物细绳般的小尾巴摇了三次。老丁被烟卷烤黄的食指翘起来，刺着头顶短短的毛发。

^① 最初发表于《十月》1988年第6期，选自小说集《美妙雨夜》。

天色暗下来时，宝物出巡了。

这片林子永远是水气淋漓，天地濛濛；青蛙乱蹦，河蟹飞走，长嘴鸟儿咕咕叫唤。宝物跑着，浑身的皮毛不停抖动。有一次它被树隙的蛛网挡了一下脸，就愤怒地跳起来。蜘蛛给逮住了，接着被“咯嘣”一声咬碎了滚圆的肚子。它大叫着发出咒骂。可它不知咬死的是一只巨毒蜘蛛，毒液正渗进它的嘴角。

一个黑面高个子背着枪转出来，笑着叫它。它像没有听见一样跑起来；跑了一会儿，又突然止步仰脸，鼻子“蓬蓬”地闻着什么。一些姑娘们挎着篮子走出来，见了宝物吓得尖叫奔跑，蘑菇撒了一地。它向前追逐，直把她们赶得很远很远才转回来——一个面孔白净的年轻人正用一根柳条串起姑娘们丢弃的蘑菇。宝物撒一点尿，走了。

暮色苍茫，树影如山，宝物出巡了。

它的三角形脑袋被树叶上的水珠弄得湿漉漉的，残缺的牙齿从紫唇间露出来，昂着硬邦邦的长鼻梁。星星还没有出来的这一瞬间，一股滚烫的热流在它毛发间涌动。那是一天的映照蓄成的电火，凉风摩擦着毛皮，电火就在身上爆开。它像被一些细线勒住了，不停地挣扎，向着夕阳沉落的方向奔跑。回返途中，它遇见什么就想咬死什么。那些不知道在宝物出巡的时刻回避的蠢物，理所当然地要倒霉了。它的鼻孔吸进一万种林中气

味，让其徐徐地流入，小心辨别。蘑菇的味道最清晰，它们的形状、颜色，都如同看到一般。它在林中生活多年，跟老丁学会了吃蘑菇。老丁有神力啊，无所不能。它离开那个枯瘦的老头，脾气总是坏透了。毒蜘蛛的液汁更深地渗入，它吼着在原地转了一圈。一只刺猬急急地从灌木中钻出来，球成一个刺蛋。宝物将它埋起来才往前走。它登上一处沙丘，前腿直立，小灰眼珠瞄向四方。五棵最高的杨树，加上五棵黑色的橡树，等于十棵。它跟老丁学会了一位数的加法。土丘下边白沙如雪，绵软可爱，曾有一对狗男女躺着聊天。他们都是林边小村里的人。还有个雌狗叫皮皮，总是打了红脑门，宝物差一点爱上它。皮皮窜到林子里，那时宝物凶猛地扑上去，咬豁了它一只耳朵。小皮皮滴着血汁，哭着跑了。这个小林场啊，一主三仆，还有一个宝物。它有着统揽全局的气魄，兢兢业业。老丁香甜的鼾声使它无限幸福，醒来时静静倾听，睡去就做关于老丁的梦。它知道老丁对它有多么好：据理力争，硬是从总场场部要来了它的口粮。原先宝物一无所有，总场场长申宝雄虽与它同占一个宝字，却无一丝同情。老丁力争不懈，宝雄才算松了手，每月从手缝里撒出十斤粮食。它吃着官粮，没有月薪。这都是老丁的神勇啊。智慧的主人，英勇无敌，威震四方。宝物在林子里奔驰，热汗横流，万难不辞，只为一入守着疆界。

毒蜘蛛的毒液渗入了胸部的脉管。巨大的、难以忍耐的烦躁在胸部漫开，恨不能撞倒一棵橡树。这林子里有毒的东西可真多，连蘑菇也有毒。吃了毒蘑菇就算活不成了。老丁认得它们，总是用两个手指夹住扔出来。“毒蘑菇演化出的故事万万千，俺宝物也通晓一二三。小村里驻队干部中有个公社女书记，满脸横肉有黑斑。只因搞上了参谋长，把毒蘑菇放进丈夫碗。丈夫贪吃又贪睡，半夜三更一命归西天。参谋长领人把案破，说小案一桩有何难，无非是革命干部误食毒蘑菇，自古天下美事难两全。久后遗孀有厚福，说不定招个贵婿进庭院。女书记闻听破涕笑，说化悲痛为力量革命路上一往更无前。这就是民间事那么小小一段，日月风尘埋下了沉冤。”宝物那时候正处于患难之时，它无意中向黑洞洞的那个小屋里瞅了一眼，就看见了参谋长和女书记。女书记把几颗花顶毒蘑菇揣进了衣兜。宝物承认女书记干得漂亮，嫉恨得牙齿格格响……蜘蛛毒液渐渐涌入了心脏。它尖叫一声倒下，两爪插进土里。灰眼里有什么闪了一下，将熄未熄。幻幻的蓝影儿在眼前飘着，飘着。它的头昂起来，又重重地耷拉下去。

它看见林中小屋蒙在一片蓝色里，老丁蹲在宽大的锅台上，手持小木锨搅弄热气腾腾的铁锅。他周围有三个人，伸长了脖子。哎哟，好鲜的蘑菇的气味啊，好馋人的气味啊。这蓝色使四个人像金属制品一样，他们机

械地活动，手脚关节的折动嘎嘎有声。老丁唱起了下流的歌，木锨搅动不停。也只有他亲手做成的汤才如此诱人。白色的蒸汽往上冒着，与一种蓝色汇到一起，又渐成红色……蓝色终于全部褪尽，黄色和红色弥漫起来。最后，所有的幻影全不见了。那个毒蜘蛛的阴魂绕着它回旋三周，无可奈何地要离去了。“这就是民间事那么小小一段，日月风尘埋下了沉冤。”它恶狠狠地盯着蜘蛛的阴魂。

二

老丁手里的木锨像一支橹桨，摇啊摇，铁锅里面起波澜。一边的三个人咽着口水，咂着嘴。“文太！黑杆子！小六！”老丁在锅台边唤了一句，他们立刻应声：“哎啦！”老丁又摇了一会儿，向一旁伸伸手，白脸文太赶忙递过去一个黑色小瓷瓶。老丁握紧瓶子，照准锅心就是三甩。文太转脸看了看其他两人，朝锅台边的老人一竖脑袋。黑杆子咧着大嘴，抄着手，快乐地蹲下又起来。小六脸色苍白，眼睛不停地动。黄色的玉米饼摞在一边的一块木板上，冒着热气。这个夜晚不用说有一顿好饭：喝蘑菇肉汤，吃玉米饼。老丁要喝酒，那是一种味道纯净的瓜干酒。如果老头子高兴，也许会分给三个人每人一口。黑杆子白天在林子里打到了一个猫头鹰，

文太和小六认为它的肉不能食用，被老丁喝斥了一句。它的肉与蘑菇配在一起，味道诱人。老丁的话从来没有错过。汤熬好了，老头子从锅台上蹦下来，热汗涔涔。他唱着歌，文太和黑杆子不停地笑，老丁于是更起劲地唱。小六脸庞木木的，老丁就在唱词里加进了一句骂他的话。小六的脸红了一下，接上又白了。文太提议开饭吧，老丁瞅瞅屋外的黑夜，又歪头听了听说：“宝物许是遇上了麻烦，它早该返回了。罢，不等，开饭。”话一停，黑杆子抄起大铁勺，在四只碗里一一点过。有一个印了金边的大碗里蘑菇多汤儿少，不用说是为老丁准备的。老丁说吃吧吃吧，饭后再不见宝物，那么黑杆子就掂枪出去找找吧。他说着大喝一口，又到身后黑影里摸出了一个酒瓶。酒香一下子散开来，文太激动得手都抖了，呼出一声：“丁场长……”小六狠狠地盯一眼文太。老丁一抬手拍了一下文太的肩膀：“喝口喝口。”文太抱住光滑的瓶子吮了一大口，咕的一声咽下，愉快地大喘。黑杆子起身点燃了桅灯。黄色的亮光罩住了小屋，四人围坐着，脸色通红。小六嚼玉米饼的样子很奇怪，左腮总是凸起一个拳大的瘤。老丁说：“六儿牙口不好。”大伙都笑了。牙口如何如何，一般指牲口。

这片林子属于几十里地之外的国营林场。十年以前老丁一个人在这小屋里看管林子，总场为了加强管理，又派来三个工人。老丁自封为场长，而总场方面只将他

们四人唤作“林业小组”，并临时指定小六负责。小六十四岁上入过团。四人当中，只有小六衣兜上有支无水的钢笔。老丁吃饭时常常托物言志：“南边那个小村里有个花狗，狼狗样儿，两耳竖起几寸高，齜着牙瞪着眼。有一回它和宝物争东西，都替宝物捏一把汗。宝物又瘦又小没神哩。谁知它三两下就把花狗干倒了。人狗一理，切莫让装出的模样给唬住。”文太接上：“老丁场长所言甚是。您老经过万水千山，烽火连天，然百炼成钢。就不像一些小人，鸡肠狗肚，阳奉阴违，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文太在总场时读过很多有“毒”的古书，并且常常背诵书上的话，引起了总场办公室秘书的嫉妒。秘书告到场长兼书记申宝雄那里，文太就给贬到了这块僻远的林子里。黑杆子听了文太的话哈哈笑着，十分快意。他听不出两人的意思，但知道是冲小六去的，就笑。他原想笑过之后会得到一口酒，但老丁并未慷慨到这个地步。黑杆子像文太一样对老丁入迷，任何情势下都不会恼恨。他咂了咂嘴，觉得这个夜晚稍微有些寒意。刚来林子里不久，老丁就将自己的十七斤半重的土枪送给他，说：“你负责武装吧。”从此他就枪不离身。武装多么重要，谁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老丁竟然把枪杆交给了我这样一个莽汉。他一时无语，惟有感激。

“这种蘑菇可是稀罕。你们看它什么模样？细脖儿

小脑，像肥豆芽儿。这叫‘小砂蘑菇’，味儿最鲜。我在这林子多少年，这种蘑菇可吃不多。嘿*，文太你哪里整来这么多？”老丁用筷子夹住一个蘑菇。文太说：“我知道丁场长的口味儿在哪里——就不厌其烦地采找……”他讲到这里觉得有一对冷冷的目光射向自己，一转脸，见浑身被夜露湿透的宝物突然出现在黑影里。他的腮肉抖一下，急急说：“宝物回来啦，回来啦。”老丁搁了酒瓶，*着腰踱过去，伸手撩起它的下巴看着。宝物僵硬如铁，纹丝不动。“宝物！”老丁大喝一声。宝物洒下了两滴泪水。老丁大惊，严厉地扫了三个人一眼，说：“你们谁欺负它了？”三个人都摇头否认。老丁沉思半晌，点点头：“它受调弄了，我知道。可怜的狗。它就是不会说话罢了，它有肚量啊。一条好心眼的狗。”他说着倒了一点汤汁，又小心地掺了三滴酒，送到宝物面前。宝物闻了闻，眼前又掠过一片蓝色。“无非是革命干部误食毒蘑菇，自古天下美事难两全。”那个恶毒的猫头鹰曾经怎样诅咒过它呀，眨眼竟成杯中羹。它快乐地饮了一大口，品着一种熟悉的气味。这气味多少有点像那个公社女书记身上的味儿，于是它怀疑是同物异形，暗中盘算准备私下一访，去看看那个女干部还在不在了。它要从参谋长的屋里搜索起来。说不定参谋长也是个善于使用毒蘑菇的角儿，如果那样女干部真的要倒霉了。宝物很快地、心事满腹地喝完了蘑菇肉汤，抵抵

仍然肿胀的嘴唇，退到一边看着四人进餐。除了小六以外，其他人都吃得大汗淋漓。老丁把金黄的一个大玉米饼放到膝盖上掰断，取了一半咬着。他像个满口钢齿的小型机器，在吞噬金块儿。他把酒瓶儿放在左脚边上，不时拾起来吮一口。小砂蘑菇被他夹住，先咬去小圆顶，再咯咯地嚼掉茎子。“美味啊！先记文太一功。”文太摇着手，瞥了宝物一眼。宝物只用左眼看着文太。老丁又唱起歌来——宝物出巡归来了，老头子安心了，歌声自由自在。他把京剧和民间小调掺在一起，一会儿昂扬刚烈，一会儿涓细温柔，净唱些古怪的传闻。所有人都差不多吃饱了，跟老丁一起快乐。老丁一边唱一边又摸出那个制成不久的特大烟斗。黑杆子抓上烟末，文太划亮火柴。他吸一口，哼一句，断断续续地诅咒着一个小人。宝物忍不住兴奋活动了一下前爪，不停地瞅脸色阴沉的小六，突然老丁伸手一指宝物说：“嘿，笑了笑了。”宝物真的在笑，那颗残缺的牙齿都露出来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呢文太？”老丁笑眯眯地问了一句。文太一拍膝盖：“那是当然的了。”他又推拥一下黑杆子，重复一遍：“当然的了。”黑杆子看看小六，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他背上枪，暗里跟踪过小六，让老丁知道了，被老丁好一顿训斥。老丁说：“六儿也不易哩，由他做吧。”不久文太去小村的小卖部取酒，老七家里告诉文太一些事情，让他捎话给老丁，

说小六来买走一片泡制墨水的颜料。老丁恼了。他料定小六要把墨水灌到那管笔里，向总场写点什么。那个估计不错，因为半月之后总场派来了工作组，场长兼书记申宝雄亲自挂帅。一时间黑云翻滚，天低云暗，虽然撼山易，撼国营林场一分场难，但也总嫌麻烦。事后老丁让文太去总场活动，历尽艰辛才搞来小六报的黑材料。老丁目不识丁，让文太读了读，开头几句就差点让老头子昏厥过去。老人冷静了两天，对文太说：“怎样对付这个，我考考你。”文太半晌不语。老丁说：“还亏了是个读书人哩。对付这个容易哩，我党有个好办法，就是把阴谋变成阳谋。公布黑材料吧。”文太无比钦敬地看着老丁。第二夜，他们趁着小六不在，捻亮了桅灯，将黑杆子召到屋里，让宝物端坐到它的位置上。文太一字字念起，大家一声不响。宝物坐在黑杆子左边，面色极为冷峻。

那个秋夜的风声至今响在耳边。那个秋夜猫头鹰凄怆地叫着，一直伴着文太的朗读声。宝物听不明白，但愤怒与时俱增。如果老丁有令，它将把那个黄脸青年撕碎。它用舌尖舔着残牙。想不到小六白纸黑字，如此凶狠——敬爱的场部领导党的组织见字如面，一共青团员在遥远的这里谨向您致以革命崇高敬礼，并同时汇报当地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及全面腐化的可怕现实。有人即老丁野心勃勃目无领导，不顾上级三令五申私自称林业小

组为一分场并自封场长。革命职工敢怒而不敢言并且渐渐同流合污。本人早年入团宣誓响彻云霄，独自奋战，死而后已。这里虽然环境险恶民不聊生伙食很差，如每顿饭三两粗粮二分菜金，但尚有野菇可补其不足。最难忍受修正主义磨刀霍霍，狼狈为奸。他们让黑杆子掌握反革命武装，火药味很浓。这里还养了一条资产阶级走狗，取名宝物，向人民咬牙切齿。总之，这里已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之独立王国。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还有，老丁与当地民众间不三不四者勾搭，多次密谋，不可告人的勾当我看也有。老七家里与老丁过从甚密，中间由文太奔走。注：老七家里即一四五十岁民妇，相貌一般，性情残暴，成分在中农与贫农之间（待查）。她现为小村代销店售货员，以职权之便私销老丁等人干蘑菇，付以烧酒。烧酒作为资本主义货物，上级早已列为控制商品，但老丁从小店倒卖大宗。他们整日借酒浇愁，谈论黄色下流之极。上层建筑舆论阵地要占领，他们还借机散布不满情绪，今不如昔，拒不组织上级及党委多次布置的文件学习心得体会，不办墙报，不开展政治。老丁与老七家里究竟如何，仍在观察。是否有染，难以断定，因为并未亲眼看见。更为可恶的是，老丁散布谣言，将驻村女干部与一参谋长强加与人。注：众所周知，谁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且女干部为人和蔼，不笑不说话，早年

曾为全社先进人物，学生时期就有突出表现，如用手捧牛屎至庄稼地等。总之此地已成反动黑窝，本人虽然坚定，但毕竟寡不敌众。当然，本人辜负党的期望与培养，没有负起领导责任，也应当检讨。切望上级及早进驻小林，使云消雾散。急急。再次致以革命崇高敬礼。

赶走了工作组，又进一步将阴谋变成了阳谋，小六算彻底失败了。那个夜晚读完黑信之后，大家久久不能平静。老丁在昏黄的灯下踱来踱去，终于在宝物跟前停住了。他蹲下，抚摸着它的头颅，说：“你也听到了，黑信里点了你的名，骂你是‘走狗’。”宝物无语，胸部急剧起伏。它的目光紧紧盯住一个黑暗的角落，文太起身去看了看，发现了小六穿过的一只破力士鞋。黑杆子捏紧了枪杆。那个夜晚啊，那个夜晚猫头鹰的凄厉的叫声啊。“君子能忍自安。”最后还是老丁说了这样一句，送去了无限的慰勉。从此之后小六还是小六，老丁还是老丁，似乎两不相扰。但大家都看出小六大势已去，再也没有往日的精神。老丁在林子里理所当然地决定一切，而且小村里的人也敬他三分，都呼唤：“老丁场长！”那个公社女书记与参谋长仍在小村驻扎，节日里还要代表地方政权向老丁送些吃物，以示关怀。本来天下太平，一切正常，如老丁守屋，其余到林子里或劳动或管理招来做活的民工；每到黄昏，宝物出巡，绕林区一周有余；宝物归来，正好开饭，如饭间有酒，老丁则

饭后乘兴神聊，讲他一生的经历和见闻，惊天动地。老七家里与林子里的人继续合作，不间断地提供烧酒。大家都很高兴，惟有小六蔫蔫地来去，安心做活。不幸的是前不久他突然精神起来，双目如电，宝物不得不尾随其后。就在发现小六兴奋异常的第七天，宝物眼瞅着他进了小村，入了小店，又买走了一片化制墨水的颜料。宝物赶回林子，对老丁做出几个危险的脸相，老丁于是派文太速去速回，直接找老七家里。老七家里说这是小六买走的第二片颜料。

“我今年六十岁了，瞒过我眼的还没有*。”老丁抹着嘴巴说着，狠狠吸一口烟。他把烟全吐向小六那儿，使小六看起来像个雾中人。他停止了吸烟，手打眼罩向前看着：“六儿在哪？你藏在烟气里了，你当我看不见？我把你看得一清二楚。我早说过了，瞒过了我眼的还没有*……哼哼。”文太两手拍了一下，呼叫着：“说得太好了！”黑杆子也嗬嗬地笑了。宝物兴奋得伏下又起来，同一动作重复多次。小六嫌热似的解开了第一个衣扣，活动了一下。老丁的脸色通红，瘦小的身躯一抽一抽，每动一下都有什么地方发出咋咋的响声，像是骨头响。他蹲在一个木墩子上，细细的两条腿不断调整着重心。“要说我这一辈子啊，嘿嘿，什么没经过？是不是，是不是？”他一边说一边将头转向宝物，“我闯荡南北，死去了又活过来，用手指从肋骨里抠过手枪子儿。要说怕

的人嘛，也有也有，不过不是男人，是女人，*！她们越对我好我越怕。是这样哩！”老丁说着站起来，挥动了一下大烟斗，捻小了灯苗。宝物警警四周，见其余三人都屏住了呼吸。它看到了老丁钢一般坚硬的骨骼，看到了在其间奔流不停的血液。那是活鲜如朝霞的啊。老丁——木墩上的石刻老人，双目闪亮……它看到一片化制墨水的颜料掉进水里，有一个黄瘦的手臂进去搅搅搅，刚刚搅匀，被更有力的一条胳膊端了。墨水从黄瘦青年的头上浇下来，通身都黑了，像炭做的人。智慧的主人哪，英勇无敌，威震四方。宝物知道老丁又要讲他那无穷无尽妙趣横生、同时又是真假难辨以假乱真、全世界最辉煌最瑰丽的一个人的历史了。它悔恨当年没有与老人同在一起，化为那无尽故事里的一个小小生命。再看文太黑杆子甚至是卑劣的小六，都习惯地、毫不含糊地振作起来，用钦佩的目光注视着老丁。

“人人不同，物物不同，我是老丁。”老丁这样开头，“天底下没有我这样的做人法，我日他妈所有现成的做人法。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铁不死，我这个老怪物死不了啦。有酒就喝，有好东西就吃。就给一万个大官牵过马骡，也给数不清的女人下过跪哩！皇帝吃的好饭我不嫌，牛马嚼的东西也不孬。人是机器，加了油就转。我是一直让它隆隆转，隆隆转，转到死，加马力，火火爆爆一辈子。我早就说过，我是省长以上的经

历，也算老革命，也算老红军。在延安，我烧的木炭比张思德都多，没死，也就没出名。我也进过三五九旅，开荒种地纺棉花，还种出一棵一人多高的辣椒，首长看了说：好。我不识字，不过外国人进中国，到了北边都是我当翻译。我把驴一般都翻成骡。鬼子让我投降，那年我是师长，我打了鬼子一记耳光子。后来四五年吧，鬼子先降了。你看吧，我过的桥比一般人走的路都长。我为什么后来没有被提拔起来？还不是我有那毛病——喜欢女人。我又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做不成首长。你三个四个好好听，宝物好好听。这些当假就是假，当真就是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有一件是真的：我是个轰轰烈烈的人！我不做后悔事，做过就不悔。我敢打光棍，敢报仇，敢一个人住这林中小屋。别人说我我不听，全当苍蝇瞎哼哼。我从南边跑到北边，最后相中了这片树林。这里风水好，蘑菇多，他妈的一辈子就这样打发，强似神仙。我不依恋钱，不依恋朋友，依恋的东西只有一个：自己的血性！*！”老丁说到这儿喘息不停，伸手取水。文太每逢这时候就激动得脸色煞白，神色不安。他全身颤抖，像弹簧一样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向老丁脸前伸出了拇指，喊一句大家早都熟悉的话：

“你活得英勇啊！你不甘平庸啊！”

喊毕，精力全失，如泥土一般柔软地落下，再无声息。老丁声调软下来，开始了真正的长谈。那是些真正

的故事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永远消化不尽。“我喜欢上的人哪，车拉船装。我说过，我连朋友也不依恋，等于说我不重友情。我明明白白告诉，我是这样的人。可是有人要叫我喜欢上了呀，我能跑去为他死。有一年我去了南方，那里热燥，夜里睡觉要枕一个中间灌凉水的瓷猫。这是为了冷静头脑，要不，第二天早上起来尽做糊涂事。我刚去哪懂这里面的道理？结果昏头昏脑地做事，惹出来的故事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在一个荒山林子里摘紫果吃，吃得牙紫唇紫，不停地打嗝。那片林子比咱这林场密上十倍，野猪都有。虎狼倒不多，咬人的东西少。我吃果子，往前走。当年十八岁，身强力壮，不怕鬼神，头上包了蓝布。这天我遇上了一个老人，他领我回到一处林间宅院。那是个逃乱的富人，一看大宅就知道。他家里有丫环，有太太，有小姐，有鸡和猪。也有一条狗，比宝物差多了，不会叫。小姐像面捏出来的，说话的嗓门细溜溜，胳膊活像一段藕瓜。她的眼神我不说了，我要说，今夜我受不了。那是无法抵挡的一双眼，能穿透万水千山，打倒千军万马。一句话，我一辈子只见过这一双眼。见这双眼之前，我的身体还像牛犊一样壮。就是这双眼让我支持不住，身上热一阵冷一阵。你们不知道，太好看的眼睛败你的神气，这是定准的原理。不是吗？我不说这双眼了。我只想说她后来参军，所在部队连连失败，恐怕也是害在这双眼

上了。当兵的让这双眼看一下，你想还会有好结果？我保证他们连轻机枪也抱不动，还想打仗？这是后话了。先说我和她往来这么一段又一段。那一天我隔着篱笆望见了她，她的眼睛从篱笆空儿里望了我一眼。我立刻倒下来，也不顾脚下有一摊狗粪（那是多么窝囊的一条狗！），怎么也站不起来。丫环来拉我，太太来拉我，那个有大福不会消受的老人也过来拉我。所有人都沾了那条破狗的粪（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狗还不快宰），又叫又跳。这就惊动了她呀，她走过来，我们使劲拉了一下手。有一股电从第二根手指传到肩膀，把我电了一下。我不知怎么流了泪，眼泪汪汪，想这辈子就到这儿吧，这已经是合算的了。她呀，我敢说是个神仙下凡。我怎么说也不过分，一句话，把我杀了我也得要她。那时我觉得走千山爬万岭，原来就为了她这个人！让我住在老林子里吧，我一辈子不到外边去，我就死在老林子里！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比这更轰轰烈烈的事，不知道我要了她和打下一份江山到底哪样更合算！这个小姐！这个小大姐！这个一眼就能把我看倒的闺女！你别跑啊，我不知从哪涌来一股勇力（自古讲究杀身成仁），一家伙把她扛到了肩上……”

“你活得英勇啊！你不甘平庸啊！”文太大呼。

“林子里百兽都惊了，一齐跑出来昂头看我，它们见我扛着她。百兽惊了，半晌才缓过神来，撕破嗓子似

的叫。太太丫环也呆了，老头子抱住了自己的头。我扛着她往上走，走了一会儿又怕磕碰了她、吓了她。我把她放下来——天，她不停地哭，两肩一抽一抽，哭个没头。怎么办？我惹她太厉害了，我真的害怕了！我说，我不敢了，我撤退了，你自己管住自己吧，我真的撤退了哩。我那会儿说着退着，一头扎进了树林子里。这片林子黑乌乌的，不见天日，什么兽类都有，我日夜和毒蛇做伴。没有迷路，我也不想离开。我天天吃那种紫色的果子，打她的主意。毒蛇把头伸向我，我不停地泄肚子，该死的紫色果啊！我那会儿在水坑里照过我的模样，头发像没沤透的麻绌，眼像牛眼，鼻子嘴巴全是紫的，还有一道道血口子。我死了也不愿离开林子，因为离开林子就是离开了她。我被蛇咬过七十二次，自己救命，嘴吮草敷。野鸟来啄我的眼珠，我一只眼皮上盖一顶蘑菇伞。除了吃紫果就是吃蘑菇，烧了吃，生吃，红的绿的花的都吃过，什么样的有毒我全知道。这可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搭的草窝样子像鸟窝，夜间就蹲在里边。这个窝儿一天天搬得离大宅近了，渐渐听得见院里人咳嗽。我心里有事，就编了歌来唱，我这副好嗓子还不是那时候练成的？我唱的歌凡人不懂，里面净些花哨事，都用了反语。我相信那女人听得懂。我的歌是有气味的，不甜不酸，都是刺鼻的辣气，男人听了就跑。这歌还是带颜色的，是松树蘑菇顶上那层黄色。这色儿飘

悠悠悠像朵云彩，把那个小姐一下子包裹起来。我唱：你当我不知道你头下的瓷猫缺了水？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发卷里有个虫？虫儿半夜掉出来，瓷猫活了一口咬住虫。头枕瓷器是蓝花的，彩釉的，景德镇买来的，小驴驮来的。你当我不知道你一年里做了一百个梦，一百个梦都等我来圆。北边来的大汉专打南边的蛇，你就是一条软绵绵的美女蛇。我就唱这号的怪歌，我保证她在偷着听。那时候我心里的火气足，唱着唱着烧得慌，眼泪流到胸口上，胸口上面结个疤。这样唱了八十天，半夜里偷偷去扒窗。十个窗户有九个是空的，小姐学会了隐身法。

“有一天老人陪着小姐来打鸟，一枪打在我的屁股上。说起来没人信，铁砂子印在皮上，用手一扫全掉了。老家伙瞪得眼睛像铜铃，说我肯定是妖怪。小姐笑着对老人说，我是个唱歌的人，肚子里面有文化水。不如领家去念念报。老人点头同意了，把我领回去，不过让我跟他那条破狗同住一间草棚。原来小姐常年住在林子里不识字，闷得慌，要找个识字人读读报纸。她说这上面肯定有意思。我难过得要命，因为你们知道我也不识字。不过我可不说心里话，把报纸端到眼前就念。我念得多流利不打结，像真的一样。我手指大黑字说：这是题儿，叫‘知道了就得学着做’。我念道：‘知道了就得学着做，不做还行？俺这报从不唬人，是一张好报。

俺们办报人用一百八十间大瓦房做抵押，保证不说一句假话。说的是世上有男人又有女人，女人要和男人好。男人千辛万苦不容易，从南南北北跑了来，你铁石心肠也要变。再说你身子骨不硬是不经风的草，哪如倚在一粗壮泼辣人身上？男人劳累手脚粗，裂口道道有精神。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能做木匠能打铁。吃馍吃草都可以，一刀砍上就流血。破裤子穿了千千万，哪比得你滚烫的小身子净穿绸缎？说起来话长做起来事短，我们不如把那事儿从头好好盘算……’正念着老家伙走过来了，我赶忙接上念别的：‘天上下雨有水了，蛤蟆叫了。种谷子，种玉米。雨后天晴了，上山采蘑菇。红的是松板，黄的是粘窝，花花绿绿有毒哇。柳条儿，编笊篱；白苇子，织席子；席子上，擦被褥；被褥上，躺着爹和娘……’老家伙听了听，说：‘报上就这些事呀？怪不得说十个识字人九个驴，登了些什么杂七杂八！’我说：‘可不是怎么！’小姐催他快走快走，他吐了口怨气，就走了。我接上念：‘夜间星星肯定在窗外，那不得事；小猫从屋檐上往下探头，也莫惊；不用往炕洞里烧火，身上有火。半夜三更，狗都睡了，一男人躺在草棚里怎么得了？还不如去喊他，拍三下巴掌……’我念到这里，听见她呼呼地喘气；我斜眼一扫，见她两手抓紧裙子边，乱颤乱颤。我收了报，说就念到这里吧，明天续上。说完我就离了石凳，回我的草棚去了。这夜里

那条破狗不做人事，一会儿起来撒了三次尿，恶臭难当。我恨不能立刻躲开。可我到哪去睡呢？星星斜了，半夜三更了，我在草棚四周走来走去，没有一丝瞌睡。我这样走的那会儿，还不知道这就是那个最了不起的黑夜。这个黑夜，用一个皇帝的宝座我都不换——这是俺停了一会儿才知道的。我这么走，游游荡荡，解了小溲，又是走。谁知我一抬脚黑影里‘叭叭叭’三声击掌，我一愣，全身瘫了。我咬着牙，好费力才回了三声。一会儿，一个女的，是小丫环，过来牵上我的手往黑影里跑跑跑。

“我从一个用青藤掩了的后门钻进去，一眼见到了她。俺这会儿才涌上来勇力，三两步上前卷了她去。她说没想到会哭的男人像只老虎。真是的，英雄是我啊，哪是别人。我不信哪里有我的对头，要是有的，那他活该倒霉，注定憋闷……不说了，只说我们那时的革命友谊，嘿，千难万险不在话下。天呀，这是真金不怕火，怕火非真金，我老丁年轻时这么小小一段。”老丁说到这里从木墩上跳了下来，“我恨天底下有那么多假正经的狼狗眼！那天天亮了，青藤掩窗，我用大手封住她小嘴。我说你等着瞧，我早晚会去队伍上的，身背宝剑做大将军。她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她这话让我笑了一辈子，因为她想不到以后自己会当兵。那夜我对她说，我发个誓，今后谁伤害了你，我就用宝剑刺透他

的心，用钉子砸进他的脑壳，用火筷烙他最疼的地方。我发了誓。这誓发得惊天动地。谁知日后树叶落了，十年过去，部队上出了叛徒。那叛徒花一角三分买了一片化制墨水的颜色，写了一封黑信，把她出卖了。她给抓走，受了酷刑，一条腿跛了。她带着跛腿进了延安，解放以后又进京，又回省，现在就分管着咱这一省的妇女——我哩？我后来与多少人恩爱，可我不忘我的誓言。我现如今住这林子里，有心事啊。我在找那个买走一片颜料的人，一刻不敢松懈。谁买了一片颜料？我像个密探一样活着哩。告诉你一声，告密的叛徒，我找到你的时候，你也就算活到头了。”老丁将头放低，眼珠上斜，四下里瞄着。当他的目光掠过小六的时候，小六脸色煞白。“我探到了他，他也就算活到头了。”老丁咬着牙，点一下头重复一句。“想不到从过去到如今，当叛徒的都是买一片化制墨水的颜料。嘿嘿，鬼哩。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闲话少说吧，还是接上那个夜晚说下去吧。那个夜晚我们两人难舍难分。她流着泪说：‘想不到这世上还有你这样的好人。你真好。’我也知道我好，不过我比起她来，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我向她发誓，誓言铮铮响。我们两人手拉着手，不愿松。我钻出青藤那一会儿，心都要碎成八块了……”

老丁的嗓子像被什么噎住了，他朝空中挥了挥手，不愿说下去了。宝物一直高昂的头颅垂下来，细绳似的

尾巴紧紧贴在腿上。它悲凉地哼起来，下巴压到了前爪上。小六的脸埋在双膝间。黑杆子一直呆着，停了一瞬，眼泪一串串流下来。只有文太像僵住一样盯着老丁。后来，他如梦初醒般跳到老丁面前，握住了那双瘦骨嶙嶙的老手，不停地摇动着，摇动着。

三

“他买走了一片化制墨水的颜料？”文太眯着眼问老七家里。老七家里把头凑到他耳根：“买了，是这个月初七那天傍黑。”文太咬咬牙，骂了一句。老七家里坐在柜台上，黑布衣服包住了双膝。她从货架上摸了一块糖咂着，松松的腮肉活动起来。她问：“老丁身子可好？”文太点点头：“场长心胸开阔啊，不像我。”老七家里把滑溜溜的糖块一不小心咽了。文太又问：“一片颜色多少钱？”老七家里做个手势：“一角三分。”文太点点头：“叛徒从来都是舍得花钱的人。”他见老七家里手指甲很长，其中小拇指甲快有一寸了。出于好奇，他攥住这手看了看。老七家里笑得乱抖：“真好孩子。”文太赶紧松了手。他瞅准机会偷了一块糖，然后随便扯几句就告辞了。在路上，他咂着糖，又想起该将这糖果留给丁场长，于是赶紧取出，用原来的糖纸包了。

文太琢磨，要抓到证据，也许还要到总场一趟才

行。那些颜色早晚化成一些有毒的字纸，经邮电局捎到总场。可恶的总场，可恨的书记申宝雄，还有他的鬼秘书。文太在总场场部工作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后来他到了老丁管辖的地盘，这才发现世上原来还有这样的自由境界。更美妙的是邻近林子就是一个小村，小村里形形色色，有演化不完的故事。这些贫穷的村里人对林场职工格外羡慕，因而被个把姑娘爱上是轻而易举的事。林场内杂事繁多，如给未成年树打杈修枝，给苗圃清除杂草，锄地，点种野豇豆等等，都需要从小村里招些民工，每人工资六毛四分。领民工做活是最愉快的了，那时领工人像个将军，说什么话都是不改的命令。姑娘家“格格”笑，不听命令可不行。不听命令不要工资啦？再说工人阶级可是领导阶级，不听领导行吗？还有老丁，他是最使人心悦诚服的老人了，在林子里对付日子、对付邻近小村里的人，都有不尽的经验。有这样的老人掌舵才叫幸福哩。可怕的是出了叛徒（什么年代都有这样的东西），总场就派来工作组骚扰。那真是斗心斗智、腥风血雨的日子，多亏了老丁稳如泰山，运筹帷幄，这才化险为夷。不服老人不行啊。回想工作组当年可算是机关算尽，结果寸步难移，一步碰到一个陷坑。如今呢？又有人买走了一片化制墨水的颜料！文太最怕的是把他从老丁身边赶开，那样他又要回到总场了。

总场哟，不堪回首的日子哟！

那时的文太留了分头，衣兜上像小六一样插支钢笔。总场旁边有一处师范，三年没有招生，到处陈灰积土。他有一回闯进去，认识了看管图书的一位老头。他借回了很多书，日夜不停地看。有一阵眼睛发花，他就乘机戴上了一副左框残破的眼镜。场党委秘书读过完小，但偏偏嫉恨一切的读书人。他自己戴了眼镜，但对其他戴了眼镜的人不能容忍。文太在这两个方面都犯了忌。秘书的话差不多也就是总场的话，秘书说要查一查文太是怎么回事，总场也就开始查了。首先是跟踪文太，发现他频频出入一个破书屋，里面不阴不阳，蛛网密布。一个老人蹲在书隙里咕咕啾啾，手忙脚乱，看上去面无人色。天哪，原来文太常常接头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跟踪的人感到无限惊异，报告了场部，场部指示再探。文太一头钻到旧书堆里，半天也不出来：有时好不容易露出脸来，那个老头子凑在他耳边小声说上半天，样子过分亲昵。跟踪的人不能理解，往回走的路上反复思索，渐渐脑海里出现幻象，将看到的情景一再演绎。他再一次汇报时，说文太已经被书毒坏，嗜书成癖，竟能将头部扎入肮脏的书堆长达三个小时之久。由于被书毒害，多种病症同时爆发，行为格外怪异，比如竟和一个老头儿贴在一起，老头儿亲吻他耳垂下边一点。两人成天关在阴暗的角落，不思茶饭，非盗即娼。老头一双瘦瘦的手一接近文太就抖个不停，抚摸拍打，显然是个

谬种。如此大恶如不及早铲除，林场上千职工受到侵害只是早晚的事情。秘书听罢说这一下好了，罪证确凿，千头万绪归根结底，那就准备办起来吧。文太全无察觉，一边还洋洋自得，整日大背着手走路，甚至对打字员姑娘产生了非分之想。他背诵着从书上学来的动人词句，口若悬河，在打字室里一呆就是半天，出来时热泪盈眶。他讲述的都是千古少有的爱情故事，比比划划，像是亲临其境。打字员的父母是本场老工人，老两口开始商量怎样处治这个用心不良的小子。秘书告诉他们上级早有安排，请静观事态发展。文太在这一段对人倒格外和蔼，工作也勤恳主动。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打字员用机器打出了这样一串字：“我爱文太。”她的小信封被秘书巧妙地截拦了，秘书伪造文太的笔迹写了数量相同的四个字寄给了她：“去你娘的。”打字员哭成了泪人，从此再也不愿见到文太。文太正在打字室窗外痛苦地徘徊，场部基干民兵就把他逮起来了。连夜的审问，用树条子抽他，毅然决然地没收了眼镜和钢笔。审问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因为所有的令人不安的东西都是书上学来的一些词句，以及由此而催化出来的不好的念头。这一切如今都装在他的内心即肚子里，只有适当的机会才会说出来。这像食物中毒或消化不良一样，在一定的时刻总会呕吐。场部决定一方面将前因后果如实通告小老头所在单位，另一方面将文太交给群众监督劳动，听

候发落。

最难忍耐的是等待处理阶段。文太每天默默劳动，不敢胡言乱语。所有的人都可以喝斥他，他需要讨好所有的人。场长申宝雄的老婆趁火打劫，责令文太每天在劳动间隙里为她采十个鸟蛋补身体，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顺手采两斤蘑菇。鸟蛋一般都在树顶，因而文太天天爬上爬下。他瞧着小鸟蛋美丽的花纹，常常感叹不已。蘑菇很多，大半是松树蘑，他在短时间内即可采摘两斤。由于经常出入申宝雄家，一般的人物也就不敢随便刁难他了。申书记的老婆生吞鸟蛋，身体果然一天天伟壮，敢于和文太一试力气。她抱住文太的腰，轻轻一扳就把他放倒了，接上是胡乱胳肢。文太笑着在地上缩成一团，滚动不停，一会儿就上气不接下气。渐渐他怯于去申宝雄家，有时手提鸟蛋和蘑菇进退两难。申书记老婆的热情却一天天高涨，对文太不仅是胳肢，还要抚摸，说：“年轻人的皮儿滑。”日子久了，她教给文太一些奇怪的举止，让他变得胆大勇敢。文太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的怪异世界，觉得以前看过的毒书何等荒唐。文太从申家出来，脾性泼辣起来，再也不像从前那么文弱。“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文太交往女人的方法千变万化。那个打字员给他带来的灾祸显而易见，为了报复，他将她得到了又抛弃。为了报复更多的人，谁对他喝斥过，他就在申书记老婆面前说谁的坏话，到后来

弄得人人自危。他从未放松过采蘑菇和找鸟蛋，认为这才是立身的根本。久而久之，他对全场的蘑菇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在他一切如意、正设法整治那个秘书的时候，申宝雄多少领会了老婆心底的一些秘密。但他不敢冲撞老婆，只好想方设法对付文太，在这个小伙子身上寻找巧妙的主意。他采了些香泄叶偷偷掺在文太送来的蘑菇中，使老婆大泄了三天，连说话都有气无力。文太几次送来蘑菇，申宝雄都如法炮制，结果老婆再也不敢吃文太的蘑菇了。但她仍让文太来送鸟蛋。申宝雄无奈，只得将香泄叶熬了浓汁，寻机会就在碗中滴入几滴。老婆很快被泄得面黄肌瘦，文太来看她，两人也只能眉目传情。香泄叶使申宝雄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流放这个白面书虫。当时有好几处属于林场管辖的小林子，而其中离总场最远也是最荒凉的，就是老丁这片林子了。谁知文太被流放后反而因祸得福，他很快就忘记了与场长老婆挥泪别离的场景。老丁身边的岁月像蜜糖一样粘稠而又甘甜，他们与邻村人结下的各种友谊使他永远着迷。只有这儿的生活遇到危难的时刻，才派他到总场走一趟。上次小六的黑材料，就是他从申宝雄老婆手中取走的。

当年文太来到老丁这片林子时，正好是初秋天景。老头子用蘑菇汤菜招待了他，汤汁中有诱人的肉块。原来老人的枪法很准，只一枪就可以打下从空中飞过的老

鹰。老人还会下各种套子皮扣，准确地套住林中的兔子和猫獾。当时黑杆子早就是老丁身边的一个人了，老丁睡梦中说出的话他都要照办。文太在寂寞的时候讲了总场时的一些事情，流露出无限的懊恼。老丁仔细地看了看他被树条子抽上的浑身疤痕，又小心地抚摸了他被场长老婆无情地耍弄过的枯瘦的身体，破口大骂。老头子说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滋养这个年轻人的身体，用更多的时间教会他过日子的新方法。随着皮肤日渐滋润，文太发现老丁是一个无所不晓、历经沧桑的奇人。这个人年事虽高，但气血旺盛，欲望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新异的想法一串串从鼓鼓的脑壳生出。老家伙曾经爱上的女人也多，而每一个都伴有激动人心的故事。文太被他的经历弄得目瞪口呆。刚开始他还将信将疑，到后来就真假莫辨，与老人一起激动，一起燃烧，一起过舒畅的快乐的生活，也一起荒唐。谈到整治仇人的方法，老丁可让文太开了眼界。老丁说到场长申宝雄，就哼哼一笑说：“挨树条子抽的该是他哩！”后来工作组进驻这儿，文太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长是怎么被整治的。林子里一切的一切差不多都被调动起来了，什么蝙蝠蜘蛛、长蛇狐狸，还有地枪树箭，一切的一切都出动了，变活了，赶得申宝雄一伙胡跑乱窜。村里的人也不容申宝雄在这儿藏身，像是要农民造反。那可真是个给人灵聪的古怪节日。老丁像个皇上一样，安安静静坐在他的帐子里，听

外面风吹雨打。那帐子是一块紫布做成的，刚看到时文太可吃了一大惊。帐子顶上落满了灰尘，约有二指多厚。帐子就挂在一个大土炕上，半罩着老丁——他平时盘腿而坐；身后的灰墙上，显赫地挂了一把宝剑。后来他听说帐子是老七家里送来的，那是用一些商品的包皮粗布做成的，又染了色；宝剑是村里一个专制利器的老铁匠锻出来的，如今这铁匠已抓进了监狱。老丁会舞剑，连舞两个钟点，大气也不喘。他十天半月就要磨一次剑，使它永远闪着寒光。文太长时间地盯着这剑，看着它的银刃和镶了黄铜的剑柄。他总以为剑中凝聚了什么奇妙骇人的故事。老丁用粗粗的食指抹着剑刃，问：“你说剑是干什么用的？”文太想了想，说当然是健身的了。老丁摇摇头：“剑不是刀，更不是枪，剑是报仇用的——我有仇人哪！我在暗地查访一个仇人……那仇人露面的时候，我凭鼻子也嗅出他来。”文太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

工作组狼狈地撤离之后，林子里重新繁荣和太平。百兽齐鸣，你呼我应。黑杆子高兴得当空放枪，老丁头愉快地为分场同仁亲手做了几顿蘑菇。小六与大家同时饮用汤汁，并未感到心中有愧。老丁在喝汤时曾说：“看过古书的人都知道，是一个叫吴三桂的人勾引来清兵——千古留下骂名啊！”老丁还给他们耐心地讲了林中蘑菇，说别看花花绿绿，归结起来也没有多少。要辨

认它们很难，因为虽是同一种，由于生出的时间不同、天景不同，它们的模样也大相径庭。更可防的是毒性，人们都知道有的蘑菇只几颗就可以毒死一个人。他讲到这儿看看宝物，它深深地点了一下头。“毒蘑菇演化出的故事万万千，俺宝物也通晓一二三……”它尾巴摇动着，唱着一首又古老又新鲜的歌。老丁接上说，他这一辈子对付蘑菇的经验埋在肚里多可惜，总有一天他要与识字的人合写出来。文太听到这儿说：这才是“著作”。老丁点点头：“伟人大半是有著作。”他们谈到了最高兴的时候，你一口我一口喝起了酒。由于老七家里按时收购他们的干蘑菇并付以烧酒，他们与她的友谊已经牢不可破。终于在七月七鹊桥相会的日子里，他们以一分场全体职工的名义请来了她。老丁亲手做了蘑菇给她吃，几个人开怀畅饮。老七家里是个没有节制的女人，喝得大醉，说一些昏头胀脑的话，还伸手去捏黑杆子。老丁火了，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帐子里。这一夜老七家里就在帐里呼呼大睡，而老丁却与其余的人燃一堆大火，在露天地里呆了一宿。文太与黑杆子都说老丁不回帐子，不仅说明老场长作风过硬，而且德行高洁。天亮时老七家里走了，留下一些秽物。大家对于邀请这样一个人多少有点后悔了。他们由老七家里又议论起村中中小学刚来的一位中年女教师，一致认为她是一位独身。他们对她极其整洁的装束赞叹不已，说她全身的任何一处，都是

神圣的、值得尊敬的。“多么文雅！”文太说。“而且，她是个独身。”停一会儿他又说。这个夜晚他们议论着，最后决定请这位老师领学生来场里采草药勤工俭学。

女教师领学生来到林子里这一天，是全场的一个节日。老丁再也没有耐性守在屋里，一直在林子间检查工作。女教师让学生散开，她一个人手持柳条篮采药。这些药材晒干之后，就要卖给老七家里的小店。老丁在女教师不远处活动，后来索性走到跟前。女教师说：“丁场长，您忙！”老丁摇摇头：“忙什么！我管的树多，你管的人多，管人不易。人都有一个脑儿，树没有。再说，你是孤单单一人，你一个人过日子不是？难。”女教师笑笑：“不是这样的——他在另一个学校工作，离远些罢了。”老丁急忙摇手：“不会不会，你肯定是个独身。你也太客气了啊。”女教师苦笑着，又摇了摇头。老丁弯腰替她采起草药来，每采一棵，女教师都说一句“谢谢”。老丁终于忍不住，说：“谢什么？我这个人你是不了解，了解了就好了。不能谢了，那样就远了。”“可您是场长啊，听人说工作很忙。”老丁拍一下膝盖：“嘘，莫听他们胡说了。我是个领导干部，这不错。不过能有多忙？比起你来，啧啧！我看重你哩——你来这林子里做活苦哩，我不忍心哩！我要替你做*……”老丁去取她的篮子，扳开她的胳膊，她不得不严肃一点地拒绝了。老丁搓着手。这会儿文太和黑杆子都转过来

了，他们每人手里都攥了一把药材，凑过来投到了女教师篮子里。女教师又谢他们，他们只是笑。老丁喝斥他们：“只会笑，只会笑，一点礼貌不通。一边忙去吧。”两个人应着，看着女教师，退着走了。女教师说：“您太严格了。”老丁温柔地看着她：“是吗？其实不是。我说你不了解我嘛。日子久了，女同志都夸我是个好心性的人。想想看，女同志多苦多累，女同志宝贵哩。不瞒你说，我也是个独身。话说起来也就长了，我这个人眼眶太高。就是这样。”他说着，没有注意女教师惊讶的眼神。这会儿他一转脸看到了小六衣着整齐地从一旁走过，就小声补一句：“那是个品行低下的人……你我相识得太晚了！你看我一转眼年纪就大了。你怎么也想不到我有多少人生经验，更想不到我身体多么好——这方面场里的青年也就不行了……”他正说着，远处又传来文太和黑杆子的呼喊和歌声——在他的记忆中，黑杆子可是从未唱过歌的。他皱皱眉头。停了一会儿，他又笑了：“我说过，独身不易哩！你为什么要一个人过苦日子？当然了，你像我一样，眼眶太高。这是真的。不过事情总要解决才妥帖。比如，遇上年纪稍大些的领导同志，咳咳，就应该考虑……最体贴人的好人都在老人里边呀！世上女人有几个明白这个？到了明白那一天，什么都晚了！”女教师听不下去，一挥手打断他的话说：“丁场长，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早有了爱人了！”老

丁一怔，不认识似的看着她，继而摇头笑了：“不会不会。我明白这个，你是不好意思说真话。你肯定是个独身，同志们早就看出来。这有什么？我也是独身。独身就说独身，怕什么？”

女教师领她的学生采了半天药材，谢绝了林场的进一步邀请。老丁和其他人都十分兴奋，还喝了一次酒。老丁说：“有文化的女人就是和一般人不同。我很佩服她。”文太太点头叹一声：“多么文雅！”他们一致认为林场与小学校的某些教师同为公职人员，应该加强联系，互通有无。老丁当即检讨了他平时对小学校关心不够，表示今后要有足够的重视。他说今后要经常去看望同志们。他还指示文太太明天就送给女教师一些干蘑菇，以改善她的伙食。第二天文太太照办了，回来时带了一些女教师的回赠品：一些学习材料等。文太太说：女教师开始执意不收，我说你不收我就不走了！她终于屈服了，收下又过意不去，就找些书让我带上。“学校里能有什么！”他这样说。老丁听了，两眼闪着光亮，两手抖着接过材料，又抱到帐子里去了。他抚摸着封皮，用食指按住一个个标题黑字，又试试碍不碍手。夜晚，他把小六和黑杆子支开，只让文太太念这些材料给他和宝物听。宝物刚开始还算精神振作，像往日那样昂着头颅，但只听了一会儿，就打起瞌睡来。老丁却一直全神贯注地盯着印得黑麻麻的材料。文太太念完了，老丁一声不响；文

太抬头去看，见老丁流出了大滴的泪水。文太喊他，他不应。停了会儿，他嗫嚅道：“这是她亲手送我的书啊！”文太上前握住了老丁的手，摇动着，沉默了半晌。老丁咬咬牙关，在帐子里盘腿坐了。后来，他闭上了眼睛。文太小心地下了土炕，站在黑影里注视着老人，祷告般地说：“我明白了丁场长。我不说，可我明白。您好好歇息吧，我又一次理解了您。我相信，一切的胜利都是属于您的。您好好歇息吧。”

第二天，老丁与文太反复商量，写出了林子里第一篇文章。文章基本上是老丁根据自己的经历、结合文太在总场的一些教训口授由文太进行文字润色而成。他们将大字抄好的文章贴在了小屋的墙上——因为小六在黑材料中曾攻击这儿没有学习心得和墙报，他们早就想予以回击，只是心绪不佳没有灵感。女教师与分场的交往激起了才情，再加上批判学习材料的启发，他们决心一试。黑墨是锅底油灰用烧酒调成的，毛笔是野鸡毛儿做成的。文太将老丁哼出的话加以润饰写下来，觉得老人是如此大才，如果读过几年书，那恐怕更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文章贴在了墙上，一会儿黑杆子和小六、宝物都站在一边看起来。看着看着，小六在心中惊叹不止。黑杆子与宝物很快走开了，只有小六紧紧咬着牙关。他承认老丁仅就文才而言，也似乎是不可战胜的。这显然不是文太的思路。小六恐惧的眼睛扫来扫去，最后忍不

住念了起来：题目——《蘑菇与书籍比较观》；副题——改造世界观之我见。正文写道：俺通过反复学习比较，觉悟提高数尺有余，认识了矛盾无处不有时无不有，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大者宇宙小者砂粒，其理同也。比如蘑菇这东西，本是我们人民的口福，而剥削阶级却大口吞食。又比如书籍这物质，本是劳动者学习之所用，智慧之记载，而剥削阶级却用来毒化青年。蘑菇书籍，两相比较，一个生于树下阴湿之处，一个产于案头桌上之间。天气有阴晴干湿燥润之分，人心有明暗冷热喜怒之别。所产之物，皆由内外因之不同而不同。有的蘑菇花花点点，模样如伞，其表层如美女之衣、鲜花之色，引诱人们取而亲近；亲近之后又要食之，结果毁也。因为这蘑菇毒气很大，外媚内昧，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由此推及书籍，其封皮也花花绿绿，硬壳绸缎烫金点银，实际上包藏祸心。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毒素比蘑菇又何止大上十倍。古人有读书变痴者，今人有读书反动者，就是书籍有毒之明证。再如有蘑菇色分七种，不一而同，或温或凉，或鲜或涩，或补或毒。有人食一种浅绿蘑菇，之后大笑不止，口吐狂言，对常人多讥之；有人读了一些书，而后自视清高，不愿接受群众改造，甚至藐视工农。二者何其相似乃尔。再如有人食了蘑菇，眼神恍惚，全身无力，大吐大泄；有人读了一些书，结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终成废人。二者又同。又有人食一种怪蘑，兽性大作，不断奔向无辜异性，医生诊为脏癖；而有人被毒书淫化，伪装才子佳人，乱搞男女关系，陷于资产阶级谈情说爱而不能自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反之也是同理。如食小砂蘑菇，清鲜可口，耳聪目明，实为烹饪之佳品；有人学了批判材料，明辨是非，通晓大义，得知国不变色之原理。如有人爱食一种柳黄，滋味很似鸡腿，营养又胜过鸡腿几倍，煮汤则汤汁油黄，做菜则混鱼混肉；而有人坚持学习宝书，数十年如一日，渐渐意志坚定，成为英雄。再如一般的松板粘窝，其貌不扬，实为佳肴。邻村小店主持人即老七家里，常年坚持收购此等干蘑，为民造福。村上人食物粗糙，大致糠菜瓜干，但村里人个个强健，双目炯炯有神。俺想这是依赖蘑菇之滋养。反之一些地富反坏分子，小店控制对其蘑菇供应，平时我场又不允其本人及子女前来林中采菇，于是眼见得他们身体枯槁，气息奄奄。最好之例证乃本文作者之一丁场长是也。他年近六十，精力超过常人数倍，走路啪啪有声，睡觉呼呼打鼾。他精血远未衰竭，不瞒世人，至今尚有常人之那种要求。不过他坚持学习，思想很通，个人生活处理得当，很好地承担了该分场之领导职务。而一般之学习材料、批判所用之书，与那种蘑菇的原理更是一般无二。如小学女教师虽然至今独身，却加紧学习，所有行为皆

未出偏差。她美丽大方，衣衫整洁，不媚不俗，已博得分场同仁一致赞誉。她艰苦朴素，发扬老革命根据地某些精神，带领同学勤工俭学。而且抓紧自身学习读书之同时，尚有余力送分场干部职工一些书籍材料，在此再表感谢。比较到此，俺想原理看官想必已见分明。蘑菇书籍，异物同理，不可不慎之又慎，严重对待。君不见蘑菇大毒，食者周身发黑，须发脱落，顷刻间一命呜呼；君不见坏书误人，夺其心魄，有人竟能迷狂到持刀行凶，无法无天。所以说读书一事，万不可小视。本文另一作者即文太对此感慨良多，在此恕不多议。总之一切结论皆出自勤奋实践，俺们是林中主人，终日食菇，无师自通。食蘑菇求的是强健无疾，学材料为的是心红眼亮。俺决心提高警惕，防修反帝，站好最后一班岗。在此敬请革命群众指正。……小六读了一遍，不觉浑身淌出汗来。他突然预感到打文墨官司自己也不是对手，一瞬间陷入绝望。这时候天色已晚，墙报渐渐模糊。他站在屋前，看着宝物扑出来，朝他瞪了一眼，向林中跑去——它到了出巡的时间了。

大约就是墙报贴出的第七天上，小六到村中小店买走了第二片化制墨水的颜料。老七家里的情报也令老丁心神不安，文太于是急匆匆去了总场。申宝雄老婆肥胖如初，见了文太如获至宝。文太问起最近小六的动向，她连连摇头。文太垂头丧气地归来，一走近林中小屋就

愣住了：墙报下正站着—个陌生青年。

这个青年十八九岁，像小六—样枯瘦，穿了一身学生蓝装，正—边看报—边皱眉，看样子极善于思考。他的背上还背着方方的行李，并不放下。文太在—边观察了—会儿，就走了过去问：“你找谁？”年轻人捋—下头发，回答：

“我叫军彭，是从总场来报到的。今后我要在这儿工作了。”

文太—愣，但马上笑着伸出了手。他心里却想：不早不晚，正在这个节骨眼上！

四

老丁每天要用很长时间来训导他的狗。这个工作要等几个人离开小屋时才做起来。宝物凶残有余而灵慧不足，惟有老丁不这样认为。最早的时候他发现了这条脏臭的狗会斜着眼看人，心中—动。—条刁怪的恶狗，老丁想。他调整它的饮食和坐卧，渐渐让其有了固定的工作时间。比如它平时护住小屋，傍晚才是出巡的时间。它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老丁。老丁怒喝—声，它就抖着身子伏下来。有—次老丁病了，它守在一旁不吃不喝，还不时地流泪。近来它斜着眼睛去看小六，还要露出那颗残牙，走近他，像老人—样哼几声。不久前老丁

教会了它一位数的加法，它常常用来计算林子里被偷伐的树木、小六在小屋中的出入次数等等。老丁又教它两位数的运算了，由于急于求成，反而扰乱了以前的一位数。老丁非常懊丧。“六把镰刀加四把镰刀，几把？”老丁大叫。宝物细细的尾巴夹在后腿间，声音颤颤地叫了七声。老丁大骂起来。看来他不得不放弃两位数的教育。老丁认为这条狗没有数学才能，就开始教它另一种本领：侦察。老丁弓着腰，在小树间一弯一弯地走，东看西看，伏下，又走。宝物的腰也弓起来，像他那样贴在小树干上，最后伏下。“嘿嘿！”老丁笑了。他们做累了，老丁就讲一些故事给它听，也讲那些男女的事情，宝物就露出了那颗残牙……日子久了，宝物的神情和步态很像老丁了。它跑进小村去，人们见了它，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起老丁。它厌恶的人，人们以为老丁也不会喜欢。常了，有人就试探着它的好恶以判断老丁对某某人的态度。可是后来，又有人发觉它对同一个人不停地摇尾巴，转过脸就露出了残牙。这真让人费解。它在小村里横跳竖跑，为追一只鸡，有时竟能像猫一样登上屋顶。村里老汉鼓励年轻人说：“快把它砸死算了！”年轻人急忙行动，用绳子勒，用套子套，甚至还在一块肉里下了毒。结果宝物轻而易举地躲过了灾祸，倒是小村自己的猫狗遭了殃。驻村工作组的参谋长说：“看我的。”他从套子里掏出一把闪闪有光的小枪，又示意工作组的

女干部看着他——两手端起，闭一只眼，一扳机子。宝物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参谋长，在他扳响机子的一刹那，腾空而起，跳起足有三米高。参谋长的枪刚要连发，不知为何卡住了壳。他暴躁地拍打着，咒骂着，宝物却箭一样飞过来。参谋长还没有弄明白女干部在身旁为何惊叫，宝物就从他的肩上蹿过，把尿撒到了他的脸上。四周的人被惹得哈哈大笑，参谋长只顾弄他的枪。这会儿宝物并未逃开，而是出人意料地复扑过来，扯去了参谋长的一道衣边。不久，这一绺黄布就握到了老丁的手里。老丁注视着小村的方向，小声哼了一句：“那好，咱来走着瞧吧。”

宝物忠于职守，是全场楷模。它喜欢暮色茫茫的树林，觉得这浑浑一片藏下了无穷无尽的奇妙。黯淡的光色中，它弓着腰往前跑着，有时跑到一只长嘴鸟跟前，长嘴鸟还毫无察觉。很多生灵都准备夜归了，它们招呼着收拾黑夜里吃的东西，一家子热热闹闹。宝物偏爱突然冲到它们中间，将它们一古脑儿赶开。最小的那一个跑得慢，它就叼上，扔到多刺的荆棘上。有一只老獾领着一只小獾，大模大样地从它面前走过。它愤恨地叫了一声，它们一闪就扎进树丛中去了。宝物受到了巨大的藐视。有一次它看到小獾自己在啃食大獾留下的碎肉，就把小獾赶到一边去。它将三个最毒的蘑菇搓成泥汁撒在碎肉上，躲起来看着小獾回来吃掉了。小獾抿着嘴，

宝物乐坏了。它跳出来告诉小獾：你是必死的。当然，从此这个林子里再也没有出现这只小獾。有一次它用同样的方法整治一只狐狸，那只狐狸笑着说：你说林子里谁是王？宝物说：我是王。狐狸说：我也看你是王，又有肉又有蘑菇，我看王吃吧。宝物骂了起来。狐狸笑着跑了。宝物后来才闹明白，狐狸话中的寓意是：你是个该死的王。它震怒了，火气烧得它不得安宁，鼻孔边上很快生了火疮。它一连几天嗅着狐狸的臭味，都没能成功。后来一个偶然的时机它才发现：那以后，狐狸身上沾满了野花瓣的气味。它想让黑杆子的土枪对付这个刁钻的敌手，黑杆子曾跟着它跑遍了林子，身上划了大大小小的口子。狐狸善于变化，有一次变成了老丁，将宝物恶狠狠地揍了一顿，就在狐狸得意地离去时，宝物闻到了臭味儿，一抬眼，见“老丁”衣襟下有一条粗粗的红尾。宝物示意黑杆子开枪，黑杆子没有看见尾巴，反而一怒之下用枪托捣了它一下。从此它觉得有一个红狐狸分去了林子的一半，而林中所有的生灵，包括树木花草，都在暗中分为两派。它从大杨树树下跑过，如果碰巧有个树枝掉在它的身上，它就认定杨树降了狐狸。狐狸必除，它这样对自己说。一切的办法都使尽了，看来只得求助于老丁，而老丁无法明白它的复杂用意。一气之下，它偷偷毁了小屋旁的鸡舍，又将菜田搞乱了，并采集了林中散落的红色狐毛，成一束咬在嘴里，一声不吭

地卧在脸色发青的老丁身边。老丁火气日盛，怒斥持枪的黑杆子，于是黑杆子加紧追杀红狐。几天过去效果甚微，“红狐”又毁掉了南瓜秧。老丁无奈暗中查访，用十六斤干蘑菇请来了小村里一位偷偷作法的法师。那是个骨瘦如柴、脸色灰暗的老人，手持一柄银色拂尘来到了林中。老丁及文太、黑杆子陪伴着法师，在林中徘徊。法师满脸的灰尘令宝物不能容忍，但它没吭一声。想到那个敌手顷刻间就要遭殃了，它无比高兴，从心里感激老丁。智慧的主人哪，英勇无敌，威震四方。宝物注视着法师的一举一动，渴望奇迹发生。法师从衣袖中取出一面精致的铜镜，利用树隙的微光反射着什么，小心地转动。突然法师大喝一声：“哪里逃遁？”接着，铜镜不转了，他只用一手悬住，一手指着镜心说：“看看吧，里面映出来了——一只老红狐狸，没有牙了。”老丁等几个人轮番凑过去看了，都说没看见什么呀。法师一拍脑袋说：“噢，你看我忘了，你们都是凡眼哪！”他说着小心地将铜镜平移到一张白纸上，纸上画了八卦。法师指天指地，口中念念有词，接着收了铜镜，点燃了白纸。纸灰升向天空那一刻，法师猛地伸长了手指，指着飘飘黑灰喝一声：“去——！”黑灰在风中很快消散了。法师搓搓灰脸说：“行了。它已经被我贬了。久后也许出现在林中，不过已经不碍事了。”老丁问：“你怎么不抓获它，宰了它？”法师小声说：“一只狐狸闹到这

步田地也不易，道行不浅了。都是通星宿的，不能太过了。”老丁醒悟地点头。文太和黑杆子也吐出了一口长气。宝物站起来，抖一下皮毛，匆匆地奔向林子深处了。它重新觉得是个王了。它向着夕阳叫着：“王王王！”满林子都回荡着它的声音，威严更重了。它让老乌鸦停下来，给它扇一会儿风。老乌鸦离去时已是呼呼吸，它追上去又拔下一根黑羽来。它叼着黑羽往前走，见老鹰在撕咬一块兔肉，就用羽毛去换兔肉。老鹰只得忍气吞声地拾起黑羽毛飞掉。宝物有滋有味地吃了兔肉，步子懒散。它走了一会儿，看见了甲虫。几个甲虫慌慌地躲。它让它们都站住，一米远立一个，它要一步踩一个甲虫，从它们背上跳过去。这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举动，宝物兴冲冲的。甲虫只得一字摆开，最后一只甲虫是它们的母亲。宝物先助跑，然后踏上了甲虫后背。甲虫抵抗着巨大的压力，宝物利用甲虫身上的弹力往前蹿跳。六加六等于十二，宝物高兴得恢复了一位数的运算能力。它从十二只甲虫背上蹿过。当它的脚落在最后一只大些的甲虫身上时，它有了一股莫名的火气从腹股沟那儿升起来，就在脚下使劲碾了一下。大甲虫来不及叫一声就化成了粘乎乎的一摊。宝物对一群甲虫的嚷叫充耳不闻，跳着跑了。树隙间所有的蜘蛛都在逃避，它们知道宝物最恨的就是它们了。蜘蛛在背后叫宝物为“丑凶神”，并编了一套咒语咒它。那咒语像标语一样，

呈一条条透明的细丝从树梢悬挂下来。宝物跑着，只要挨上垂挂的细丝，就是挨上了咒语。它们快乐地想，诅咒必定会应验呀。蜘蛛们的咒语是恶毒的，它们并不咒宝物马上死去，而是咒它有一天突然落入两个狠毒的人手中，让它受尽磨难。比如两个人最好是一男一女，一阴一阳，夹带着邪火整治折弄这条赖狗。两个人天性顽劣得也像宝物，俗称狗男女。狗男女治狗当然内行，他们会合伙侮辱宝物，让它死去活来。它们就这样唱念咒语，一边还弹着丝琴。茫茫夜色里，一时充满了蜘蛛的恐怖的歌声，宝物听不明白，只是不安。也许就是这首歌才使它不快，让它尽早结束了这一次出巡。

老丁很留意小村里的事情，特别是关于驻村工作小组的一些情况。来林中做活的民工一口一个丁场长地叫，十分乐意告诉他一些情况。他还从老七家里那儿得知，参谋长常来小店转转，喝酒解闷儿。老丁问她：动不动手脚？老七家里说：有时也动，不过都是喝醉了的时候。老丁一拍膝盖：那也算！他很快在小店里会见了参谋长，并以对待下级的态度跟对方说话。参谋长终于火了。老丁用一根食指点住他的左胸部说：“不用急躁，*，慢慢来。我告诉你，我们林场是工人阶级，你当然知道那算个领导阶级。俺掌握的情况很多。比如你在小店的事儿……嘿嘿！”参谋长脖子红了，半晌不语。老丁又说：“我看你还是多支持我场工作，少些麻烦，是

啾？”参谋长说：“也是，也是。”第二天，参谋长亲自送给了老丁一包烟丝、二斤猪肉。老丁收下了。参谋长一出小屋的门，宝物呼的一下扑上来，他大叫一声返身回屋。他从门缝里盯着气势汹汹的宝物，听见口袋里的小手枪急得吱吱响。他颤抖着嗓子对老丁说：“场长！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说当不当说。”老丁的眼一瞪：“说嘛。”参谋长捋了一下头发：“我这人哪，敬重的人不多，您算一个。您是有威仪的人。不过恕我直言，您的狗还不行。它该是有勇有谋的一条狗，这才配您场长。不过我知道，这也不怨您——它没有经过军训哪！”老丁连连拍手：“对对，没有！它越来越浑了，最近连一位数的加法都忘掉了。这是没法调教的一条狗。”参谋长一丝微笑在嘴角闪了一下，说：“老场长不嫌弃的话，让我牵去训一个月吧——那时它就是一只‘军犬’了。”老丁兴奋地说：“那当然好喽！谁不知道军犬厉害？那才好哩。”老丁说着与参谋长紧紧握了握手，参谋长抽出手时还打了一个敬礼。老丁全身热乎乎的，立刻唤来宝物，在它的泣哭声里上了三道绳索，并亲手将绳索的末端交到参谋长手里。

宝物怎样离开了小屋，是它一生也不会忘记的。开始缚绳索的时候它完全懵了。后来就是流泪和挣脱。它全身的筋络都显现出来，皮毛^多起又落下，在原地弹动了五六次。老丁斥责了它，它呜呜地叫，委屈无限。绳

索的末端握到参谋长手里的那一刻，它简直绝望了：那目光使老丁愣了一刻。后来老丁挥挥手说：“走吧走吧，到那里你就会记起一位数的运算了。”宝物嚎着，两爪抵在地上，死命地抗拒参谋长的牵扯。“你看这是个很犟的狗。”参谋长对老丁笑着说一句，在老人不注意的一瞬间却用小拇指点划宝物的鼻梁羞辱它。它狂怒起来，两爪将泥土扬飞。老丁终于被激火了，抓起一根树条，猛地抽了它一下。宝物无声地垂下了头。它夹起尾巴，跟上参谋长走了。村边上，迎接他们的是公社女干部。她远远地就鼓掌，还跺起了脚，宝物马上闻到了一股独特的臭气。参谋长走到她跟前，挤挤眼，指一下宝物：

“今天就开始军训。”

宝物从离开老丁的那一刻就决定了要忍耐。它只在心中哭泣，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智慧的主人。它不能原谅主人的这次荒唐。就这样，它安静地让参谋长和那个满脸横肉的女干部又在身上加了两道绳索。它已经没法奔跑了，只能在原地小步挪蹭。女干部嘻嘻笑，这个丑女人。参谋长说：“听说它忘记了一位数的运算，看我教它。”说着解下腰上的皮带，抽了宝物五六下，大声问：“三下加四下，几下？”宝物紧紧闭上了眼，脑顶皮毛像手指一样竖起三道。参谋长又抽打起来，女人浪声大笑。后来她用手去搔它的下颌，被参谋长制止了。他

们嘀咕几声，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膻味很重的皮套，要努力套在它的嘴上。宝物用力忍着，到后来终于忍不住，猛地一甩长嘴。参谋长狠狠一皮带，正好打在它的眼眶上。半个脸肿起来。它全力挣扎，残牙一连数次露出，咬破了自己的上唇，呜呜的叫声传出很远。参谋长还是打它：“这就是军训。军训可是严格的，日你奶奶，军训了。”女人也笑，伸手在参谋长身上动了一下。参谋长手里的皮套子掉在地上，在女人耳边说了句什么，女人说：“哎呀哎呀。”她全身抖起来。参谋长“哼哼”地笑，用脚将皮套踢开一点，然后用一把锈瓢从便所舀来一些尿。宝物以为那是要泼到它脸上的，就紧紧合上了眼。谁知一会儿伸过来一根冰凉的棍子，宝物不理，棍子就在脸前捅来捣去。它火了，狠狠地棍子咬住。棍子是铁的，锈层被它咬脱了，它还是咬。智慧的主人哪，英勇无敌，威震四方。宝物可不想在这两个凶残的敌人面前给老丁丢脸。它带着一股豪情和愤怒，差一点又折断一颗牙齿。但就在这时，铁棍绞转了一下，它的嘴给弄得张开了——一瞬间它明白是上了歹人的当，不过已是无可挽回地受辱了。半瓢尿哗哗倒进嘴里，又一股股滚到喉中，恶臭难当。宝物被浓烈的氨味冲出了泪水。参谋长说：“军训能哭吗？”宝物的泪水被解释为哭，是它一辈子都要咒骂的啊。它在地上滚动、蹬腿，不停地呕吐，翻了四五个跟头。参谋长连连说：“训没

训过大不一样。不一样，你看你看你看。”女的鼓掌。宝物想到了雌狗皮皮，皮皮的泪呀，那时的皮皮的求饶声呀。你这个雌狗女干部，你早晚变成皮皮。宝物躺在尿液上，呼呼地喘息。可是参谋长用一个铁勾勾住它身上的绳扣，像拖一条死狗似的拖到身边，仍坚持给它戴皮套子，一边戴一边说：“一旦打起仗来，说不定有化学战哩，你不戴防毒面具还行？”说的时候下手狠起来，几下子就给它戴上了。这时的宝物真可笑。女人接过皮带抽它走，参谋长则喊：“起步——走！一二一二立定！卧倒！滚！前边是坑，是河，是流弹……”他们把它推倒又扶起，用脚狠狠地踢。女的累了，说：“这么折腾多费劲，还不如糊上粘泥烧烧吃了。”宝物身子大抖了一下。参谋长摇摇头：“老丁呢？玩笑。”他们说将宝物拴到了小院角落一个碾砣上，进屋去了。约摸有半个钟点，参谋长才走出来。他松松垮垮地坐在破损的门槛上，喘着说：“你来治这条癞皮狗吧，我看着。”女的说：“俺也累了。”他们“格格”笑着，商定明天让民兵来继续训导。宝物注定要捱过一个漫长阴冷的夜晚了，它真想赶在天亮之前死去。它躺在那儿，当太阳沉下去，小院罩在昏黄的光色中时，一股燥热和微微的兴奋突然使它抬起头来。它茫然地四处观望着。哦哦，到了每天里宝物出巡的时间了。

它一天两夜未吃到东西，被各种各样的基干民兵训

练，见了一辈子也见不到的花样。有的把它绑在树干上，给它实行假枪毙；有一次子弹真的从身上飞过，亏了皮毛脏乱阻隔了危难。有的把它坐在胯下当马，并不停地用鞭子打；它怎么驮得动，就死死地伏在地上。有的在地瓜饼里卷上一个小爆竹，冒着烟丢给它；它以为是饼烙糊了，刚刚咬到嘴里，爆竹就响了。还有人给它汤喝，刚喝了没有三口，一个大癞蛤蟆从里面大模大样钻了出来。总之是受尽了侮辱和捉弄，还伴着深深的惊恐。有的甚至想出这样的主意：烧红一个铁条，在它臀部烙上一个阿拉伯数码，像军队的战马编号。这亏了有人提醒说它最终属于老丁，才免了另一场皮肉之灾。一伙民兵走后，它真的快要死了。昏昏沉沉地躺在小院里，听着小屋里的动静。它知道那个参谋长和女干部并不安睡，日夜噉噉喳喳。他们在夜晚弄出的各种声音，它非常熟悉。在它最痛楚的时刻里，竟然有人在花天酒地。它暗暗诅咒他们一起死去，不停地诅咒。它一直未曾察觉的是，它自己早已中了蜘蛛们的咒语。它咬着残牙，等待着奇迹。小屋里仍旧有噉噉声，渐渐宝物怀疑他们在策划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行动。它扬起脖子不停地向上嗅着，突然头在空中凝住了！它嗅到了一种毒蘑菇的气味！这气味它可是熟透了……毒蘑菇肯定就在附近——要被派做什么用场？经验告诉它，毒蘑菇出现在哪里，哪里就要有奇妙的故事了！一阵兴奋像闪电一

样从脑际掠过。灿烂耀目的金黄色伞顶在一个角落闪动，一男一女在它的光焰下活动，两双眼睛射出了热辣辣的光。它闭着眼睛，那幅图景却是再清楚也不过的。要有一个奇妙的故事了。小屋里日夜噉噉喳喳，真的要有一个奇妙的故事了。宝物的残牙被咬疼了，它快乐地闭着眼睛。不知从哪儿涌来了一股力量，它费力地挪近了那棵可恶的树，用后背抵住树干，四肢绷紧，让身上的绳索像弓弦一样绷紧。接着它一下一下咬嚼着绳子。毒蘑菇灿烂的金色映耀着快要断裂的绳索。“嘣”的一声，弦沉闷地奏响了。宝物坐起来，不知脊背折了没有。它试着站了，一阵阵钻心的疼。它小心地挪动，到后来一跳一跳跃出了小院。出了院门，那股气味又追上来，它终于咒骂着转回身。小屋门缝射出微弱的光亮，它像人一样立起来往里望着。左边的眼睛肿大了，就是这只眼睛看到了屋内的龌龊和恶毒。参谋长和女干部紧紧搂抱，他们中间才是那把闪闪发光的蘑菇。它们的花色斑点都清晰可见。小油灯一闪一闪，蘑菇也一闪一闪。参谋长拿起一个小伞，放在眼前旋转。女干部欢快地装出要死去的样子。后来他们疲累了，说就那样吧。女干部用一个蓝色的手绢包起蘑菇，又把它放在小桌的玫瑰花旁边，接着吹熄了油灯。

宝物在夜色里爬进了小巷子。它急于寻到一点吃的喝的，浑身索索抖动。无数的鞭伤棍痕揪心地疼，它就

咬折了身边的草木。有一个灰色条纹小猫在黑影里一跳闪进一个门洞，宝物紧走几步追上去。它看了门洞的木槛，心中有些快意。小猫在门洞里轻轻地舔食一碟黑粥，宝物哼了一声。小猫伏下身子，后退了两步。多么香甜的食物。宝物张大嘴巴，只两下就把粥吸光了。身上有了热力，很快就不再抖动了。宝物用后蹄将小猫蹬翻。灰色条纹小猫的腹部竟是如此洁白，宝物忍不住揉了一下。小猫求饶地咪了一声，宝物大怒。它咬住皮毛将其提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又迎着一张胆战心惊的小脸呼出了两天两夜积存的怨气。它把小猫全身都弄得又脏又臭，让它和自己身上的气味一般无二。宝物知道它的主人是小村里的一个地富反坏分子，它当然不敢不柔顺老实。宝物最后把小猫坐在屁股下边，像老丁那样眯着眼抄着手。它多么思念老丁。智慧的主人哪，第一回中了歹人的奸计。宝物眼中涌出了泪水，泪水又滴在小猫的耳朵里。后来它咬住了小猫的耳朵往门洞深处走去。它们进了屋门，听到了屋子主人有气无力的鼾声，看到了他们身上盖了一条破麻袋做成的被子。宝物在小猫的指点下找到了干粮篮子，扒开蒙布见到了一碗地瓜干糠团。它咬一口，又赶紧吐掉。多么臭的食物，多么反动的主人。宝物大骂着离开这儿，又跑进另一条巷子。它一连潜入五六户人家，都寻到了盛食物的篮子，碰到的差不多全是又涩又酸的糠菜瓜干。后来它好不容

另咬死了一只鸡，将血吸净，再慢慢吃肉，直吃到太阳升起来。一群人在大街上刷刷走过，它马上想到了民兵。肚子饱了，它想找个地方躲到天黑。让老丁一个人呆在空空的小屋吧，让老丁试试失去了宝物的寂寞和痛苦吧。它这会儿不知怎么竟想到了那个倒霉的雌狗皮皮，渴望着看到它的通红的脑门。它呜呜叫着向前跑去。

皮皮有一个圆圆的小草窝，弯在窝里害着相思病。它思念一条奇怪的恶狗，印象深刻。当这条潦倒的恶狗像闪电一样出现，皮皮差点昏厥。它的圆圆的屁股往后缩退，黑缎子一样闪亮的鼻头微微颤抖，又像某种成熟的坚果。宝物首先咬了它一口，让它泣哭。它的豁耳一动一动，像在回忆往昔那次甜蜜和不幸交织一起的经历。宝物瘦小英武，宝物勇力无限，宝物是林中之王。皮皮激动之后趋于平静，唱起了凄凉的情歌。宝物生来第一次将自己的遭际向另一条狗叙说，讲了它永生难忘的两天两夜。不过它小心地隐去了被灌注尿液的情节，只向其展示腋下的创伤。说到参谋长和公社女书记，那两个名字的音响是从残牙尖上流动过去的。皮皮不识好歹地泣哭，渐渐使宝物厌烦了。它恢复了仇恨和凶残，尽情地、毫不怜悯地蹂躏着皮皮，直到把皮皮的颈部撕咬得鲜血淋漓。皮皮大叫着，叫声怪异，宝物怕走漏消息，就狠力地窒息它。它不叫了，不过也半昏了。宝物

就在它的圆圆的小窝里睡下了，睡梦中还要踢皮皮两下。皮皮浑身都被汗汁浸透，俊美的脑门上留下了三道牙印。它想安抚一下林中之王，这个仅仅在极短一段时间里才属于它的暴君——它把嘴对在宝物的嘴上，闭上了眼睛。它闻到了一股烟味，心中诧异：宝物像人一样会抽烟吗？宝物的呼吸逐渐变粗，不去理会皮皮。皮皮把烟味吸到肺腑中，幸福得无法言说。而此时宝物梦见的却是老丁，那个像石猴一样的老人双目闪亮，正吸一杆大烟斗。它的梦一直做到太阳西沉的时刻，就准确无误地醒来了。皮皮的嘴仍然对准了它，它就狠狠地吐了一口，迈着出巡的步伐向大街上跑去。奇怪的是大街上的人都急匆匆地走着，踏着血红的地面，谁也没有注意到宝物。它想在飞快挪动的这些腿脚上都咬上一口才好。人们渐渐聚集到一所茅屋跟前去了。宝物也挤在人群中间。茅屋里有人高一声低一声地哭着，哭诉说她不能活了可不能再活了。宝物露出了残牙。它的鼻子扬着，突然在空中僵住。一股蓝色的气味飘到了它的鼻孔里。它闭上了眼睛。

灿烂的金色伞顶映耀得它睁不开眼。毒蘑菇在微笑。

哪里有毒蘑菇，哪里就要有奇妙的故事了。宝物每一根毛发都激动了，不顾一切地钻到最前面。于是它亲眼见到了披头散发的公社女书记跪在那儿，怀抱着一个

脸色发青的男人——他已经死了，满身污秽，半截舌头咬在了牙齿外边。她的身旁站着参谋长，他手中握一把亮锃锃的小枪。女干部哭着：“俺是多恩爱的一对夫妻啊！俺从来都是一条路线啊！不瞒同志们，昨晚俺还有那事儿哩！”头上包黑布头巾的老太太们哭了，痛惜地拍打着双膝。宝物却在一堆呕吐物旁边发现了那方蓝色的手绢，暗暗发出两声冷笑。它无声无响地取到手绢，返身跑走了。此刻的林中小屋里正端坐着老丁，老头子听到了熟悉的喘息声大吃一惊。当他看到满身血迹、半个脸肿胀的宝物，立刻大喊了一声。宝物伏在地上，昏了过去，只是口中仍含着那方手绢。老丁一眼认出公社女书记的物件，因为她曾在他面前掏出来揩汗。老头子记住了它一片蓝色中间画了一个金黄的毒蘑菇。他连连吸着冷气，半天吐出一声：“他们要谋害宝物哩！”由于极度气恼，老丁额上渗出了一层汗粒。一会儿文太和黑杆子都大叫着跑来了，报告说小村里大事不妙了，公社女书记的丈夫来探视她，误吃了毒蘑菇，周身青硬而死。老丁闻听半晌不语，直看着那个手帕。后来他让文太取了手帕去找老七家里，又对着他的耳鼓说了几声。一会儿老七家里慌慌张张地跑来了，对准老丁做了几个手势，说：“还不是这样的事？也忒毒了！”老丁严厉地用双目扫扫四周，说：“人命关天，我们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哩！我们能不管吗？这个案子分场是查定

了。”他看看文太，“这回是查定了。”文太找来纸张，几个人匆匆地往小村里赶去了。小村里，参谋长已率先成立了调查小组，并把结果写在了碗口大的一张纸上。纸的空余部分，还画了死者误食的毒蘑菇的图样。老丁看了现场，又分别找人谈话，参谋长再三阻止也没用。公社女书记对老丁说：“俺男人死了，俺的眼泪都哭干了哩，你算什么？”老丁招招手，让她挨近一些，对在她耳朵上说了句几十年没说过的粗话。女干部吓得跳开了几尺远。又过了三天，老丁弓着腰回到了林中小屋，对宝物亲得不能再亲。他一边抚摸着它的三角头颅，一边编出了一首歌。他唱了一遍又一遍，后来连宝物也记住了。“毒蘑菇演化出的故事万万千，俺宝物也通晓一二三……这就是民间事那么小小一段，日月风尘埋下了沉冤。”他唱啊唱啊，有一天参谋长来了，刚听了一句就脸色煞白。老丁只是唱。参谋长拱起手：“好爷爷不要唱了，俺一辈子都孝敬您老，您才是高举红旗的人。”老丁不唱了。第二天参谋长和女干部送来了一筐子烟酒，老丁眼也不睁地哼一句：“抬进来。”他们把东西递上去，老人像瞎子一样摸了摸，说：“不错。”参谋长害怕宝物，躲开了。老人又摸了摸女干部递上来的酒瓶，重复一句：“不错。”

宝物周身的伤慢慢长好了。它像往日一样的丑陋和精神，也像往日那样，在暮色苍茫的时刻里急急出巡。

五

林子里的活计很杂很多，常要招来一帮子民工。老丁坐在帐子里，让文太、黑杆子及小六管理民工做活。他们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大背着手。老丁很少到林子里，有时遇上顺眼的姑娘，就让她到小屋去补麻袋。一分场有很多麻袋，都是用来盛树籽的。老丁让姑娘坐在破麻袋上穿针走线。他认识的姑娘很多，大多都有过深入的谈话。这时的老丁温柔体贴，循循善诱，使做活的姑娘满脸通红，下针紊乱，不止一次把手掌捅出血来。姑娘们都穿了土布衣服，那彩色是野萝卜花、沙蒜叶子染出来的，而且打满了补丁。老丁从隔壁的厨房取来金黄的玉米饼子，端来剩下的蘑菇菜汤让姑娘吃。她们每逢这时什么都不顾了，一会儿吃得满头大汗。姑娘抹着嘴，喘息着，看着老丁。老丁说：“分场是国家的，国家哩什么没有？和国家的人好上了才是福分。小村的人像蝗虫一样多，他们遇上个国家人难哩。说到我这个人，年纪是大些，不过思想可不旧。俺是个‘人老心红’的人。”他说着拾起姑娘的手，一下一下拍打，目光里射出无限的希望。姑娘涌出了泪水，求饶道：“丁场长……”老丁生气地把手扔开：“这有什么！你啊真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你让我怎么说你？也罢也罢。”

看看你的眉眼吧，打心里让我坐不住。”他转身取下了宝剑，亮亮姿势舞起来。姑娘坐在那儿，他围着她边舞边转，让道道剑光不时映到她的脸上。姑娘用手挡着脸，老丁就越舞越快。姑娘尖声叫起来，倚在了他的身上。老丁拍拍她说：“你看见了 my 剑法？我有好剑法。告诉你吧，丁场长的剑是用来报仇的。说不定哪一天我辨出那个仇人来，就是一剑。我舞弄起它来，十个八个人近不了我的身。别人的剑亮，那是上了电镀。我的剑哩，是风砂磨的。一把好剑哪。省里一位首长要花上千块钱买走，我睬也不睬他。我是一场之长，理该有一把宝剑。”姑娘泪痕未干就笑起来，老丁也笑了。他给姑娘梳了头，还给她扎了个奇怪的发式，看上去像一个猫头鹰。有个叫小眉的姑娘常来补麻袋，挣六角四分五厘的工资，比一般民工多出五厘。她长得黑乎乎的，脸是方的，下巴往上翘得很厉害。老丁第一次见到小眉就说：“真好。”其实所有人不会说小眉漂亮。村里的姑娘们在一块议论说：“最丑的就是小眉了。”春天的风把小眉的脸庞吹暴了一块块白皮屑，这皮屑直到秋天还留在脸上。她瘦瘦的，肩头很尖，破旧的衣服灰迹斑斑。只有一双黑黑的圆眼平静地亮着，比所有人都成熟，像个过来人似的。老丁觉得她很实在，实实在在地要玉米饼吃，实实在在地索取工钱，这之后，才安稳地坐下来缝麻袋。老丁认为对待她，也应该实在一些才是。她不

会像其他姑娘那样狡狴刁泼——她们什么都骗走了，吃得肚腹圆滚滚的，甚至在老丁的怀中伸长着腰身拧动（后来老丁才明白那只是为了有利于消化）。到了关键的时刻她们却寸步不让，又哭又笑，做出不同的鬼脸，像抽走一条手巾那样从老丁怀中抽走她们的身体。老丁想到这里就无比忧愤，一个人时叫着她们的小名痛骂。他是怀抱全新的想法跟小眉相处的。小眉补着麻袋，右手里的粗线擎得很高很高。她的神态像是在给自己的娃娃缝制单衣。老丁看着她，她也偶尔抬头看看老丁，两人有过一场动人的谈话。老丁说：“世上的一些事不能看得太重，是吧？”她把针插到麻袋上：“是的。”老丁又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林场。”“林场老大。”老丁用食指刺刺头顶：“嗯，实在。不过你怎么看这场长呢？”“场长是你。”老丁笑笑：“实在，实在。”他磕磕烟斗，“要是场长跟你好起来呢？”小眉拉出长长的线：“不行啊！”“怎么就不行？”“俺不乐意。”老丁端正了烟斗：“怎么好不乐意？”“俺是老大。”“老大咋了？”小眉抬起头：“俺姊妹四个。我说过俺是老大嘛。一家子人里面，老大走了邪路，个个都走邪路。”老丁紧皱着眉头听完了她的话，一拍膝盖：“实在啊！”他全身松软地歪在那儿，目光像即将熄去的灯苗。有好长时间，老丁一句话也没说。他望望宝剑，又望望小眉，用手轻轻捋着胡须。小眉补好了一个麻袋，将袋角掖进去，像披个雨衣

似的披在了身上，继续补另一条麻袋。她的刘海从袋角上探出来，黑黑的小脸闪闪烁烁。老丁的双手举到脸前，摇动着：“好姑娘啊好姑娘，你生就一副好心肠。我一辈子背过脸去，还是能记住你模样。”小眉笑了：“唱歌似的。”老丁站起来，往前挪动一步说：“你是个通大理的人，说话不多，句句有板眼。好啊，快熄了你场长大叔的心火吧，快点吧。”小眉点点头，咬断了麻线。她站起来，欠身到干粮篮里扭下一块玉米饼填到嘴里，往门外走了。老丁咬着牙关，最后问一句。

“真的不行吗？”

小眉点点头。老丁猛地扬了一下手臂。小眉长腿一撩跑进林子里去了。

做活的民工永远被蘑菇引诱着，无法安心工作。因为蘑菇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出现。他们把蘑菇用柳条串起，挂在腰带上。蘑菇的老嫩不同，品种不同，颜色斑斓。文太、黑杆子、小六和军彭，都分别率领几伙民工。文太有时和民工一块儿采蘑菇，一会儿又嫌他们耽误了活计。民工说：林场的工钱忒低，俺来做活也是为蘑菇哩。文太哑口无言。他不断采个颜色鲜艳的献给姑娘，姑娘接到手里说：“有毒有毒。”文太不得不掰下一片放进嘴里嚼了，说：“有吗？”蘑菇的品种很杂，什么有毒，什么无毒，谁也讲不准。大家只采绝对有把握的，比如小砂蘑菇、柳黄、松窝和杨树板等。有一种蘑

菇叫草纸花，刚生出时雪白莹亮，接上就发黄；两天之后它变得像天空一样蔚蓝。大家都说草纸花是有毒的东西。有人不信，试着嚼了一点点，结果手舞足蹈。文太说这不一定叫做毒，它不过能让人添些毛病罢了。他不厌其烦地对她们讲解各种蘑菇的品性，并和她们一起到树丛深处采蘑菇。他的话一般姑娘都不太信，因为他常常话中有话。他说：“我说话都是有根据的，我的古书底子很厚。”不少姑娘都跟他保持了淡淡的友谊。文太在跟她们的交谈当中常常要说到老丁，一说起来就没有节制，误了工作。他说：“我们都要学习老丁。丁场长是个了不起的人，可他从来不说自己了不起。比如对待蘑菇，他是熟得不能再熟，一辈子就吃这个。他闭上眼睛也知道你手里抓到的是什么蘑菇，错不了也。有毒的，毒在哪里、吃多少能死、吃多少能半死，他都知道也。你们也不用躲着他，像防什么一样——其实迷上他的人万万千，只是他不肯那样罢了。再说他要真想干点什么，防也白防。他会使剑，还会点穴。你动得了吗？老丁坚强啊，党性强啊！”文太口吐白沫，像吃了毒蘑菇一样。姑娘们问：蘑菇有多少种？文太严肃地点一下头：“七种。老丁场长说这里也不过七种。你别看到处花花点点的，其实都是演化出来的，归根结蒂也不过是七种也。”姑娘有的傻笑，文太用食指去捅她一下。都说文太不是正经的人，说丁场长没有教育好他。文太气

东岳文库

蘑

菇

七

种

蘑菇七种

菇

七

种

愤地嚷叫：“这话也就是在这儿说吧，在别处说站不住脚！说我文太可以，说老丁场长那不行。”民工当中的中年妇女跟文太关系良好，这些人差不多都让文太想到了总场场长申宝雄的老婆。他跟她们谈笑自如，几乎没有奥秘，一直轻松愉快。文太在她们面前自觉小如顽童，母爱在这片林子里泛滥成灾。文太这时真不像个领工的，对她们百依百顺，跑前跑后。她们一会儿让文太这样，一会儿让文太那样，使文太累得直出虚汗。有一个大河蟹从树阴下沙沙地横行过来，中年妇女一片惊呼。文太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伏身爬着，跟在它后面爬了几十米。大河蟹在旱地生活久了，品性近于蛇，也像蛇一样有毒了。所以大河蟹每一次都是安然走去，步态潇洒。文太闲下来时也议论一下小村里的事情，说到参谋长和公社女书记，就“格格”地笑。他说：“女书记年轻时怎样，我还不知道？”中年妇女说你知个什么！文太的鼻子蹙起来：“总有一天讲讲她那些好事。有意思啊！”他提起小村里几个地富反坏，立刻咬牙切齿。有一个叫金松的富农，又瘦又小，走路一摇一摇，一口气就能吹倒，脸上生满了老人斑。文太对他的模样特别不能容忍，说：“我一看见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说过小村，他又议论起分场里的事情。这照例要从赞扬老丁开始。说到宝物，他机警地四下警警，小声说：“不过老丁对宝物也太偏心眼

了。有些机密的事情，跟它说不跟我说。听故事时，好位子也让它占了。”妇女们忿忿的：“一条狗懂什么！”文太摇头：“哼，它的心眼都在里边，除了老丁谁也提防。不瞒你们，它是个仇恨妇女的东西。”大家尖叫了起来。文太接着又说起了小六：“小六可不是个平常人。如果发生了杀人案，凶手肯定就是他；如果有人强奸了妇女，那个罪犯肯定也是他。他比某些蘑菇更毒。你不要看他又黄又小，人莫可貌取。那是让阴险的盘算压制得长不太大罢了。近一段时间我场出了叛徒——我们正在追查——我可没说是小六——老天做证我没有说是他。我只是说人民应该怀疑他，而怀疑是允许的。不是吗？听老丁场长说，很早他就被叛徒出卖过，他心爱的人（即小娘们儿）也被叛徒出卖过。当然了，那是战争年代。不过今天也是硝烟滚滚哪，看看老丁舞剑吧，那真是刀光剑影。老丁说，叛徒总要查出来的；而一经查出，他也就活不成了。我最后要提醒你们的是，小六不可不防，毒蘑菇比起他来也算不了什么。平时不要跟他说话，没有好处。走路也不要离得太近，没有好处。他这个人闹出了天大的事也不必大惊小怪。一句话：他是真正的坏人了……”中年妇女们一声不吭地听着，姑娘们紧张地喘息。这样安静了一小会儿，突然她们之中有人喊道：“文太，你是好人，你能回小屋里偷一块玉米饼给咱吃？”不少人咂起嘴来。文太半天不吭气。“能不

能呀？”又有人催问。文太摇摇头：“不能。只有老丁场长一个人经管玉米饼。那是国家按人头发下的口粮，是我们工人阶级（即领导阶级）的食物。”人们失望地叹气，搓着手。有一个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的中年妇女一下子躺在沙土上滚动起来，嚷着：“老天爷爷给块玉米饼嚼嚼吧，俺也不枉活了这一遭哩。”“那是人家的食物，啧啧，人家的食物。”大家叹息着散开了，又蹲下来做活。这会儿树丛摇动起来，像刮过了一阵风。小眉从树丛中钻出来，脸色通红，一直向前跑去。有人叫她，她也不停，直跑到另一群民工中去了。文太盯着她的背影，突然意识到那些民工是由小六率领的，就不安地向前走去。

小六率领民工的方法与文太差别很大。他不闻不问，只是苦做。那片化制墨水的染料引来了申宝雄，但要令他后悔一辈子。好像就是这片染料把他给染黑了，他成了一个该死的黑人。不过他就不信总场场长申宝雄会一败不回。晚上，他睡着了还紧紧咬着牙齿，把希望咬到牙缝里。他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就是一个石猴似的老东西从紫帐里走出来，手持一柄宝剑。这些日子他不停地颤抖，肌肉越缩越紧，整个人越发显得干瘦了。有一天他球着身子在苗圃里拔草，一个黑乎乎的姑娘从跟前走过，他正好抬头去看云彩。他看到的是她的一双大眼。有一股浓重的苦艾味儿从她身上飘过来，令他不

能安稳。他说：“不准乱跑。”姑娘站住了，嘻嘻笑着说：“你真瘦。”他喝一声：“胡说。你叫什么？”姑娘坐下来，一下一下把眼前的小草拔净。临走的时候她告诉自己叫小眉。从那以后小六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常在心里念叨：“小眉小眉小眉。”他去过几次小村，一个人在街巷上溜达。他遇到的都是不愿遇到的东西，比如老七家里向他冷笑，见他走过，就在身后泼一盆水；有一次他拐过一条巷子，见宝物从另一条巷子里探出头来。夜里风声大作，千树摇动，像有一万个小眉来到了林子里。他赤着身子跑出去，跑离小屋没有多远又被藤子绊倒。那一次他被寒风吹病了，浑身火烫。病好之后，他暗暗发誓再也不念叨小眉了。可是不久小腹疼病难忍，他苦苦捱着。第十天上颈部右侧生了个疮，然后是溃烂出血。半个多月之后伤口才见愈合，这时候痒得他恨不能哭喊出来。一阵又一阵的折腾，令他骨瘦如柴，喘息比猫还细弱。他还是没有忘记小眉，只是不念叨了。他要想办法使心中的一切让小眉都清清楚楚。决心已定，他就行动起来。一连几天他坐卧不宁，连宝物也感到了有什么事故要发生了。他知道事情周折无限，不过还要耐心等待。也就是这苦苦等待的时刻里，一个崭新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另一个枯瘦青年军彭。他是总场派来的！小六当时心中一动，立刻想到了申宝雄。一线崭新的希望霎时把小眉冲没了，他最急于弄明白的就是军彭

这个人了。他低头拔草，心中却不停地琢磨军彭。小眉跑过来了，他又嗅到了浓烈的艾草味儿，但这味儿已经不像这之前那么诱人了。小眉喘着站在那儿，不住地呵气。小六僵硬地站起来，一说话就口吃。小眉说：“你们国家人真怪啊！”小六敷衍着，眼睛却向一旁望去——他发现军彭正披了学生蓝制服在树丛里活动，像是踱步。他一动不动地望着。小眉说：“哼呀，你还不转过脸来。”小六转过脸，正好看到文太向这边走来，就躲闪似的往军彭那儿走去。小眉蹲下来拔草了。

军彭在踱步，目不斜视。

文太藏在树叶后面了，他要看小六怎样走过去、军彭又是怎样对待他。文太认为小六第二次买走了一片化制墨水的染料，总场就派来了这样一个人，需要琢磨。如果军彭是申宝雄的人，那么必然与小六接头；若军彭是申宝雄老婆的人，那就必然来与文太接头。当他眼瞅着小六向军彭接近，一颗心不禁怦怦跳起来。他想关键的时刻真的来了。他拉了拉树条，以便看得更清楚些。他看到军彭仍在踱步，小六走着“之”字接近。军彭与小六只隔了一丛柳棵了，一转脸就彼此发现了。小六伸出手掌，竖着往前一推；军彭一愣，慌慌地点头——文太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快乐得像有一只美丽的小虫爬过。他想那肯定是暗号不对。这就是说，他们一开始接头就不顺利。他继续看下去。小六费力地绕过了柳

裸，腰多少有些弓，小步向前踮着，老远就伸出了手。他们握手了。握着手，小六仰脸又说了什么，军彭像耳聋似的侧脸倾听，听完之后用力握一下对方的手，松开了。小六枯瘦的身子斜楞着，那嘴像被木胶粘住了一样，动了几动也没有张开。后来小六伸出了右手并很快成拳，发狠地往下一沉。军彭严肃而平静地点点头，抹一下头发。他重新踱起步来，小六也愚蠢地跟上，学他那样背起了手。他们一边走一边说话，偶尔打打手势。文太猜不出说话的内容，但敢肯定两个人并没有接上头——或者是申宝雄派来的这个人根本不信任小六，或者压根就不是申宝雄的人。但文太坚信此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这儿，必定肩负使命。他想我要出马了，我要当着小六的面亮一亮古怪的智慧了。真正的暗号别人是听不出来的，而内中人一嗅就知道。可怜的叛徒坯子，只可惜没有心智。文太想到这里提了提衣领，跨出了树丛。他想活该到了打断你的时候了。两个人正低头走着，文太在后边咳了一声。军彭立刻回头，小六脸色蜡黄。文太对军彭打了个敬礼。军彭也打了个敬礼。文太说：“辛苦辛苦！”军彭摇摇头：“哪里哪里！”文太注视着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并且一边看一边暗中往前移动。军彭眼也不眨，但目光故意落在一旁的一株野蒜上。这样过了约莫有五六分钟，文太的眼睛一动未动。军彭看着野蒜，一声不吭。后来他终于大喊了一句：

“文太同志！”

文太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面色和缓起来。他接上问：“宝雄同志可好？”“好。”“宝雄同志爱人可好？”“好。”文太点点头：“那我放心了。”停会儿他又问：“总场对这儿有过指示没？来时见了宝雄及他家里人没？没？没？那好那好。”小六在一旁死死盯住，双手插在衣兜里。文太瞥瞥他，想：多么坏的一个家伙，把手插在那儿！如果兜里有个枪，他会在抽出手来的那一刻打死我们的！文太咬咬牙，重新与军彭对话。军彭是个极为消瘦的青年，这一点文太过去估计不足。他第一次离这么近打量对方，发现了他微微发青的眉宇间，有一道深刻的竖纹。这使他显得庄严有余。文太在心里骂了他一句。不过文太微笑着，始终亲切地与他说话：“你认为分场工作情况怎样？领导和群众如何？总之，初步印象。”军彭“嗯嗯”应答，说：“我认为是好的。这里有这里的特殊性，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了。这儿条件当然会艰苦，不过不艰苦还要你我这样的革命青年干什么？有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就是这样的。望我们团结一致。”文太紧紧握起对方的手，摇动不停：“太对了，太对了，你几句话就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总场派下来的人水平就是高——当然我们都是派下来的……”他揉了揉眼睛，不愿松手。军彭接上说：“刚才我已经跟领导，就是小六同志谈过这些想法了。”文太的双目

猛地睁大，转脸去寻找小六，可那家伙不知何时已经溜走了。文太大呼道：

“天哪！你把一个什么人当成了领导！他怎么能是领导！他把一个不熟悉情况的同志欺骗了呀……”

军彭不解地摊摊手：“他说他是总场任命的组长。”文太吐着骂道：“特务！叛徒！这是一分场，这里哪有什么‘组’。他专找新来的同志钻空子哟。我们有场长，场长有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就是老丁场长。你不是已经见过他了吗？那才是真正的领导。走吧，你们该好生谈谈了，走吧，我领你去见我们真正的领导——他大概这会儿坐在帐子里呢——你知道上了年纪的领导人一天一天都是坐着。我们走也。”他说着扯上了军彭的手，拨开树木枝条往前奔去。“民工呢？我们在工作呢！”军彭嚷着，身体往后用力。但文太就像什么也没有听见，满脸发红，不顾一切地往前路。“我认识老丁同志，我难道没见过老丁同志吗？”军彭一边走着，还是嚷。文太点点头，又摇摇头：“那是另一回事，那时你还不知道他是领导嘛。这就不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同一个人，你把他看成领导，再去端量就什么都是了。老丁场长可不是一般的人。你猜小村工作组有个参谋长是怎么评价老丁的？他说：你是个有威仪的人。你想想吧军彭同志，想想这是什么情景。”军彭再不言语。他们就这样手拉着手来到了林中小屋，路途上

磕磕绊绊，甚至遇上了一对漆黑的蝙蝠双足相连挂在树枝上，遇上了盘腿端坐的狐狸，他们的手都没有松开。小屋旁，宝物的窝空着，四周也一片沉寂。文太捏紧军彭的手，小心地上了台阶，跨进了空洞洞的屋子。屋子的一角就是沉甸甸的紫色帐子，里面传出轻轻一咳。文太也咳了一声。“谁呀？”帐子里传出了老丁的声音。文太忙答：“老丁场长，我领军彭同志来见场长了。他原先不太了解情况，所以来迟了。他现在非常想见见领导，做一些汇报等等。”帐子里一点声息也没有。军彭让文太捏住的那只手已经渗出了汗。军彭盯了文太一眼。又停了二三分钟，帐子里传出了一声：“走近些来。”文太松了手。军彭揩揩手上流动的汗水，走上前去。老丁端坐帐中，背后的墙上是悬起的宝剑。他闭着双目，眼角一动一动，问了句：“何时参加工作、主要社会关系、出生年月日？”军彭点点头，双手不由得贴到了双腿的裤缝上，背答：“参加工作约有半年，社会关系无，可能是二十一年前风雪交加的一个夜晚出生。这些如实载入档案，档案现正捆在背包上的一双白力士鞋后面，用一块油毡纸包了。”老丁睁开了眼，不满地哼一声。军彭接上答：“领导尊听。我本是一烈士遗孤，生前不知父，生后不见母。我在党及贫农老大娘的抚育下生长成人，接受哺养。后入学念书直到完小，而后回乡务农，主要负责在沟边渠畔点种蓖麻、向日葵等油料

作物。再后来上级照顾让我就业，就业后听说先父曾在这片林中打过游击。为继承先烈遗志，我反复要求来这里工作。简单汇报就是这些。”话音刚落，老丁一下子从帐中跳下来，紧紧地攥住了军彭的手。“你原来是烈士子女，可你这么瘦小、这么朴素。这更让我尊敬——文太！”老丁喊了一声，文太赶紧上前一步。老丁一手指着军彭说：“你今后要向他来学习。”文太点点头。老丁说：“好了，这次我们一分场算是加强了。以后的情况你会一点一点分明。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你只管找我提出。全场从工人到宝物，一共六个，分工不同。反正这一下是加强了。”军彭被突如其来的巨大热情烧得不能支持，双脚频频踏动。老丁想起了什么，又问：“先烈——我是说你父亲，叫个什么？”军彭答：“听说叫吴得伍。”“有什么特点？”军彭低头思忖：“听说，他脸上左下边有块疤。”老丁抬头看着窗外，说：“噢，噢。”老丁对军彭又说了些激励的话，然后就打发他去林子里了。文太站在原地未动，老丁掩了门。文太说：“场长，很严重。”老丁说：“俺？”文太重掩了一下门：“今个我发现小六去跟军彭接头，可没对上暗号。我一下明白了，来的不是申宝雄的人！”老丁大笑：“烈士子女嘛！他会是申的人？”文太皱皱眉头：“我试了试，送了新暗号，知道也不是申宝雄老婆的人。”“那也好。毛主席说白纸才好。白纸能重新描上花儿。”老丁

的话一停，文太拍一下手，夸道：“丁场长脑力绝了，绝了。”

接下的一段时间里，老丁突然变得无精打采的。文太跟他说话，他也不愿回答，蔫蔫地躺在了帐子里。文太注视着老人，见额上的横皱不停地蠕动。老丁躺了半晌说：“文太啊，我心里有火。”文太一声不吭。又停了一会儿，老丁又叹了一口气：“这话我也只能跟你说了：我心里有火。”文太伸手握住了老丁硬硬的手掌，紧紧握着，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样握了一会儿，老丁坐了起来，一手搭在文太的肩上：“我一夜里在帐中滚动三两次，睡不沉。睡不沉哪。你可能知道这是谁的效力，这是她，那个女教师，一个方方正正的人。我想念她呀，觉得她没有一丝儿不好。我装在心里，只是不说。一辈子我喜欢上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些年把我折磨成这样的，还是头一回。我不知多少次在帐里看她给的材料，字字都亲。我们怎么不能给她一些写成的东西呢？让她也这么一字一字看，字字都亲。几天来我就琢磨这个。我想顺便也夹带几斤上好的蘑菇。你知道人家是有文化的人，看重的是纸上的字。一张嘴就说出的话，太轻，人家不看重，你说对不对？”文太想了想，说：“你是指写一封求爱信？”老丁一拍大腿：“就算是吧！”文太飞快地搓手，双手搓热了，又一下捂在脸上。老丁逼近了问：“怎么样？快快动笔吧。”文太又搓手。老丁等着回

答，等不来，也搓起了手。停了一会儿，文太弓下腰，到锅灶底下刮起了烟油灰——他要用烧酒调制黑墨汁了。老丁搂住了文太：“我们是上下级的关系，可最好的兄弟父子也不过这样。文太，我念你编，咱的成败全在信上了。”文太不说话，只是一下一下刮着。他在积蓄内力。结果第一天只是用来调制油墨，第二天端着油墨坐在帐子里，激动得手抖，无法落笔。直到第三天夜里他们才把信写好。信装在一个牛皮纸袋子里，文太想了想，又采了些红色的花瓣放进去。信在送走之前，他们一遍又一遍朗读。老丁眼里汪着泪水，差不多整整一封长信他都背得上来了。信中写道：“尊敬的国家女师，请先领受俺林中人道一声安康。在下心中激动，以至于提笔忘字，更不敢直呼芳名，故而称您为女师耶。知您重责在身，为国训材，时间尤其宝贵，所以言短情长，并选择洗练之文法制做此信。时逢半夜三更，室外黑色千里，万籁俱静。遥想您来该场之情景，勇气倍增。不知此时此刻您是否安睡枕上，正进入香甜之梦乡？该寝室必定异常简朴，适合无产者居住，素雅大方。且有无数的学习材料文化书籍和教学仪器，并有一个能拨拨动动的铁架地球蛋。素花锦被裹您纤躯，随徐徐呼吸而微动，满室芬芳。哪似我处这般肮脏贫寒，臭汗熏人。季节已临深秋，我心诸多凄凉。几次欲去校舍一叙，无奈双腿如铅，胸跳如雷。可见我心仍如童男一般火烈鲜

红，青春未熄。每至深夜三星西斜时分，我必坐起向南即校舍方向观望，全身大抖，之后还要喝三碗凉水以镇阳躁。吾辈有幸也不幸在林中一睹芳容，接上再不能安眠。其情景如电影一般反复演出，思绪万千，口中喃喃。眼见得两颊变红，手足脱皮，日日呼其姓名见其倩影。将心比心，您在舍中独自一人也必然不堪其苦，做多方设想。人之常情我最知晓，因而能够体贴爱抚。独身之苦，苦似红铁烙肉，常人无法想象。您清晨即起，漱口刷牙，穿戴齐整梳头三遍，又用粉红香皂洗了脸面，光滑如玉。然后走向舍前空地缓缓挪动谓之散步，引逗百鸟齐声鸣唱，其中雄鸟居多。不是芳心不动，实是意志坚定。待到铁钟一叩，嗡嗡有声，千家小子鱼贯入室，上课开始。一只小手紧握木条名曰教鞭，在黑板上来往指点，疼煞林中老人。我愿化一孩童端坐其中，嗅您气息闻您芳音，至死不归。我想您通体无一处不洁净，真正是完美无瑕。方圆几十里空气清爽宜人，必有气体蕴您贵腹又从鼻孔排出，能辨者是您爱人无疑。在下说到此大胆吐露真情，惟有我日夜可闻异香。看您双肩圆软平整杯水不荡，背肉丰厚又能显腰形，一望可知是学识丰富之处女，非领导而不嫁。我虽资历深远，品德高尚且身为一场之长，但比您微不足道，恰似一短短毛虫。可欣慰者惟筋骨韧壮，百折不挠，经得起您长年摔打。说到此愿再进一言：您不必在日后同枕之时过分

拘谨，因级别及革命经历不同而视为畏途；实际上他平等待人，礼贤下士，死而后已。也不必因其年迈而小心翼翼，鼠目寸光，过分昵爱问寒问暖；事实上他久经磨炼无比泼辣，皮如村童，那时节无一刻可安稳。小家建立，吃荤吃素由您而定，挑泥担水让我去做。据估计很快会有贵子，哇哇大哭令人欢心。到时候穿针走线做成一件小袄，穿上后只露出红色小脸及手部脚丫。哺乳期多食米饼蘑菇，催其奶水，并辅以米粥。经考证小砂蘑菇最为适宜，可令文太多方搜寻，每日一碗，对此他已许下保证。这期间必有学生来探女师，团团围住我室；我定然按时前去驱赶，让其作鸟兽散。至夜晚风摇树动，如鬼泣哭，我当怀抱妻女，右手持剑而眠。睹娇儿样并端详您之睡态，幸福无比。惟担心我爱心太切，深夜里手脚过勤而误您安眠。到时候为求两全，宁愿让您缚我手足以待天明。妻子在哺育生产期必然释放浊气，昔日芳香化为些许腥膻。但幼童鲜嫩如花，其瓣也薄，阵阵菊味与母中和。总之小家三口世人皆羨，一场长一女师一未来之接班人。写到此我不觉泪如泉涌，手脚火烫，您见纸上块块斑点，即是泪痕。想当年众女把我追逐，避之惟恐不及，但毕竟偶有损失，男人名节难以保全。至今吾尚独身，皆因眼眶太高。后半生遇上女师也是万幸，如蒙看上一眼，死而无憾。从今后白天骄阳是您笑脸，夜晚星月是您明眸；风吹草木，是我泣诉。还

求您多来林中采药寻菇，如逢天色太晚投宿林中，更是全场革命职工之殊荣。最后还望您多多保重身体，避开世间各种可能之伤害。荒村陋室，刁民无数，青壮光棍，最为悍暴。如您一人外出散步，最好藏一银针袖中，冷不防歹人蹿出，或可扎中。亦可取灰面一把装入花衣内兜，悠悠然双手插兜而行，见恶人则扬手以灰迷其双目，始得脱身。也有刁民性情胆怯，往往做出种种淫相，不可正视。总之处女之身如花之鲜、如果之嫩，千万当心保存。切不能自毁自弃，不虑千日只求片刻，成终身之恨耳。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还望您坚贞不屈，保持到底，坚持到最后胜利，做到童叟无欺。林中老人含泪顿首。敬上。致革命敬礼。八月二十二日丑时。”

老丁双手抖着以面糊封了牛皮纸袋，又捆好了一大包鲜蘑菇。

六

为稳妥起见，近日黑杆子与小六共同率领民工干活。这样小六身旁就有了一个背枪的黑汉。小眉有一次从家里带来一个烧得黑乎乎的地蛋给小六，被黑杆子从中截了，掰开看了看热气腾腾的瓢儿，又嗅了嗅，才还给小六。小六一个人去树下解溲，如果久了，黑杆子也

要跟去。只有猎物在远处鸣叫时，他才离开一会儿。有一天他手里提个野鸡从树棵间探出头来，一眼望见小六直盯着前面几尺远的小眉，就急急呼喊：“文太！文太！”文太闻声赶来，黑杆子用枪指指小眉，又指指小六。文太走到小六跟前，端量着他说：“工人阶级能这样吗？”小六哼一声：“我不过看看。”“工人阶级能看看吗？”黑杆子在一旁附和文太：“幸亏丁场长不知道。”文太商量说：“好不好写个检查什么的？”小六大嚷：“我没有钢笔水。”文太笑了：“那你买一片化制墨水的颜色干什么了？去年一片，今年又一片，对吧？”小六不语，黄黄的小脸渐渐转青。文太走开了，一边走一边咕哝：“还是丁场长说得好——吴三桂勾引来清兵，留下千古骂名啊！”小六像肚子疼一样蹲下去。黑杆子说：“你这样就像个兔子，不够我半枪打的——嚏！”小六伸手去拔草，汗珠从额上流下来。一会儿军彭#着腰走近了，说：“小六同志，我对你有看法的。”小六瞥瞥黑杆子，军彭就请他走开了。军彭说：“你说自己是作业组长，经了解是夸大其词。”小六激动地跳起，喊：“我！”军彭说：“是你。”两人再不说话，互相注视了三分多钟。后来小六把手伸到了衣服的夹层里，掏出了一个破破烂烂的纸片——这是总场场长申宝雄写给他的一封信，他已经保存了两年多。宝物的嗅觉太敏，在这片林子里几乎无秘密可言，所以他只能将其带在身上。他牢

记这是申宝雄的真迹，睡觉时也放在内衣小口袋里。信上有一处曾提到他为组长，但那两个字恰巧被折叠得模糊不清了。小六指点着纸片让军彭看，军彭耐着性子读了几遍，最后认为总场场长申宝雄十分器重小六。但“组长”二字无论如何是看不清的，也就无从判断那个最主要的问题。小六急得抓耳挠腮，把信对在阳光上，结果还是辨认不出。军彭在树隙间踱了一会儿步，转过身来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信件？”小六沉默着，说：“本来我不愿提起。不过这事情已经暴露了——他们（我不点名字）不知如何使用了特务手段，也许总场秘书部门及关键方面藏有坏人，他们反正搞到了我写给总场的信，老丁鹦鹉学舌，将阴谋变成了阳谋，当着文太、黑杆子和宝物的面读了我的信，意在挑拨。你看的申场长的信，这是场长亲笔回信。这信是历史见证，十分宝贵。我之所以给你看，是为了证明到底谁是这片林子的领导，为了真理。”军彭点点头，但说话时声音微弱：“可以的。不过，然而，虽然是这样，但是那两个字是看不清的。”小六失望地看着在远处做活的小眉，长叹一声：“我总以为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谁知……”军彭握住了他的手，耸动了几下：“必要时需要外调的。我基本上是信任你的。余下的事就让实践来做个证吧，你知道一切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实践得来的。这就是哲学。”小六牙齿磕碰着：“我听懂了，是哲学。”

军彭刚刚离开小六，文太就走上去了。军彭对文太说：“我们谈了一些哲学。”文太拍拍手：“我们这里和总场不一样——那里人不懂哲学。当然了，申宝雄老婆还懂一点。我们这儿在老丁场长领导下，基本上是学哲学用哲学，如今林子里已经有很多哲学了。内因外因，蘑菇正反两个方面——伞顶和顶下瓢儿；两个方面互相转化——比如太阳一晒，伞底变得和伞顶一样干硬。很多的，说不尽。”军彭接答：“说不尽。比如小六同志及老丁同志的职务问题，说得尽吗？”文太愣住了：“小六同志还存在个职务问题吗？你又怎么了军彭同志？”军彭皱起了眉头：“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这才是哲学。老丁和小六谁是正面？比做蘑菇也可，他们谁是伞顶？还要调查研究哩。”文太惊叫道：“要不是我亲耳所听，谁讲我也不信，你怀疑起了老丁场长！这可是你亲口说的，军彭同志！你竟然听信一个叛徒的话——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也就是刚才一会儿，他还差点犯了腐化的毛病。你竟然去听信他。”军彭有些胆怯地眨眨眼：“我只是说还要调查研究。”文太哼了一声：“该调查的早调查了。不是吗？当初申宝雄同志接到小六诬告老丁的黑材料，连夜率领调查小组赶来，结果如何？小六何其毒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遭殃的反是总场领导一干人马。他们又吐又泄，像过街之小鼠，连村中小民都以白眼视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主席的话忘了还

行？这其实也是申宝雄怀疑老丁的必然结果。对老丁怎么能怀疑呢？军彭同志，你是先烈遗孤，快快转意还来得及；如果是别人在怀疑老丁，我是不会这样规劝他的。你不知道，老丁场长对先烈的后代是十分爱护的。”军彭不吭声，但慢慢握住了对方的手，说道：“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阶级的友爱。但我必须指出的是，小六手中也有一点证据。我还要用力思考几个月才能答复你。再说总场调查组在这里的情形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如果是调查组成员也就好了。”文太重复一遍：“那也就好了！”说着心中一阵快乐。他想真该让军彭见见那个阵势啊。他最后握了握对方的手，离去了。

文太对老丁讲了军彭的态度，老丁用焦黄的食指刺刺头顶：“他来这这里就是归我领导了，他不好，那是我没有把他调教好。”文太笑着：“他还后悔没进申宝雄那个调查小组哩。”老丁也笑了：“机会有哇。不是小六又买走了第二片化制墨水的颜色吗？机会有哇。”文太大笑。回想调查组进驻林子的日子，那可真是个使人聪灵的节日啊。文太有时真恨不能再经历那么一场古怪的节日呢！

那时候的一分场啊，真正是火火爆爆。

申宝雄率领着七人工作组进了林子，宝物迎头大叫。有一个背枪的人瞄准了宝物，黑杆子就从肩上摘下了十七斤半的土枪瞄准对方。宝物前胸挺起，让秋风撩

起脏臭的额毛。正这时老丁从小屋走出，对申宝雄深深一揖道一声“上级”，然后呵斥黑杆子说：“这杆枪能装二两半土药，人家的枪只装一子儿。你一枪还不是灭了人家调查组？收起收起！”说完又拧了宝物的耳朵说：“党派来的人你也咬？！你看准了，前头那个脸发黄、嘴唇上有个红点的人是咱书记。”老丁将所有人都喊来小屋门前站队，宝物站在了队尾。老丁说：“稍息！立正！报数！”大家一二三四地报了，宝物也哼了一声。老丁弓着腰跨前一步，说：“报告书记，全体人员集合完毕。”调查小组中有人在笑，文太瞥了瞥，见是女打字员。申宝雄说：“稍息。解散。”老丁敬了礼，说：“我们一切都实行军事化——您知道，我是经历过战争的人。”申宝雄歪一歪嘴巴，不愿答话。老丁又说：“热烈欢迎调查小组！从今后全分场都听从您的指挥。可惜我卧病在床，不能帮您。”申宝雄冷冷地打断他的话：“等候调查结果吧！”接上申宝雄安排小组的人都分开住，一半住林中小屋，一半住林边的小村。他们与参谋长和女书记率领的工作组汇合了。申宝雄往来于林子与小村之间，及时将最新情况汇集一起综合分析。所有指示都由女打字员用打字机打出。申宝雄披着大衣在室内踱步，口中念念有词，比如：报，该组已进驻小林；该组已展开工作；该组与邻村工作组携手合作等等。为欢迎调查小组，老丁抱病从帐中钻出来做蘑菇汤，让全组人

一人一碗。申宝雄仅仅在喝汤那一刻才对老丁有一丝好感，喝毕态度照旧。老丁坐在帐中，紫色的布帘低低垂挂。文太和黑杆子有时把头钻到帐缝里咕哝几句，老丁咳几声他们就走开。最忙的要算小六，浑身绷紧，频频奔跑，领小组的人查看林中管理情况，又带申宝雄暗中观察老七家里。他们甚至买了她的干蘑菇收做样品。驻村的参谋长和公社女干部被老丁压迫多日，以为翻身在即，就兴高采烈地置办酒席，让申宝雄喝得满身赤红。他们历数了林中人的种种陋习，特别嫉恨的是老丁天天喝酒，并指出他对身着军服的参谋长指手画脚，惟恐天下不乱。所有情况都与小六的上告材料暗暗契合。几天来空气紧张，一群乌鸦在小屋上空嘎嘎大叫。黑杆子怀抱土枪，嘴唇发紫，见了猎物也不敢扣动扳机。文太一连几天没见老七家里，因他发觉调查小组的人在店门徘徊。这样约有五天。第六天一早，老丁出人意料地走出帐子，在门前空地上舞起剑来。老人全身是勇，剑如铁链绕周身旋动，晃得人眼花，一招收起时，总要跺一下脚，再发一声响亮的呐喊。所有人都围住了他看，大气也不出。老人收功时文太跑上前去，严肃地敬礼。老丁点一下头，将剑贴到后背上，又弓着腰回帐中去了。也就是这天下午，调查小组的人有两个掉进了林中陷坑，其中一个浑身沾满粪便，令人恶心。第二天小组的人又一齐呕吐，接着大泄，频频出入茅厕。有一根长蛇倒悬

屋顶，向下伸着叉舌，让睡地铺的人一夜没有合眼。天亮了，他们还要睡眼朦胧地到林中调查，结果有半数以上挨了马蜂。蜂窝奇怪地长在小径旁边，他们绊了一条桑须，蜂窝就从树上跌落，接着一群恶蜂围上来。于是，调查组的人个个脸庞五官肿得走了形，并且发青，所以再也不受尊重。调查小组的人进了小村，村里人视他们为怪物，并不与其认真谈话。老丁对申宝雄说，这是因为您的人初来这里不服水土，再说又不熟悉地形地物，难免出些差错。申宝雄半信半疑。就在老丁说这话的第二天，调查小组的人在去小村的路上遇见了一个红毛狐狸，它端坐路中，似笑非笑，前爪提在两侧，有人端起枪来，它就变为申宝雄；放下枪来，它又复为狐狸。大家尖叫着跑回来，见总场场长正披着大衣念着什么，让打字员打字：“报，该小组进展迟缓；报，该小组行动受阻，原因待查。”人们大惊失色，面面相觑。他们说：“场长，你刚才还是狐狸。”申宝雄给了说话的人一记耳光。女打字员反应不及，接着打上了“场长是狐狸”的字样，打字纸被申宝雄一把扯下来。

调查小组自顾不暇，文太和黑杆子就趁机钻进小村。老七家里再也无心呆在小店里，挨门挨户送去了干蘑菇。她把总场新来的一帮人说得一无是处，还指名道姓地说领头的是个流氓。文太重新调查起公社女书记丈夫的死因，亲自找目击者谈话，谁谈过话，就在一个小

本上按一个红指印。当小本子被红色指印排满的时候，他就去找女书记和参谋长。参谋长似乎有些虚脱，不停地出汗；女书记坐不住，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文太在她离去的间隙里扼要介绍了她的经历和趣事，参谋长直打喷嚏。文太说女书记自小凶残过人，八岁上杀过猫，十岁上杀过狗。其父浓眉大眼，双臂粗过碗口，常常教女儿摔跤。她入了初中，当过铅球运动员，并在体育课上多次将体育教师摔倒。后来入了高中，担任团委副书记，工作大胆泼辣，常常以身作则。生理课上，她征得老师同意，登台结合自身实际讲解例假与青春期特征，通俗易懂。当时号召大办农业，全校师生来往路上都要身背粪筐，收拾起一路的牛马粪便。她的粪筐最大，而且内分五格，自觉地将各种粪便分类存放，以便科学施用。偶尔忘记带筐，她就将路上牛粪捧到庄稼地里，并且决不洗手。入高中的第一年她就入了党，到方圆几十里去宣讲自己的先进事迹，一时间都知道出了女英雄。第二年她的表现更为突出，为了学好批判材料，常和支部书记在小屋讨论一个通宵。有一天半夜里下起了小雨，她跑出来给学校饲养场盖干草，并吵醒了所有的驻校师生，干草盖好雨也停了，大家这才发现她周身只穿一个三角裤头。事后公社领导激动地召开大会说：“为了国家的财产，连那些方面也不顾的同志，不是感人至深吗？这里，哪还有什么资产阶级的羞羞捏捏！”

高中毕业后，她被结合进了公社领导班子，再停一年，又接了老书记的班。最有必要提及的是后来，是她与一解放军进驻小村的情形。参谋长说这些我都亲眼目睹，了如指掌。文太说你当然比我知道。不过你知道她怎么欺负自己男人的事吗？参谋长无言。文太接上介绍了她男人矮矮胖胖，是老公社书记的儿子，贪吃贪睡。女书记嫌男人不爱活动，常年消化不良口中发酸。她住到小村里更是为了摆脱男人纠缠，从不主动回家。男人来寻她数次，都被她关到门外。有一次男人带了铁勾绳勾住了窗棂，这才攀进屋里。两个人打闹半夜，男人身上处处青紫，大亮时分才呼呼睡去。她是另有新欢，为达到长期鬼混之目的，该犯用一种叫“长蛇头”的毒蘑菇毒杀亲夫，恐其不死，数量过倍，先搓成碎屑，再拌以黄酒，煮汤加肉加蛋花加葱白，使其鲜味扑鼻。该犯一贯好逸恶劳，屡教不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案犯男，身高一米七五，老谋深算，长于教唆，用心险恶。该犯与上犯勾搭成奸，遂起杀意，手段残忍，构成死罪，就地正法。此布，切切，人民法庭。文太越讲越流利，参谋长汗水淋漓，急急用手去掩他的嘴巴。文太一掌打掉对方的手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快快选择！”正说着女书记进来了，她一见参谋长脸上的汗水，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她慢慢从裤兜里掏出很久以前绘成的那张毒蘑菇图形，空白处还写了调查死因

的过程及结果。参谋长接到手里，双手交给了文太。文太在上面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参谋长打了敬礼，然后说：“请转告老丁场长，我们坚决站在他一边，而且要发动革命群众。”他说这话时正好黑杆子和老七家里及宝物一行三个从窗外走过，行色匆匆。文太说：“人民行动起来了。”

文太从小村归来的第二天，正是大雨。大雨下到傍晚，闪电照得天宇一片银亮。巨雷轰轰爆响，林中小屋集中的所有人都不愿言语。正这时门外一片嚎叫，申宝雄领着三五个人像落水狗一样出现了，一头一头往屋里撞。大家全愣了，一问，才知道是小村里的人不让他们住在那儿。村里人不怕大雨，手举三齿钩和铁钉耙将他们的住处团团围住，说要砸死这几个祸害村庄的人。后来是工作组的参谋长和公社女书记出面劝阻村民，危急时刻参谋长抽出小枪向上打了一发。他还想打第二发，但这时小枪照例卡壳了。国产枪质量不行。申宝雄领人慌慌地逃出重围，顾不得带上行李和日用物品。他们浑身乱抖，嘴唇发青，每人脚下都流了一汪水。因为要打地铺，一汪汪水使原宿小屋的几个人十分不快。没有办法，只得赶紧加打地铺，分开铺草和被褥，七八个人挤在一起。大家挤着，都抱怨来林子里调查算是倒了霉。申宝雄不愿与别人一起挤，但又没有办法。正这时老丁从帐里下来，说让总场场长睡他的大炕，他干脆为大家

打更。申宝雄不加推辞，脱了外衣钻进了帐子。当他赤着身子滚入被窝时，突然尖声呼叫起来，说痒死了，痒死了，双手乱抓挠跳出帐子。原来那被单经人用痒痒草精心搓过，老丁心里有数，老人一边弯下腰安慰他，一边在暗中抽掉那片被单，然后自己钻进了被窝。老人惬意地将被角围紧了膀头说：“场长，恕我直说一句吧。你没有这个福分。”申宝雄抓挠着，无言以对。这时文太从墙角的铺上走下来，说：“无论如何申书记不能跟大家挤，您睡我铺吧。”申宝雄哼着到文太的铺上了。文太走到地铺跟前，在黑影里摸了摸几个人的脑袋。他躺的地方正好挨着女打字员。为安全起见，平时女打字员的铺与别人的铺之间放了两块红砖。文太半夜里摸了摸红砖，觉得又凉又硬，就偷偷地撤掉了。他与女打字员紧紧地搂抱一起，彼此心照不宣。两人重叙旧情，泪水涟涟，窃窃私语直至天明。起床那一刻，文太稍稍离开一些，并重新摆好那两块红砖。由于红砖安然屹立，所以最终也无人怀疑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女打字员却经历了永远无法忘怀的一夜，天明之后不停地向文太使眼色。这容易暴露事情，文太从她身侧走过时狠狠拧了她一下，以示惩戒。两个人都在寻找新的机会，咬住牙关作了成功的忍耐。后来调查小组的人要去林子里看一处现场，申宝雄也出门联系事情，女打字员就乘机溜到了老丁的帐子里。文太求老丁借用帐子。老丁虽然厌恶别

人因这种事占用帐子，但要服从斗争需要，也只得应允。文太与女打字员难分难解，眼睛都哭得红肿了。女打字员说：“你在总场那会儿，怎么好那么没有良心？”文太说：“我也想不到现在会这么热爱你。我想这是战斗加强了我们的事情。”女打字员一下接一下地吻着文太，说：“我一辈子都要向着你，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申宝雄王八蛋。”她表示要将申的话一式两份，一份上报用，另一份就交给文太。文太又给她布置了新的任务，两人才流着眼泪分手。

调查小组这天进入林子深处，归来时伤痕累累。因为宝物在林中大窜不停，山猫野狸都被驱赶出洞，逢人便咬。狐狸和乌鸦一直围绕他们盘旋，空中陆地皆有凶兆。数不清的毒蛇挡住了去路，如茅草一般成团成簇。他们生来没曾见到这么多的蛇，只觉得头皮发麻。蝙蝠一反常态地白天出动，横冲直撞，将冰凉的分泌物甩到他们脸上。他们躲着蝙蝠和脚下的蛇，脸上又糊满了密密的蛛网，粘稠腥涩，脱也脱不掉。更有村里人来林中采菇，一个个打着树皮裹腿，拿了奇怪的弓箭，向他们射出竹签。这些大多不能伤人，但也让人胆战心惊。打猎的人还胡乱做了地枪和树箭，一不小心踩中了机关，立刻有一块木头从半空里砸下来，半天工夫已经把三个人的头顶击出了肿块。他们见有人在树隙里施放一种奇特的白烟，使用的是一些见所未见的草本植物，也正是

这些烟雾使潜身树隙的虫蛇飞奔聚拢。蝙蝠捕虫，并被气味诱出。狐狸溜出来散心观阵。大野猫踏着蛇头而过，嘴里衔一只花斑老鼠。他们又气又怕，胆怯地寻问林里的人凭什么要折腾外来之工作人员？对方答道：俺们是折腾野物的，捎带着也采采蘑菇，这是老丁场长早就允许的，只有那些最凶恶的人才想以调查为名祸害我村，封锁林场，断我生路。你们瞎懵懵闯进了猎阵，非我等之过。他们听了无从对答，对方拍手大笑说：输了输了！他们哭笑不得，只得择路往回走，谁知陷坑比前段又增加了数倍，并且做得毫无破绽，他们轮番掉入深坑，双脚已经跌得肿胀无比，行路艰难。有几个陷坑里还混入了硕大的河蟹，它们在黑暗中一直向上举着大夹刀，有人落入夹刀之上，它们就用力一剪。结果落坑人有不少被夹破了手足，尖叫声令人惊悚。人们从陷坑里爬出来衣裤上还挂着碗口大的蟹子——它们在沙地旱岸上生活久了，早已改变形态习性，身上生满了绿毛，模样就像一种恶鬼。有人恨中生嫉，点一把火烧熟了蟹子，然后去抠蟹肉吃。宝物在一边笑出了残牙。不一会儿吃蟹的人腹部鸣响，捂着肚子又蹦又跳，手脚抽筋。这个人需要半个钟点才能苏醒。一行人在林子里拖拖拉拉往前走，顾不得拨开挡路的枝条，结果衣服全被扯破了。他们走出林子的那一刻，打裹腿的一些人跟在后面嚷：“都怨申宝雄！都怨申宝雄！俺跟老丁场长亲，他

是俺们领路人！”调查小组的人连声长叹，进了小屋才舒一口气。他们进门就见到了眼睛红肿的女打字员，觉得一班人马个个不幸。但她红肿的眼眶内闪动着炽热烤人的光彩，看上去愈加美丽，调查小组的同志感到了另一种安慰。这天直到很晚申宝雄才回到小屋，回来时面容十分颓丧，不愿多言多语。女打字员亲手为他捧去热汤，又用一条花手巾为他揩去额上的虚汗，他于是目不转睛地盯住了对方，像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他接着讲了这天去找参谋长和女书记的情形，说眼见得他们进了一个小院，追上去却不见人影。小院北端是一间小屋，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时，恰好有一个无须老汉笑眯眯地往外走。他问那两人可在？老汉点点头。小屋里空无一人，他刚要返身出屋，老汉已在外面卡卡关了门，又用木杠从下边顶实了。他无论怎么拍打都无人应声，接着门板下的猫道里冒出了白烟，白烟一颤一颤，看来有人在后面用扇子扇。白烟有一股臭味，而且辛辣刺鼻，他很快就咳出了鼻涕眼泪。一个又老又哑的声音在外面喊：“呛呛狐崽啊，呛呛狐崽啊。”就这样他昏了过去。醒来时天色已晚，屋里白烟消散。他这才发觉衣衫不整，皮肉上留了墨印，身前身后都画上了一个很大的王八。申宝雄说着解了衣服，让大家看皮肤。女打字员认真瞅着，说：“画得脖儿短了些。”申宝雄发誓要寻驻村工作组的两个领导算账，有人提醒他这涉及到与地方领

导的关系，特别是军民团结问题；而那两个领导未必就是这场荒唐行为的支持者。申宝雄叹着气躺下来。

这个夜晚风声很大，树木有的被刮折了，发出了刺耳的尖叫。野猫狂嚎不止，小屋四周好像有一万种野兽在奔跑。一个古怪的鸟儿在远方呼号，像是预告着崭新的灾变。睡在地铺上的所有人都合不上眼，惊恐万状。这是他们进驻林子以来最凄凉的一个夜晚。每个人都有着伤痕，这伤创在深夜里折磨着他们，恨不能大哭大叫一场才好。睡不着，就坐起来打抖，有时伸手在暗中拧别人一把。被拧的人尖声喊叫一句，申宝雄就严厉地斥责他躺下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要做恶梦。申宝雄朦胧中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像寻找母亲一般不知不觉偎在女打字员的怀中，被对方狠狠咬了一口。直到天色将白，申宝雄才捂着伤口睡着了。这时女打字员一个人悄悄地爬起来，从一个角落里拿来一个酱色小瓶。小瓶中爬动着几个毒蜘蛛，她取到手里，把它们们的肚腹捏碎，让绿色的汁水全滴到申宝雄的伤口上。最后一个蜘蛛的汁水很盛，她让它流进申宝雄半张的嘴巴里。一切做完之后，女打字员又躺下了。天大亮时，地铺上的人忙着穿衣服。惟有申宝雄还在昏睡，有人要唤醒他，文太从一边的铺上下来阻止说：“领导心累。”话刚停申宝雄突然闭着眼大笑，胡乱扭动，接着光着身子跳起来。女打字员瞥了他一眼，急忙捂着眼睛喊了一句：“哎呀妈

呀！”接着她哭起来，骂着流氓，奔向了老丁的帐子。老丁急忙出来扶住她，一下一下拍打着，以镇惊悸。这时候申宝雄已经离开地铺，头颅可笑地硬硬昂起，两眼无光，双手在空中抓着。停了一会儿，他的头又猛地垂下来，像是颈部折了一样。他恸哭起来，含糊不清地喊着，嗓子已经变了音：“全是蓝颜色！我看见了蓝乎乎一片，太阳也蓝乎乎……东方红。有一条小虫溜溜溜爬上山去。全是蓝的。哎呀好累呀，我是小虫。我要咬我那个，她不是个好东西，有一天她和……我知道！我是蓝色小虫。我是全场一把手。我让她们入团，多发三个玉米饼。她们有的愿意。两个，三个，不，四个五个，蓝色越来越黑气，像钢板一块。我爸是让我和妈妈用枕头闷死的。他咽气那会儿盯住我看，我撒了手。妈妈给我洗身上，洗一遍又一遍。姥姥给我狗肉包子吃。包子皮是蓝的。上面有个五星。我爸被妈妈用一块紫花破床单裹好，像竹筒一样圆。她们跟我走，我们进了仓库，领料员上了北京。我一拍桌子谁不怕。秘书老婆做水饺。秘书走了，又回来。提拔两个，或者一个。用布条绑上，狠狠勒。我光着身体叫唤，雪花落了一炕，变成绒绒，绒绒全变蓝了。蓝花一闪一闪，妈妈和姥姥来了，又拿来三个包子。我把第三个交给上级，里面是四十张十元票子。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打字机咔咔，咔咔，蓝字出来了。我扑上去，抓住她的手呀，不

放呀。她跟了我工作五年。她不。我总得去，闯过关卡。上了山下来，蓝色一片，小黄花像星星一样炸了。我抱住你，拨开枕头。枕头上有血，那是他吐的。我爸我爸我爸，嘿嘿嘿，蓝色驳壳枪。一颗红色五角星。妈妈来了，地铺多潮湿。香泄叶，我那个喝上了，泄……你走吧，奶奶的，一笔账记下了。我得到的比你多，你算也算不清。你还很嫩，尽管吃了蘑菇，嚼了古书。你赚下这笔也不易。我有远大计划。秘书是一例。不过他得了的你不会得。内因外因，哲学全是蓝色的。蓝色的小虫钻到枫叶子里，钻进去。蓝色退开吧，我好累，蓝色退、退、退了吧！蓝色退了……”他大叫，眼神尖尖的，又渐渐熄灭了。他的动作快得让人不能置信，又怪异得令人费解。女打字员不时从指缝里看一眼，骂着：“天哪，他那样那样！”老丁拍打她，看她的脸。文太指着申宝雄说：“大家听到了吧？暴露了真实思想。别看前言不搭后语，他怀着不可告人之丑恶世界观。这怎么配做总场书记？又怎么配查老丁场长？这总而言之是个反动东西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快快滚出我分场，不可稍待，急急如律令！”大家目瞪口呆，互相瞅着。这时老丁放开女打字员走过来，对大家说：“他这是中了邪了，不过也吐些真言——不许外传，他是负大责的人！要爱护咱总场的头儿，听见了啵？”大家全答一声：“是啦！”“那好，让我给他赶赶邪火。”老丁说完取一个木

凳站好，这样就与申宝雄一般高了。他先弹了他几下脑壳，接着又左右开弓地打了他一顿嘴巴。申宝雄被打过之后，蔫蔫地坐下来了。老丁指示：穿上衣服，捂上被褥，让其发汗。人们遵旨忙活起来。

申宝雄大病了三天，病好了之后全身还残留着一些紫斑。老丁说：“申书记，快快调查吧。”申宝雄说：“不查了。”“这不好。事情半途就废了？这不好。”“不查了，不查了。”申宝雄说着召集起调查小组全体成员，宣布撤退。老丁再三挽留，又一次做了送行的蘑菇汤。他们临走那一刻，女打字员哭了。老丁愤愤地训斥她说：“哭个什么？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文太在帐子后面吻着她，说：“记住战斗之友谊吧。”

老丁吩咐小六送走调查组，说：“你能请客也能送客，是不是？”小六一声不吭，脸色发白。

这就是申宝雄率调查组进驻那么小小一段。那时的一分场啊，真正是火火爆爆。

七

早晨，老丁踏着落叶唰啦唰啦往前走，文太见了跟上去。秋风很凉。宝物从后面追几步，又立住了。老丁有时仰脸望望树隙间的天空，有时看看脚下的小草。松树碧绿，枫叶通红，橡子在地上滚动。文太追到老丁身

侧叫了句：“丁场长。”老丁站住了，额上的横皱积成一叠。他瞪了文太几眼，往前走了。文太咬了咬嘴唇，把手插到头发里。想了一会儿，他拍了拍脑瓜走回去，对正在烧火的黑杆子说：“出来一下。”黑杆子跟出来。他说：“真玄。”“怎么咧？”“丁场长后天就该过生日了，那是他的六十大寿。”黑杆子“哎哟哎哟”地叫起来，黑乎乎的大手磨擦着裤子。文太叮嘱道：“我们赶紧布置起来吧，老丁自己不好说什么。这时候更要注意某些人的动向，防止破坏。我去转告驻村工作小组，还有老七家里。采蘑菇的事交给小六，但不说是干什么用。多采，柳黄和松板最好。”黑杆子为难地说：“新来的军彭呢？”文太想了想说：“不能瞒他。不过我来说吧。”他顾不上吃早饭，先找到老七家里。老七家里一见他就拍了一下腿，说：“了不得了！”她露着黑紫的牙根，一手指向街巷说：“毒蘑菇昨夜个又毒死人了，看看吧，这会儿工作组也去了。”“谁？”“黄花小女。刚十七岁哩，小名叫小野蹄子……看看去吧。”文太吸了一口凉气：“是从你手上出去的干蘑菇吗？”老七家里又拍一下腿：“俺都是收购来的哩，混进个把也毒不死人。她吃了鲜的^地。”文太又想起了公社女书记的男人，“毒蘑菇演化出的故事万万千”，一句歌儿从脑际飘过。他扼要地讲了老丁过生日的事，然后急急奔向街巷。

一群人围住一个小茅屋。文太拨开人群跨进去，见

参谋长# 腰站在大土炕下，一边是公社女书记。两个女青年用皮尺量着什么。死者是一个少女，面容安详地躺在墙角。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像嫩嫩的玉米缨。老父亲坐在炕头上，两手按着膝盖，不停地抖。有人问他一句，他呜呜_{呜呜}讲不清，大滴的泪水往下掉。文太没有搭理参谋长，双手拄着膝盖弯腰看小野蹄子。她穿着圆领儿小花布衫，一条半长的柔软的小绿裤，上面满是补丁。从裤口上伸出的一截腿脚黑中透红，有树枝划上的疤痕。一双很小的脚，脚上没有鞋子，只有硬硬的茧壳。一只手压在身子底下，一只手伸出来。手是小的，同样是坚硬的、黑黑的。她闭着眼睛，眼睫毛显出黄黄的一道。她睡得好香，没有人能够吵醒她。金黄色的头发散在肩膀上，瘦瘦的小肩膀撑开头发探出来。她的左腿屈着，右腿伸开，像要奔跑。昨天的田野上就奔跑着这个金黄头发的姑娘。那时，她的翘翘的鼻子被霞光照亮了，一蹦一蹦地跑。风把头发扫向一侧，红头绳脱了，头上好似系了一面小旗帜。如今，她睡着了还在奔跑，永远是梦幻，永远是梦幻。一道绿色的汁水微微连结着她的下巴和黑漆漆的炕角，她就沿着这汁水爬了一个夜晚，爬进了永远的黑暗里。炕角是她吐出的东西，那里隐隐可辨粗劣的食物和几片没有嚼碎的花蘑菇。一个邻居老太婆颤颤地走过来，从门框上取下一个柳条箬篱，指着食物让大家看。这是人人都熟悉的吃物，全村

人都吃它，吃了几十年。这是发霉的瓜干切成的小方块，上面粘着树叶和糠末。一股酸味直刺脑门，闻过都皱眉头。吃的时候要费劲儿，把脖子往上伸一伸，咽下去。老头子和老太太、小孩儿和半大的孩儿都要吃它。老人吃过了出去晒太阳，年轻人吃过了出去做活。老太婆指着箢篱上一个坑凹说：“看看，这是小野蹄子咋个吃掉的一块。她悔不该吃那蘑菇，苦命的丫头。”另一个老婆婆在一边用袖口抹眼睛插话：“可怜见的。她吃什么？吃什么？”这会儿老人一眼瞥见了文太，就说：“比不得你们，吃香喷喷的玉米饼。给村上人一口玉米饼嚼嚼吧。”文太没有做声。他很难过。这时参谋长与公社女书记听到了什么，抬头瞥见了文太，就走过来。“又一起中毒事件。”参谋长说。文太看着小野蹄子：“多么悲惨。”公社女书记喘息着：“老丁和你最懂蘑菇，该研究个方法告诉群众。现在时兴‘群众办科研’嘛。是吧。”文太点点头，但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厌恶她。他说：“老丁场长早有打算。他本来就该有著作。不过这得他过了生日之后——他马上要过六十岁生日了，全场都很重视。”参谋长看了女干部一眼：“同志之间可不兴祝寿。”文太愤愤地顶一句：“这是总结老人六十年革命生涯的时候，怎么能叫‘祝寿’！”参谋长“嗯”了一声，纠正说：“他小时候不能算那种生涯的。”女干部使了个眼色，又拍打一下文太：“这样

吧，地方政权会考虑的，请你先转达我们的意思，改日再登门——现在还要处理案件*。”文太看了看小野蹄子，走了。

文太讲了村庄里刚刚发生的事情，恳切要求老丁场长能在百忙之中传授分辨各种蘑菇的方法。军彭在屋内踱步，止步时举手拥护。老丁说看来著作是非写不可了，群众反映强烈。老丁走开，文太对军彭讲了给老场长过生日的事，认为该写一篇《老丁颂》，到时候让老人没有防备，高兴高兴；同时，也可以宣泄心中长期积聚的敬佩之情，一吐为快。军彭对后者有些犹豫，说这样做是否有些过了？文太说：“你不知道老人的经历，所以才那样说。他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听一篇生日献辞有何不可！这也符合广大职工的心愿。如不然，那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哩。比如小六，他会高兴为老同志过生日吗？不会！他一心想的是篡权谋位——我第一次揭出了事情的根源。”军彭无言以对，文太准备纸墨去了。傍黑，老七家里送来了一瓶烧酒，还从衣襟里掏出一只鸡——那是她悄悄从街上偷来的。她走后参谋长和女干部又送来一块生肉、一顶翻毛皮帽。小六不知道要有什么事情，只是忙着采菇。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说一句话，嘴唇生了裂口。他在默默等候另一件事情，胸中的火苗一刻不停地燎着他。他采了满满一筐蘑菇，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来来去去的人。宝物用舌头舔去了身上

的脏痕，比往日更加勤快。太阳还没有落山，它就出巡了——出巡时间比平时提前了一个钟头。老丁黑杆子都回来了，他们手里提着猎物。锅里的蘑菇汤滚动起来，肉块在水上翻来覆去。老丁坐在帐子里抽那个大烟斗，一声不响地等待。宝物提前赶回来，全身沾满了野草籽，散发出一股古怪的气味。军彭在屋中踱步。文太略带严厉地招呼小六搬动桌子，接着是布好木凳。文太刚要说什么，老七家里闯进来了。她头颅探着“蓬蓬”吸气，绕桌一周，然后从衣怀里摸出了一把绿色糖球、一根小耳勺。文太不快地盯她一眼，撩开帐子说：“老丁场长，请您老入席了。”老丁咳一声出来坐下。黑杆子满脸是汗，嘴唇有些抖。老七家里把刚带来的东西献上去，说了些祝寿的话。军彭皱眉。文太说：“今个是您老六十岁生日。革命生涯千万里，我们晚辈不能比。请让俺先敬丁老一杯水酒。”说着举杯，率领大家一饮而尽。黑杆子说：“这是咱一分场最兴盛的时候，人员最多哩。”老丁点头，又将手掌向老七家里抖抖说：“你代表地方了。你比那个参谋长和女干部强上百倍！他们的东西我不稀罕。看看那个翻毛皮帽吧，我什么时候戴过这东西？地主才戴它哩。”几个人于是厌恶地盯了一边的皮帽。宝物哼一声，咬住皮帽送到屋外去了。大家又喝了几杯酒，文太站起来大声说道：

“老丁场长，请听俺们写的献辞吧！是给您的献

辞！”

老丁眉毛一动，忍不住说：“还有那东西吗？”文太太看看所有的人，从怀中掏出一叠白纸，展开念道：“老丁颂。林中有一矮瘦老人，名曰老丁，不可不颂。该老人至今日深夜十二点半左右满六十岁整，老当益壮。六十年前情景实在遥远无法测知，想必是降生一美妙孩童全家欢喜，接着用母乳精心喂养。时逢黑暗世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老丁足迹印遍山岗平原，一度沦落民间。俗话说古来将相皆出寒门，艰难生活造就英儿。老丁幼时即熟知各种人情大理，稍大更是精明过人。瞻望其鼓鼓方额便可测丰富智慧，端详其圆圆大口亦当晓能言善辩。尘世间各色人等，无不为之倾倒。老丁年轻时刚勇过人，猛力常在，令无数妙龄少女神魂颠倒；然老丁严于律己，浅尝辄止，毅然参加革命。从此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偶尔思念往日情谊泪水不断。革命圣地他曾去过，与伟人握手，与钢枪做伴。不知穿破多少糟烂草鞋，也不晓吃过多少奇怪草根。待千里江山红遍，他在丛中笑。资深功厚，草绳系腰；安邦治国，鞋露脚趾。试想普天下老人皆似老丁般勤俭节约，祖国将省下多少金钱银两。话说岁月如梭，星转斗移，老丁鼓额之上已见六道横纹，时不我待。到此时丁老方忆起终身大事，彻夜不眠。东南方有凤凰专落梧桐，咱小屋有巨龙潜于大江。水一到渠必成秘而不宣，人一走茶就凉

坏人遭殃。曾几何时歹人无限猖獗，黑云翻卷。有小人脸色蜡黄胆大包天，行为可疑，眉眼猥琐，不足挂齿然实在令人气恼耳。惟老丁胸怀宽阔，不记前嫌。有信心有众望也有威仪，四方人物皆心悦诚服甘受领导。革命者解放全人类始解放自己，丁场长至老年愈加体贴众人。正人君子，最重情分；小人耿耿，声色犬马。老丁以亲身所历教育青年，勉慰一分场同仁艰苦奋斗。广播恩泽必收良报，宝物尚能跟随左右如同小儿绕膝；倒有恶少反目为仇，日夜窥视居心叵测。同室而眠，何必操戈；用心歹毒，必露马脚。好老人戎马一生，本该在林中安享天年，谁想到巧遇鼠辈盗窃粮草。俺们众志成城无坚不摧，一生追随您之足迹，棒打不散。观您牙齿望您肌肤，深知气血远未衰竭；如对异性偶有思念，更表明身处盛年。如此作保守之推算，丁老可有一百二十之寿限也。到其时科学大振，更有梦想不到之怪技，或许阳寿又可再延。总言之丁老治理林场可愈加耐心坦然，大可不必归心似箭。您之安康实乃人民福分，恳切希望多多保养。遥望革命一生浮想联翩，颤颤抖抖词不达意。小文太斗胆执笔草草成文，万望您老不吝赐教收下区区颂文。一分场全体国营职工敬撰；于阴历九月九日晚秋日落之时。”……文太读得满头大汗，待读毕双手捧献时，见老丁的泪水已经盈眶。老人擦一下眼睛收了颂词，小心地放到被褥之下，蹲在地上叹道：“你们是

最了解我的人哪！我奔走一辈子，谁曾说下这么多公道话？这会儿死也值了，我算交了几个真正的朋友……老七家里，给我斟酒！”

老丁与所有人一一碰杯。军彭咽下之后大咳，老丁用手背理了理他的咽部。小六也慢慢喝下，肚子疼似的弯着腰。灯苗一跳一跳，老丁的脸变红了。他响亮地笑着，离开座位，用手掌拍打着大家。拍过宝物之后，又拍小六，手掌绷成了一把刀状，在脖根那儿砍了一下。老人重新坐好，瘦瘦的身子球成一团，又挺直说：“我这六十年哪，跟谁去数叨，谁又能听得明白？老天爷不容我这个轰轰烈烈的人哪！我只能趴在这林子里，守着宝剑。我不愿说起那些事了，可它们成堆儿往我眼前扎！我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听过？什么人没打过交道？我老丁十次八次也死了，不过又转活过来。我说过，我是省长以上的经历，长征那年我背上背了个外国人，害了疟疾，叫什么斯斯特特狼。有个首长喜欢烟儿，草地上哪儿找去？我用榆树叶子拌上香油给他抽。他抽了一口说：不孬。到了延安，我住在最大一个窑洞里，桌前摆三部电话机，一部通前方，一部通后方，还有一部直通总司令部。我夜夜披上老羊皮袄读《论持久战》，读也读不懂，因为我不是个识字的人，这你们知道。跑去找我的大学生女的不少，都喜欢革命人。要不是后来我去打游击，说不定会犯那错误呢！我其实有个心上人，

就是我沦落民间那年头弄上的，后来也参了军。不过她跟上哪股部队，哪股必败。她是个让男人疼怜的东西，都去疼怜她，你想会有人专心打仗吗？俺与她千恩万爱，说不尽的情谊，分手以后想也想死了。她说：‘丁啊，咱别去扛枪了。’我说：‘这枪说什么也得扛，枪比你还金贵。’她哭着跑了。我是个大丈夫，有火气，我要爬山越岭革命哩！男子汉不能窝窝囊囊一辈子，他得在身上印十个八个枪子儿才是真格的！我头也不回往前走，逢山过山，逢河过河，追赶咱自己的队伍，嘿，追上一看，黑鸦鸦不见头尾，一个个破衣烂衫。这就是穷人的队伍！”老丁说着一下子站起来。宝物迎着 he 昂起头部。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连军彭也怔住了。文太先默默地僵在那儿，后来一跃而起，在老丁眼前竖起拇指大呼：

“你活得英勇啊！你不甘平庸啊！”

“我跟上队伍革命，一个人还是革命。从延安下来，就一路上打着真假鬼子，往这林子里来了。那时独身一人，人又年轻，违背纪律的事多少也有点。我打打走走，半月不到，谁都知道芦清河两岸有个老丁啦。老丁是个手拿盒子炮的人，一瞄一个准。我穿了军装，后来军装被树杈子划烂了，我就脱下扔了。帽上的五星我留下，那是证据。我光着身子打枪，见过的人都说你看你看了得。我一天见个妇女在河湾洗衣服，就喊她。她

跑，我当空开了一枪。后来她不跑了，我才慢慢走过去。这是我犯错误的一件事，不过我不避讳。当然了，我临走取了一套衣褂，你想干革命没有衣服怎么成？妇女非给我两套不可，我说傻呀傻呀，你家丈夫要穿怎么办？她说就告诉他河水冲走了！你们看，战争年代的人民多么好，哪像现在这样。我穿了衣服走了，一去不回，打起了游击。游击游击，主要是游。不会游的人就不会击。我成天提着一杆枪在河堤上晃晃荡荡，喝得醉里咕咚，胡乱唱着什么。这就叫游。我唱：鬼子都是王八蛋，煮熟了以后用盐腌。小伙子今年十七八，哪个相好的没仨俩。没吃黑猪肉还没见黑猪走？当汉奸的死了不如狗。老子有枪整一杆，呼隆呼隆打下半边天。我这么唱，惹得那些老乡不住声地笑。他们都知道我老丁是个没有多少正形的人，连首长也知道。要是按照正规法律处罚我，十个八个也早抓起来了。你知道不能的。因为人人都有些毛病，都有些好处，比如我呀打仗好。我立正都站不稳，可一听见枪响两眼锃亮，身子也不抖了。我的枪专打敌人的脑门心。我最恨的是假鬼子，见了他们一个不留。我有两个叔伯亲戚都是假鬼子，都让我杀了。其中一个按辈分我该叫他爷爷，胡子都白了。他是八月十五那天落到我手里的，当时他正就着黄瓜拌猪肝喝酒。我闯进去，缴了他的枪，然后忍不住馋跟他喝起了酒。他敬我一杯，我敬他一杯，直喝了一小坛

子。喝了一会儿他说：‘好孙子放了我吧。’我这才记起要办的事情是什么。我说：‘爷爷，不能放你。’他理了理一把白胡子，说：‘你奶奶在家想我啊。’我说：‘你知道挂记她，还出来当假鬼子啊？’叔伯爷爷不吱声地喝酒，脸红得也像猪肝。他又说：‘放了我吧，枪归你。’我说：‘枪早归我了。咱俩走吧。’他站起来跟上我往外走，我盯着他穿了厚裤子的两条腿，那裤子油渍麻花的。我们两人走到了河滩上，四周没人，安安静静风景怪好。叔伯爷爷站在一棵老柳树下，流着泪珠说：‘好孩子，放我回去吧，我再也不当假鬼子了。’我摇摇头，推上了扳机：‘转过脸去吧，爷爷。’老头子最后盯了我一眼——我一辈子也没忘那眼神。他骂了一句：‘狗娘养的孽种，我的魂灵也会灭你。’我不敢再想什么，一扬手打了他一枪，他抱着柳树倒下去。那一整天我都嗅到了血腥气，钻到柳树林里不愿出来。我后来买了些吃的东西送给了叔伯奶奶，老人家一辈子摊了个不正经的男人，像守寡一样，她见了我把抓住我的手问：‘好孩儿见你爷爷了吧？’我说：‘见过。’她说：‘快让他来家啊，地都荒了。’我没吭声。临走我丢下一句：‘让地荒着吧，他回不来了。’

小屋里静极了。一会儿，老七家里抽搭起来，眼泪滴到了酒杯里。小六不认识似的看着老丁。军彭不安地站起来，踱到窗前，又折回来坐下。文太的泪水一直在

眼眶内转动。老丁又饮了一口酒，接着说下去：

“那时候咱这片林子可大，没边没沿，用来游击可真是好。仗打起来，有时饭也吃不上，只得吃林子里的果子蘑菇。那时水汽淋淋的。吃物也多，光蘑菇就分不清，一咬咯吱咯吱，怪鲜的。遇上鬼子来采蘑菇，我就撂倒他两个。外国人重营养，打死了一拨又来一拨，看来非吃上这东西不行。他们还要伐木头，用汽车拉，我就专打干这营生的。林子里当时算是游击区——地图上这地方用点点表示，点点画到哪里，我就游到哪里——只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林子里还有另一个人，当然了，这是后话。反正群众那会儿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算是革命的队伍，千方百计让我高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找茬儿的。所有地主（这东西实在不多）都被我收拾过，我识破了那么多美人计。地主家小姐跟我好，我也跟她好，不过有个条件，就是支持咱八路军！反动的东西，再好咱也不能交往，这是一理。有一回我在一个富人家宿下，天亮时分让假鬼子包围了。这时候我已经有了双枪，就一手一枪地干，让小姐给我准备子弹。小姐眼明手快，俺俩忙了半天，才把敌人打退了。这样的小姐哪找去？我想让她奔咱根据地去，她舍不得父母。这就多少看出她有些反动了。也罢，我自己进了林子。这时节我身上的枪伤已经有好几处了，我想等到见了首长那天，也不讲功劳多大，只把衣服脱下就是。有的首长装

作有大功的样子，其实全身光溜溜的，没疤没痕的，功在哪里？他娘的。比如有那么一个人我不说是谁，他现在又是场长又是书记，有一次洗澡我见了，前前后后看他，就是找不见什么。我问：‘功在哪里？’他娘的。他不如我的女人！我战争年代交往的女人，哪个没受过红伤？她们咬着牙继续跟上队伍，有的站在路口给咱队伍唱歌说竹板，说：‘快快走，快快干，翻过大山是好汉！’那是给行军的鼓劲哩！和平年代的女人也有模范，我看准了的不多，只有两个，一个是老七家里，另一个是申宝雄老婆。老七家里你不用撒嘴，要明白天外有天。听文太讲她可不像男人那么混账，事事坚持正义。要知道世道发展到了今天，两口子也不一定就是一条线上的人。对她最了解的要算文太，小文太深入虎穴，得了虎子。反过来说，情同手足的人也会丧下良心。比如说我在林子里打游击那会儿遇上一个快死的年轻人，用招穴的办法把他救下来，又教育他参加了革命，跟上我干。我把自己的驳壳枪给了他一支，教他如何打敌人脑门心。后来的事我真不愿说。他长得又瘦又小，脸色蜡黄，不说你们也知道像谁。我可怜他，有好的尽给他吃，想喂胖他。夜间寒冷，我用衣襟盖住他的小腿弯。有时半夜刮大风，风钻骨缝呀，他就哀求说：‘丁司令丁司令，让我钻进你胸口那儿吧。’听听他没有血色的一对小嘴唇多么会说，跟我叫司令哩。我说：‘罢，钻

吧！’他就倏的一下滑到我大襟衣裳里边，贴在我身上。他真瘦啊，骨头硌我；他的嘴里老有一股邪味刺我的鼻子，还不知好歹地‘夫夫’吹气。有好几次我真想捏住他的脚趾把他抽掉扔了。后来我还是忍了。为什么？就因为他是革命的战士了。再说我也该有自己的儿子，他这样在怀里屈着让我多少动了父子心。有时候我抱着抱着就觉得是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不过我还没有老婆呀，儿子，哪来的儿子！臭东西，嘴里一股野蒜味儿。你们看，我哪里对不起他。白天，我让他正步走，用树根给他扎上腰，教了他一首老根据地的歌。谁知到以后，到了战斗激烈起来的时候，就是他把我们卖了——那个人跟我一起，另一个革命队伍的人——这也是后话了。我要说的是有那么一天，我在林子里摘桑葚儿吃，登上一棵树，发现远处一群苍蝇嗡嗡嗡。我知道不好，就跑了过去。离开那地方老远，我就闻到了一股臭味儿。扒开树枝一看，我发现了一个快死的八路。他的一条腿坏了，动不了，饿也快饿死了。那条腿呀，烂得吓人，上面白白一层蛆虫，臭味就是那上面发出来的。他快死了。我扒树枝时发出了声音，他的手指就按到了扳机上。想想看老七家里和年轻人，想想看，快死的革命队伍的人还这么坚强！我看了赶紧摆手说：‘莫按下手指呀，我和你一模一样。’他不信，手指还放在扳机上。焦急中，我从裤兜里摸出了那个红五星。我就这样挨近

了他，他也昏过去了。我闭着嘴不喘气儿，用茅草做成小笤帚给他扫去蛆虫，扫一下我的心缩一下。多么疼啊！革命多么不容易啊！扫完了蛆虫，我又给他喂桑葚，嚼一口，用手指给他抹一口。后来他转醒了，我们谈了起来，越谈越亲。我知道他也是老区来的，领头的就是刘志丹！他一个人坚持在这林子里打游击，腰里还别一卷地图。图上的一角划了些点点，他说这是他的游击区，我那时知道了这区里还有另一个人在游击。我从交谈中知道他打死了不知多少敌人，只是前几天被敌人的小手炮打伤了。他是个老实人，不喝酒不抽烟，有点空闲就看地图。他是个好人哪，太好的人不能打游击——只会击不会游，哪有不失败的道理。我给他打来了野物，烧得喷香喂他吃。我端量了他一会儿，见他个子不太高，脸上有块疤。我问他叫什么，他说：“我叫吴得伍。”

“他叫吴得伍，我一下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军彭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会儿带着哭音蹦了起来，喊：“那是我爸呀！我爸我爸我爸……呜呜呜……！”

老丁离开座位，一下子夹住了军彭的脸，用手拍打着、抚摸着，泪水哗哗地流下来。老人说：“不错，正是你的爸爸。好孩子你不要难过，不要哭。好好干，好好继承先烈的遗志。我那会儿用野物喂他，他活过来

了，你不用担心——你听我讲下去。”说着放开了军彭，回到座位上。老人流着泪水喝口酒，又夹了肉片，费力地咀嚼。“这真是个英雄。他被我救下，从今后俺们一块儿干，再加上那个小瘦东西，革命队伍一下发展成了三人。三人总得有个头儿，我们决定选出个政委来。照理说吴得伍看得懂地图，当政委最合适，我跟小瘦孩儿说好都投他一票。谁知小瘦孩儿嘴上心里不一样，暗暗投了我一票，这样我得了两票——另一票是吴得伍投的——我成了政委。我怎么能当政委？久后我怎么有脸去见刘志丹？我真想把小瘦筋的头拧下来。小东西高兴得嘻嘻笑。我说不用笑，夜间睡觉你站岗。吴得伍这个人——军彭同志我要说你爸句坏话了，他哪里都好，就是有一条，太顾恋老婆。睡到半夜里他常常没了影儿，这开始让我起了疑心。我怕他是个通敌的人，你知道战争年代人专往坏地方想呀。我后来暗暗跟上他走起了夜路。好家伙，你爸手提盒子炮行走如飞，爬了一座小山，跨过芦青河桥，又转过三个大村镇。他走了足足有四十里，我跟着他累得噓噓喘。后来他在一个小土屋跟前停住了，敲门三下，出来个女人。我怕他们是有勾搭的那种事情，后来才明白革命队伍的人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不会那样的。真的，原来他们是夫妻。干革命多么不容易，回家睡觉要跑上四十里，来回八十里，天亮前还要赶回宿营地。从年岁上掐算，军彭同志，你是

那些黑夜里有的一个人了。那时我对吴同志多少有些看法，心想你对女人也太迁就了，也不管是什么年头。不客气说，他算个喜好女色的人。我以政委的身份批评了他，他没有吭声。后来呢？后来我为这个后悔了一辈子。原来他早作好了死的准备。一个快死的人了，怎么不可以？他是最后亲近女人了。人到了快死的时候自己知道，人是有古怪灵性的。但是我相信他不知道会死得这么简单，他那些日子只知道有什么从天边逼近了，就像一块黑色天气，上拄天下拄地，不声不响地凑过来了。他知道死的日子快要到了，得赶紧留下个后人。他想得不错。后来真的出事了，小瘦东西不见了！我们两个人满林子找，怎么也找不到。天刚蒙蒙亮，我对吴得伍说：‘恐怕不好，小瘦东西要是把我们卖给敌人，我们就算完了。’老吴是个好人，思想不转弯。他说：‘怎么会哩？’我说还是防着点好，就拉他一下往东跑下去了。跑了没有几步有人嘻嘻笑，我一看，原来四周的大树底下都蹲了假鬼子。完了，我估计得一点不错。我这会儿把手里的枪一下插进腰里，说：‘你们先别急着动手，死活一会儿就明白。我先要把自己家的事办完——小瘦东西趴在哪？你给我出来，本政委要见见你！’没人吭声。我又喊一遍，有个角落沙啦啦响，那个小瘦东西真的站到树底下了。我一见他恨不能把他的头砍下来。我大喝一声叛徒，他吓得直抖。我问：‘小瘦东西，

我问你，我把你当亲儿子待，救了你的命，我哪里对不起你？’小瘦东西擤着鼻涕，哼哼着说：‘对、对起。’‘那你为什么还要卖我、卖你吴大？’他揉着眼，半天才说：‘人家对我更、更好，人家给我好饭吃。’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就问：‘什么好饭？’小瘦东西答：‘包子。’一群假鬼子哈哈大笑起来。我快给气死了。就为了几个包子出卖了革命队伍，向敌人告密，老天爷可是亲眼见了。我一下抽出枪来，第一个打叛徒。谁知小瘦东西被后边的人挟上退下了。接着他们喊着让我俩投降，俺回答的是枪子儿。吴得伍好枪法，一枪打一个。俺俩边打边退，我的胳膊受了伤，老吴的腿受了伤。他跑不动，我就连拖带拉拽他走。他的血啊，把我全身都染红了。后来老吴的肩膀又挨了一枪，一说话就冒血泡。他说的话电影上也常演，就是嘱咐我替他交党费。先烈哪里都好，就是太挂记钱了。我说替你交就是，这会儿要紧是突出去。他说不行了不行了，我说行行行。他不走了，要用枪打自己的喉管，我火了，夺了他的枪……”

“爸！我爸我爸我爸！”

军彭再也不能支持，大叫着，碰翻了一个菜碟。

老丁又一次起来抱住军彭的脸，拍打着安慰他，等他平静下去，才坐在座位上。“老吴同志牺牲了。他死得很勇敢。我第一回见人死得这么勇敢。刘志丹手下的人就是行。他死了，我突出去了，全身都是他的血。他

的血比什么都红，像红云彩一样啊。我一辈子会记住他流的血，我老丁什么都不怕，不怕人暗算，也不怕天塌地陷。我跟俺们吴得伍扛着钢枪打天下，地图一角的小点点就记下了我俩的游击区！我要一个人打游击了，打一辈子游击啊！吴得伍啊，你放心走吧，我一个人呆在这游击区啊！”

老丁说着说着喊起来，单腿跪地，昂着头颅向南望去。宝物从它的位子上离开，匆匆地在酒桌四周行走。黑杆子激动中和老七家里靠在一起，抹着眼泪。文太的脸红一阵黄一阵，胡乱搔着头发，终于又一次弹跳起来喊一句：

“你活得英勇啊！你不甘平庸啊！”

他喊完气力顿失，像泥土一样瘫在那儿。小六警警周围的人，伸长脖子吸了一口气。军彭一直在哭，这会儿揩揩泪水，上前抱住老丁说：“老丁场长，老丁场长！受孩儿一拜吧！孩儿不知道你是先烈的战友，不知道你们一起浴血奋战……孩儿对不起你呀。我，我还暗暗怀疑过你不是场长。从今后你老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把你当成父亲。我要革命到底。”老丁的泪水滴在军彭的头发间，伸出粗老的大手按住他说：“好孩子我不怪你，吴得伍没了，还有我哩。谁敢欺你？不瞒你说孩子，你丁叔的这把宝剑就是用来查访那个叛徒的，早晚刺在小瘦东西的脑门心上。记住啊，人不可轻视吃物，那个叛

徒在当年还不就是为了几个包子出卖了先烈？叛徒都是告密的好手，他不在了，他儿子也会在，我凭他的长相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好孩子，要继承先烈的遗志，要跟我一起查访那个叛徒。你没听人说吗？有人把国家变色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军彭，记住咱们林子里出过一个叛徒——这个告密的好手，让咱查访到的那天，也就算活到头了。记住，记住叛徒的长相……”

八

小六不停地喝凉水。后来全身热烫，像被火烤过了一样。他唇上爆起白皮，嗓子沙哑。早晨或深夜天气凉爽时，他就赤着脚到林子里奔跑。有一次脚背上刺了一根大棘，让黑杆子给他拔出来。林子里有白色的杨树干，光滑得很，他抱住树干身子就软了，嘴里呼唤：“小眉小眉小眉！”从林子里回来，眼角发红，嘴上的裂口流着血，后面还紧跟着宝物。黑杆子没好气地问一句：“你痴了吗？”他夜间在床上翻滚，哎哟声接连不断，文太真想给他拧下一块肉来。有一天半夜他坐起来写什么，钢笔尖沙沙有声，众人一齐举灯围住他看。只见一张白纸上印痕重叠，只是无色，原来钢笔无水。白天他随别人一块出去劳动，神色焦虑。有一次他拦住了军彭的去路，说：“军彭同志，没人能跟我谈一谈。你

能够跟我谈一谈吗？”军彭冷冷一句：“谈什么？”他的手抖着说：“谈谈……爱情。”军彭用厌恶的目光盯住他。他说：“一阵一阵，像浪一样往前顶，我受不住。我受不住哇。这是爱情啊，我受不住。我寻思她模样，睁眼闭眼都是她。第一回的，第一回有个爱情了。她像不明白。一阵一阵往前顶啊，这些日子又猛烈了……我！军彭同志！跟我谈谈这个吧，我憋不住了，我憋死了，我不行了呀！没一个人跟我说话，我不行了呀！”军彭哼一声：“你不是买了一片化制墨水的颜料吗？你会写嘛！”“不行呀，不行呀，我只买过两片……”军彭厉声质问：“第二片呢？！”小六的脚抬动着：“我、我……”“你是个阴暗的人！你这样的人也配谈论爱情吗？”军彭说完大踏步向前走去。小六僵在原地，后来大仰着脸，踉踉跄跄往前赶。他见到做活的民工，一步闯过去，睁大眼睛四处寻找，问：“小眉？”妇女们大笑：“谁还不行，非得小眉不可吗？”他说：“小眉。”他出了林子，一路匆匆奔向村子。他在街巷上转着，有时还弓着腰。有一次小眉真的出现了，他扑到跟前问：“你怎么呢？你快呀！”小眉嘻嘻笑着，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纸片，捏住一角抖着，转身就跑。她边跑边回头，希望他追赶。他叫着追起来，赶过一条巷子又一条巷子。有一次正好参谋长和公社女书记转出来，一下拦住了他的去路。他从他们中间穿过，参谋长一愣，拔出了小手

枪喝道：“站住！”他不听，还是跑去了。参谋长让民兵把这个人逮住，绑住押到办公室盘问了一番。小六呜呜讲不清楚，民兵用枪托捣他。小六一边抵挡着一边嚷道：“哎呀，好香的野艾草味呀，好香呀。野艾草味呀，好香呀，一阵一阵的野艾草味呀，哎呀，我受不住的艾草香味呀……”民兵都笑了。参谋长用手托起他的下巴看看，说：“是不是误食了毒蘑菇？”他让人去喊林场来领人，文太就来了。文太给小六松了绳子，又取一瓢凉水给他当头浇下来。小六不喊叫了，摇着头，摇去了满脸水珠。往回走的路上文太斥责说：“你想怎么样？告诉你，损坏林场与地方关系的事劝你还是不要做。”小六说：“我想小眉。文太，我想小眉，我不行了。”文太说：“劝你还是不要做。”小六说：“小眉呀，小眉呀，小眉小眉小眉……”他越说越急促，后来撇开文太一个人向林子深处跑去。

文太本想将近期小六的情况向老丁汇报，但后来发现这不能够。老丁躺在帐子里，像小六一样翻动着身子，见了文太一把抱住，说：“文太，我心里有火啊！”文太知道老人又想起了女教师：那封信仍不见音讯。老人耐心地等待了七天，第八天上，他终于受不住了。老丁说：“人家不愿意吗？我寻思她会愿意。”文太一拍大腿：“她当然会愿意。她也许高兴过分了，一时不敢回信。”老丁叹息着：“折磨死我一个老人了。我耐不住性

儿啦，老想跑去看她。我一遍一遍想她的肩膀，走路的稳重样儿。上次她来采药，我和她说话多顺茬儿。我知道她喜欢我。”文太想了想道：“喜欢和喜欢不一样。她如果喜欢的是你的职位，那就不能算真正的爱情了。”老丁有些不高兴地盯他一眼：“说哪去了！她是那样的人吗？她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老人在炕上活动一下身子，把头压在枕头上咕哝着：“尊敬的国家女师啊，俺林中人先向您道一声安康……您也不能不理别人的死活。您的心好硬啊，林中人怎么受得住。我们都是公职人员，更应该多体贴才是！国家女师！国家女师！我要在这里骂您哩，国家女师！”老人的脸在枕头上颤抖摇动，整个瘦小的身躯弓起又放下，帐布被震抖了。文太惊讶地看着，心想老人与小六是绝对不同的两个人，可这几天的情状却是相同的。他那么替老人难受，知道这一切对一个老人是无法抵挡的——那像火苗一样燎着胸口啊。他紧紧握着老丁的一只手，又把这手贴在脸上。他自语一般急急地轻轻地呼叫着：“老丁场长，我比谁都理解您老！您是个重感情的人，您待我们场里人恩重如山。我真想帮您，可又帮不上忙。您老多保重啊，您老自己多支持着一会儿吧。我真恨那个国家女师，让我骂骂她吧。”老丁从枕头上抬头插一句：“不许骂她！”文太急忙说：“我怎么敢骂她！像您老一样，我是说说气话。我多想看看她的模样，她多么稳重大方！她多么

文雅！我一辈子看不到比她更美貌的女人了。”两个人紧紧搂抱在一起，互相捶打后背，久久不语。

这个夜晚，文太陪老丁在小学校舍四周徘徊。他们指点着寻找女教师安睡的那间小屋，后来见黄亮的一扇小窗上映出了女教师的影子。她在端杯喝水。老丁紧紧盯住，说：“看见了吧？她尽喝水。哎呀，我算见她了——你知道我不敢来看她。”文太握着老丁的手，弓着腰往前走几步，说：“老丁场长，我真想过去拍拍窗纸，把她叫出来。”老人阻止了。他说这只隔了一层窗户纸，一戳就破的，就破的。后来灯熄了，老丁说：“她睡下了。看着她孤单单的，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啊。多好的姑娘，四十多岁了还是独身！我们怎么早就没有发现呢？这事咱也有责任。我们应该早早让她结束独身生活。”文太信心十足，用力握了一下老人的手：“会的。一定会的。”他们继续沿校舍旁的小路走去，长时间沉默着。小路两旁的草叶有露水生出来，夜已经深了。老丁接着又讨论了一旦婚期来临，他们要做些什么等等。他们讨论了每一个细节，比如新房的安置、酒宴请不请参谋长和老七家里等等。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坚决不请公社女书记。还有，在婚期的前后十天时间里，要让黑杆子和宝物特别注意一下某个人。天有些凉，天空的星星又大又白。老丁看看校舍的方向，见它无比安静地呈现一溜黑影。不远处的小村庄有狗的叫声，叫声停了就更加寂

寥。他抚摸着自我的胸部，轻轻哼唱起来。后来这歌声就大了，引逗小村里的狗齐声鸣叫。老丁唱着，唱罢对文太说：“她会辨出我的音调来。我相信这夜晚她是睡不安稳了。多好的一个夜晚，我唱了歌给她听。”他的话音刚落，一个黑影飞快地奔过来。老丁一眼看出是宝物，说：“它来了。它是不放心我呀，走吧！”

老丁的事情使文太越来越沉重。他等不到女教师的回信，像老人一样焦虑。他对军彭说：“快十天了，就像钝刀割肉，谁受得了。”文太讲了事情的前前后后，说：“老人把你当成儿子一样，别人我才不讲。”军彭在小屋里踱起了步子，停住说：“让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婚姻上折腾成这样，我们是不称职的。”文太点点头：“不过怎么办呢？”军彭只顾自己说下去：“老同志为革命战斗了一辈子，晚年什么幸福不该得到？我们眼睁睁看着他这样，对不起他啊！”文太久久地握着军彭的手，默默无语。

老丁越来越消瘦。几天来他不吃饭，只喝一点蘑菇汤。后来他病倒了。文太、军彭和黑杆子焦虑万分，用各种野物给他补身体，又请来小村一个中医开了汤药。老丁的病时好时坏，参谋长和女书记代表地方来看过，彼此使着眼色。老丁对左右说：“什么医生也除不去我的病根。”参谋长问：“病根在哪里？”老丁不语。他们走后老七家里又来了。老丁握着她的手，再三抚摸。老

七家里亲了亲老丁鼓鼓的额头，哭了。文太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动人的爱情。”他们此刻最恨女教师，都认为她比不上老丁场长一根毫毛。夜间，秋风吹得人心里一揪一揪的。小屋里，只有老丁和小六的铺子发出叹息声。两个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夜晚害了同样的病。风一阵大似一阵，野物凄啸。有鸟儿扇着翅膀从屋顶上经过，带来了隐隐约约的雷声。文太也睡不着，朦胧中见军彭一个人披着衣服在屋里踱步。风把什么吹得尖响，像一阵阵邪恶的口哨。宝物从屋角爬起来，转着身子将尾巴压到屁股下，才重新躺了。夜深了，黑漆一样的雾气从窗缝涌进，蒙到了文太的脸上。文太觉得军彭爬上铺子，黑杆子起来小解，之后又到干粮篮里拧了一块玉米饼填到嘴里。一阵咀嚼声引来了三两个蝙蝠，它们呼呼飞着，紧贴着文太的眉毛滑过去。林中一棵大树折断了，发出“咔嚓啦”的巨响。文太似乎看到折断的大树枝叶下，有一个褐色的大河蟹支起笨躯爬过，沙沙声如同急雨。一片片泥土在风中开了裂纹，接上无数的蘑菇圆顶钻出地皮，一望千里，令人惊悸。每一个蘑菇顶部都生出一只眼睛，张望着黑夜。文太心上一紧，泪水从颊上流下来。他爬下铺子，伏到窗口上望着，见无数的树冠猛烈摇摆。突然，他看到黑漆漆的丛林间飘出了一团白影。白影在跳动，可以辨出是一个舞动的人形。文太“啊啊”大叫跌在地上。黑杆子一翻身滚下来，抱起

文太。文太说：“看看！”白影跳得近了，离窗口只有十几米远了。老丁哼哼着爬出帐子，小六也到窗前来。那个白影呼叫着在原地跳动，声音粗哑。文太吸着凉气，声音颤颤地问：“你是什么东西？”白影答：“我是人。”文太说：“你是谁？”白影又答：“我是小野蹄子。”文太尖叫：“你不是！小野蹄子死了，让毒蘑菇毒死了。”白影跳着，哈哈大笑：“我就是小野蹄子。我把命丢在林子里了，我来找我的命啦……”文太离开窗户，说：“妈妈呀，小野蹄子真的来了！”白影继续呼叫：“我是小野蹄子啊！我来了！”她喊着往前扑，屋里的人慌乱起来。黑杆子去取枪，忙乱中走了火，把屋顶打了个洞。这一下大家都记起鬼是打不得的，绝望中向后门挤去。白影长长的毛发在风中撩动，很快靠近了窗口。一屋的人全跑出了后门，四下奔去。老丁跑在最后面，他的头脑被凉风一吹，清醒了许多。后来他站住了。

白影翘着脚去摸干粮篮子，大口地嚼着玉米饼。

老丁看得清楚。老人轻轻地靠上去，猛地将白影抱在怀中，任她大叫着挣扎，只是不放。后来她失了力气，一下子疲软了。老丁给她掀去头上的麻络，褪下身上的布单。她哭了，连连求饶。老丁这才辨认出是来小屋补过麻袋的一个姑娘。老丁厉声喝问为何装鬼？她说：“俺饿。俺想拿走干粮篮子。”老丁说：“你可知这

是犯大罪的？”姑娘身子抖着，直说：“俺饿呀！”老丁让她吃玉米饼，她泪痕未干就两手捧住吃了起来。老丁把干粮篮子摘到帐子里，帐里立刻充满了玉米饼的香味。她哭着，说再不敢了，不敢了。外面的风继续刮着，野物不停地呼号。老丁把所有的玉米饼都包好，交给了姑娘。姑娘走的时候谢过老丁，说要把这些玉米饼交给年迈的奶奶和姥姥。她再也不敢了，不敢了，她趁着夜色溜出去，没有忘记那个白布单和一团麻络。天亮时分几个人从林子里钻出来，见老丁正躺在帐子里呼呼大睡。军彭感叹道：“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文太说：“我听见白影儿在尖叫，吓死我了！我到处找老丁场长，还当老人被鬼掳去了——那样场子就得塌了天了。”小六脸无血色地爬到铺子上，用床单蒙住了全身。一会儿，床单颤动起来，传出了抽咽声。军彭厌恶地转过身去，在屋内踱起了步。早饭时老丁醒来了，神情安定。他招呼大家吃饭，黑杆子取过干粮篮子见空空如也，不知如何是好。老丁说：“它们被鬼取走了。鬼也饿呀，他们都是贫农。”一句话说得大家不语。小六的呻吟渐渐弱小，后来就睡过去。文太和军彭动手熬了点蘑菇汤，勉强吃了早饭。文太讲起了小野蹄子金黄的头发，军彭瘦削的肩头抖了几下。他恳求说：“老丁场长，人民多么需要你的才智！早一天写出《蘑菇辨》，早一天挽救出一些人。您老贡献吧！”老丁点点

头：“不是不写，是工作太忙。一个分场有多少事情，我实在闲不出手来。写是要写的。”文太在一旁催促说要尽快为老人笔录。“伟人大半是有著作的。”他说。老丁拍拍手：“也罢也罢，那就写起来吧。”接下的时间里文太调制黑墨，老丁闭目养神。他们坐到了帐子里。这期间一些闲事都由军彭和黑杆子照料，宝物常常跟随小六。以前写任何东西都不是这般艰难，这似乎要花费很多个时日。文太出来时总是急匆匆的。

小六在林子里劳动，蹲下就不愿活动。他的对面有一个年老的民工在拔草，他就闲下手来喊：“你是小眉吗？”老头子斜他一眼。小六说：“然而不是。”做活的民工中有细弱一点、穿了鲜艳衣衫的，都被他认做了小眉。他伸手去捏人家的头发，被人家打了嘴巴。小六沮丧地蹲下，揪掉一株草。宝物在他身旁撒尿，臭味刺鼻。它对小六笑着，残牙露出来，呈漆黑的颜色。有一次一只小野兔子不慎被它逮住，它就在小六眼前二尺远的地方宰杀猎物。小兔吱吱叫着，一道血水溅到了小六身上。小六退一步，宝物就咬起猎物逼上一步。血腥味顶着他的鼻子，他捂着鼻子拒绝呼吸跟前的空气。然而宝物耐心地咬开毛发极为细腻的小兔腹部，咬出尚在跳动的器官，咬出一个杏子大小的紫红色的东西，咬出一个像碧蓝的石头似的东西，又咬出一瓣菊红的叶片。它咬着，舔着上唇。小兔内脏中分离出一个活跃的东西，

在沙上滚动了一下，接着蹿起半尺高，又往前一蹿，蹿到一边的小树丛中。小六呆住了，一动不动。宝物呼的一扑，长嘴到树丛中拱了几下。一会儿，树丛中有什么“呀”的一声哭了。小六木木的脑瓜在想：那个蹿跳的东西大概是小兔的灵，小兔的灵刚死去。宝物折回来了。小六惊讶地发现：宝物丑恶的脸膛一瞬间被印上了绿得发黑的几个箭头，这些箭头指向各不相同的几个方向，像是要撕碎一张肮脏的面孔。小六说：“你……”宝物迎面一吼，然后去吃剩下的肉块。黑杆子掬枪走来，手里捏着三两个又大又黄的柳树蘑。他粗声粗气地对小六说：“玩什么名堂！”小六指指宝物，黑杆子怔住了。他对宝物说：“玩什么名堂！”宝物在原地一卧，接着四蹄一腾，一阵沙烟爆起来，一下子迷住了两个人的眼。他们搓着眼，等沙烟消尽了再寻找宝物，它已经无影无踪了。黑杆子大声叫骂起来。小六一个人做活的时候，不免又陷于沉思。有姑娘之声在树丛震响，他必然身体颤抖。野艾草的香味阵阵扑鼻。他举了一束野艾草不停地走。在黝暗的林子里，蜘蛛的网子不断地将他罩住，他奋力摆脱着。蜘蛛在树梢看着他挨上咒语，心中兴奋。蜘蛛把从未有过的恶毒咒语抛向了这这个枯瘦青年，因为他的面部已经显出了不祥的兆头。小六若无其事地举着艾叶往前走，后面传来了军彭严厉的呼叫，他像没有听到。后来他走出了林子，向小村方向奔跑起

来。蜘蛛的咒语追逐着他，他疯了一般向小巷子里跑。

一个缚了草绳的奇怪的残土墙上，有着四方小洞。小六惊喜非常地趴在洞口向里望着，嘴里一声接一声咕哝。他想把身子扎进那个洞里，但总也不能。小方洞的深处有什么在活动，他激动地哭起来，肩头抽搐着。这样停了不知多长时间，突然有一个老头子穿了黑衣服，手提一根木棒走过来。老头子摸了摸小六的后背，伸手抓住拉出来，照准头部就是一棒。小六像一捆谷秸一样倒下来。老头子骂了一句，弓着腰跑开了。停了没有一分钟，一只黑黑的小手在小方洞里摇了下，一会儿一个黑黑的姑娘跑出巷子，大叫着拍打倒地的小六。小六怎么也不醒，黑姑娘就一下下拍打，后来还抚摸起他变硬的胡茬。她四下里看着，急出了眼泪，嚷着：“你好狠心哪爸！你把他给打死了！”她嚷着，捧住小六的脸，在鼻子的一侧亲了亲。不一会儿，小六醒来了。他一定睛，立刻大叫：“小眉小眉小眉！”他紧紧地、毫不犹豫地抱住了姑娘。小眉像被勒坏了一样，脸庞憋变了形，一双小手狠推小六。小六松松手，说：“妈呀！”小眉说：“你刚才死了。”小六两手按住她的肩膀说：“我等你音信！我等！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小六发疯地摇她。她“格格”大笑，一下蹦起来，跳着后退，说：“嘻嘻，等什么音信？嘻嘻。”小六拍着手叹息：“怎么办哪！又美丽又愚蠢的人！叫我怎么办哪？”小眉凑前

一步问：“什么是‘愚蠢’？就是长得黑吗？”小六哭丧着脸没有回答，只好伸手按住她，不歇气地吻了一会儿。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正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在巷口上看。他们吻一下，她就咬一下牙，下巴用力地点一下。她手里提了一包干蘑菇，正要去小店里。她是老七家里。她的一双大黑手正按在墙上，十个手指把土皮抓下了屑末，哼哼地笑着。停了一会儿，她觉得眼前模糊，就用青布衣襟去擦眼。擦完眼，人家两人已经分开了。只听小六急急地喊叫：“收到了吗？”小眉笑着嚷：“收到也不稀罕！”小六一跺脚：“我问收到了吗？”小眉从衣襟里掏出了两张纸，在远处抖着：“就是写了黑麻麻的糊窗纸吗？”小六说：“天哪！你不识字。这是信哟——我天天等你回音，天天……你！”小眉嘻嘻笑着，一边抖着一边跑，让小六追赶。小六真的追上去。这边的老七家里两眼放出了光亮，焦急得直搓巴掌。她的脚抬了几下，但终于没有挪动。焦急中她拦住了从另一个巷口拐出的一个老头子，对在他耳边说了几句，然后转开了。老头子双手举拐一声断喝，小六回了头。老头子招手让小六过来，小六不解，老头子又喝：“给我过来！”小六挪过来，老头子狠狠一拐杖，骂道：“你撵闺女家！”小六捂着头躲闪，又想起了什么往回跑去——可是小眉已经不见了。

小眉抖着纸片往前跑，被老七家里拦住了。她一手

挟住干蘑菇包，一手飞快地揪了小眉一下，把她揪到另一条胡同口。老七家里问：“手里是什么？”小眉把纸片背到身后，不吱声。老七家里说：“拿着吧！反正你是睁眼睛。什么时候了？还不快找个识字的念出声来，你知道那上面藏了什么？你就不害怕！”小眉疑惑地看她，问：“你识字吗？”老七家里骂道：“识你姥姥家个地瓜蛋！我不识我不会找学问人吗？”小眉又说：“我不愿找参谋长和女书记。我想找女教师。”老七家里做个吓人的手势说：“天哪！女教师这会儿正白天黑夜想着老丁呢，焦急八叉的，她看了这些字纸，好的地方她还不偷换了去呀。这可不行。”小眉急得要哭，老七家里说交给我交给我，说着一把扯下信纸往前跑去。小眉跟上她跑，她说：“回去等吧。我没告诉你结果，你千万不要再靠近那个蜡黄脸小六了，啊？！”小眉这才止步。老七家里跑着，到小店扔下蘑菇，又往林子里跑去。宝物迎着她打哈欠，她不睬。进小屋的时候，宝物将她拦住了。她大叫，立刻被黑杆子捂住了嘴。她想骂，军彭披着衣服走来了，说：“不要吵。”老七家里压低了声音：“我要见老丁场长。”军彭摇摇头说：“对不起。这不成了。”老七家里刚要喊，黑杆子又捂嘴巴。军彭解释说：“老丁场长这几天与文太（他仅仅做记录和细部整理而已）正作《蘑菇辨》，谁也不得打扰。万望海涵。”老七家里急出了汗水，紫色的嘴唇爆起白皮。她从衣襟底下

摸出叠起的纸片，晃一下说：“俺是报材料的。”军彭说：“那报给我好了。”老七家里说：“臭美。这材料俺只报给老丁场长。”说着她跑开了。停了没有几分钟，老七家里重新跑到小屋跟前，不说话，只从怀中掏出那几张纸——上面已经插了三根鸡毛。军彭上前看了看，知道鸡毛信是火急的，只得放她进去。老七家里将信纸掖进帐子的褶皱里，然后坐在炕下一个蒲团上。稍顷，帐子里有些混乱，文太 and 老丁骂起来。老丁从帐布间探出坚硬的头颅问：“怎么到手的？”老七家里答：“从小眉手里取来的——她也不认字儿。”老丁走下炕来，咬咬嘴唇说：

“事情透底了。原来小六为这个又买了一片墨水颜料。嘿，鬼东西，这下算明白了。”

老丁将宝物和黑杆子、军彭叫来屋内，讲了事情的原委，让文太宣读小六写给小眉的信件。老人很快活：“听听吧！咱一分场就是出才人。听听才人想了些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这回谜底算揭开了哩，嘿，小六是个什么都会写的大才人。他想小眉了——那闺女可实在，他眼力不能说错。文太念念，念念。”文太清了清嗓子，说：“他的文法不顺，不过同志们凑合着听吧。”他念道：“题目，求爱信：接正文——亲爱的小眉小妹您好。接到这封信件您必然感到突然慌乱，恳切期望您能稳重大方。这信的目的一言以蔽之，仅为了送去些感情构成

一对革命战友而已，别无他求。先介绍一下本人政治面貌及其他基本情况，供您夜间思考。我生于古历二月，生日较大。家庭出身雇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父亲外出时穿母裤，而母只得卧炕并以黄沙埋住腰部以下。可见成分比雇农还贫因而苦大仇深坚决革命斗争。十七岁入团并且宣誓，介绍人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他们如今不知去向未再联系）。本人积极开展政治努力学习要求进步身体健康。注：身高一米六五见硬，略显黄瘦但并非疾病，因七岁那年开春患过蛔虫（并不传染），食虫药三包，泄下死虫无数，痊愈。社会关系方面父亲早死，母亲为一家妇女，没有兄妹。现存世上尚有姨母三闺女的外甥（呼我为舅）一人在家务农。总之政治面貌清白根红苗正且成长在红旗之下。本人常常忆苦思甜牢记父亲讨饭被地主放狗咬伤及冬天在大雪地冻掉九根脚趾等事。地主逼债如狼似虎闯入我家，见母用黄沙埋住下身即用力拽起无所不用其极。血泪账一本本记下，共同生活时我会常常与你温习并互相鼓励前进。您本是我阶级兄妹，在林中一抬头见了便产生深厚感情，夜间尤其思念（白天稍差）。思念您周身上下一处处手足头脚等等，心中激动万分。您之眉眼如革命闪电，电光石火稍纵即逝；您之两腿如同总场场部的那匹灰斑骠马，又踢又蹦一奔千里无敌手。小脸黑油油是劳动人民本色，虽然脚上有牛粪然而革命者喜欢。您泼辣大方艰苦

朴素，有一次裤子破了还坚持在林中劳动直到天黑。所有方面我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几次想吐露又怕您把我当成流氓所以小心观测。观测结果就是这信。我思想深处即内心激动万分。有时恨自己没能出生在您左边小屋，同为村童一起拔苦菜掷泥蛋赤身洗澡，由小到大进入学生时代。说不定恋爱更早发生互相无所不知，成为新一代人民公社社员，结婚时老支书赠咱俩一副镢头、一个小铁锄外加系了红绸的宝书。我们为革命种好良田及进行科学实验，志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我看你小肩膀很瘦即产生可怜，甘愿献上一切。您诚然不够丰满，但我坚信您是一块好钢。您不像有些中年妇女，与坏人勾结满身臭气，脱离农业生产经商反而自以为得意。任何人与此等妇女一旦结成夫妻都会痛不欲生自暴自弃革命半途而废。所以今去信并非只求男欢女笑席上枕间意志消沉。我与您即便有了那后代也仍旧坚持正确路线互为进步表率，并不因那种事而毁了原则于一旦。年头长久必生出些老皱，但我信您是个老树红花儿，又吐新芽。红旗漫舞战歌嘹亮，高路入云端。我如能收到回音，就飞跑到小村看您，到那时再请介绍苦大仇深的双亲二老。我这信一发出就专心等待，盼你能不辜负革命战友的期望。本人正处于特别时期，度日如年有余（仔细情况等以后面叙），总之有人一手遮天，惟恐天下不乱。谢谢，致崇高战斗敬礼。紧紧握住小手。盼亲爱眉妹速

复。于阳历七月七日一早。”

“他妈妈的！”黑杆子大骂了一句。

“多么狂妄，然而多么无知、多么腐化！”军彭挥了一下手。

“这显而易见是一封反动的信。”文太说着瞥了一眼眼睛发红的老七家里。她这时揉一下眼，骂道：“天哪，这个年头谁给俺做主呀！他信上说那个‘中年妇女’还不是说我？指桑骂槐……”老丁大咳一声问：“你亲眼见他们牵上线了？”老七家里拍一下腿：“可不！我还见他们搂着哩。”“这个大才人哪，净想好事，嘿嘿。”老丁笑着，招呼文太到帐子里写字去了。宝物昂头看着小六睡过的铺子，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九

暮色苍茫，树影如山，宝物出巡了。

紫色帐子里仍旧盘腿坐着老丁。老人闭着眼睛说话，一边的文太把黑墨滴在纸上。湿漉漉的草叶绊着宝物的腿脚，它跳腾起来，正巧把一个七星瓢虫吸进鼻孔里。蜘蛛的长长丝线从树梢垂挂下来，宝物小心地躲开。文太埋下头滴着黑墨，老丁的手一沾他的头发，黑墨就一溜溜滴下去。智慧的主人哪，英勇无敌，威震四方。宝物鼻孔里的七星瓢虫箭一般射出。在一处残破的

树坑边缘上，一溜儿生出五加六十一个蘑菇，有蓝有绿。它嗅着，弯着身子绕开了。参谋长和公社女书记躺在炕上，他们中间是一簇灿烂的金黄色伞顶儿。宝物至今身上的骨节还要在阴雨天里疼痛。它盼望那两个人挨上蜘蛛的咒语。水淋淋的藤蔓和树叶很快把它的皮毛湿成一团一团，水渍到皮肉上有一阵奇痒。沙土上印了深深的人脚痕，分别散发出小六、文太及黑杆子的气味。有一处似乎散发出文太 and 老七家里混合的气息，宝物万分惊奇。林子里已经洒过几十次雨水，还是洗不掉申宝雄一伙人的肮脏。宝物觉得他们的气味有点像失效的粪便。申宝雄老婆的气息似乎也通过男人曲曲折折地传递过来，那是一种难言的霉烂丝绸的气味。文太身上一旦沾了这种气味，就必然去过总场场部。它嗅出这种气味，知道事情会有吉祥的结果。大河蟹浑身绿毛犹如青苔，凶恶的双目像没有长成的手指，一动一动指点江山。宝物认为出巡的时刻遇上它们，多少是个凶兆。老丁坐在帐中，文太滴出黑墨。一切都会逢凶化吉。老人多少时日没到林子里了？记不清了，算不出了，遗忘了一位数的运算。

就在宝物出巡归来的时候，老丁和文太从帐子中走出来，拂去了衣衫上的尘土。《蘑菇辨》写成了。军彭上前握了握老丁的手，表示祝贺。黑杆子兴奋得手都抖了，握不牢枪杆，十七斤半的土枪落到了脚趾上。他拐

着去洗菜洗蘑菇，点火做饭。老丁满脸红光，长长地舒气。小六长时间蒙着床单呻吟，老丁伸手摸摸他的脑瓜说一句“大才人”。蘑菇汤做好了，宝物抿着嘴角。老丁招呼大家快快坐下，让黑杆子将小六拉起来吃饭。烧酒的味道使文太坐立不安，他的左手捏紧了右手腕子，摇动不停。老丁让文太先饮一口，说他几天持笔最为辛劳。文太美美地喝了，擦擦鼻子说：“辛劳的是场长您。这是您一生经验。我不过适时记下了您的智慧。”老丁微笑不语。老人让军彭和黑杆子都喝了酒，还给宝物的小碟中滴了五六滴。最后他把酒瓶递到小六手里说：“你也喝口吧，今天是大赦的日子。”小六木着脸，一口饮去了好多。老丁怔怔地看着，说一句：“好。”小六弱不胜酒，脸色一会儿变得血红。灯火点起来，光亮下每个人都兴冲冲的。老丁今夜饮酒很多，一会儿哼哼呀呀地唱起了歌。这歌声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只有军彭对其中不洁的词儿一时还难以适应。老人唱道：我是个他妈的老皮起皱的好老头啊，火气太旺，六十岁了还出头油。想想十八九二十郎当岁，那时候力气大似牛。睡过多少革命觉，糊糊涂涂跟多少人儿结下了仇。不知道累，也不知道愁，打江山跑遍东南西北，瘦得像个猴。他唱着，直唱到不久前闹鬼的夜晚，他说那可是个好鬼。文太惊恐地看看军彭，又看看宝物。最后老人唱到了女教师，自然而然地将那封信化成了歌儿。“国家女

师！国家女师！”老人的筷子从手中脱落下来，泣不成声。文太扯一下军彭的手，两人离开了饭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爱情。”文太声音涩涩地说了一句，再不吭声。这个夜晚小六早早上铺躺下了，呕吐了几次才睡过去。老丁直到深夜才算止住泪水。老人在最激动的时刻曾将文太几个人的头搂了，不停地拍打。那时刻宝物早已坐在了老丁的怀中。军彭说：“我们一分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们商量了很多事情，都认为斗争形势发展很快。至于《蘑菇辨》，无疑是群众搞科研运动中最重要的成果，他们决定先向小村工作组负责人通报，然后当众宣读；适当机会，该成果将越级上报。

第二天一早，文太找到了参谋长等通报了科研成果。女书记拍一下参谋长的肩膀说：再也不会会有小野蹄子以及那个亲爱的人的事件发生了。参谋长一笑说不会了。文太接着谈到了小六，指出该同志近来行为反常，场里与贵单位取得联系，以免恶性案件发生。参谋长说不了解情况，难以插手。文太不高兴地说：“军民联防嘛。再说他常常跑到你们管辖范围哩。”参谋长拍了拍脑袋：“此人我抓获过。”文太笑着一拍手：“就是他也，小脸蜡黄。你们不知道，他近来常常打一贫农女儿之主意，该同志叫小眉。”公社女书记瞪大了眼。参谋长说：“戒严了就是。”最后分手时参谋长问过了老丁场长的身体状况，叮嘱对方千万代他们问好，请革命老前辈多多

保重等等。文太一一应允，走了。参谋长与女书记立即差人将小眉传来工作组办公室，命令其立正站好。小眉不知何故，嘻嘻地笑。女书记喝道：“严肃。”小眉不敢笑了。女书记掏出一个小本子，边问边记：“年龄；性别；家庭出身；主要社会关系。”小眉艰难地答了，只是不懂性别。女书记厌恶地告一声：“就是‘女’。”又问道：“你与小六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小眉不懂。女书记拍一下桌子：“睡没睡过？”小眉的泪珠一串串流下来。女书记看了一眼参谋长说：“看来睡过了——很严重。”小眉抽咽着：“你、你骂俺了，你把俺看成什么。”参谋长一摆手：“不必纠缠，送她到合作医疗那儿查查。”他们推着小眉走了。一路上很多的人跟上去，到了一间小土屋跟前时，已经围了一圈儿人了。小眉想跑脱，几次都被民兵逮住押回。赤脚医生一男一女，真的打赤脚，脚上沾了泥巴。他们把小眉抬上一个土台子，小眉又蹬又踢。没有办法，只得上来几个民兵按住，捆了手足。布帘内传来小眉“呀”的一声大叫。一会儿女书记与赤脚医生走出来，满脸汗珠。“情况怎么样？”参谋长问。女书记说：“还好。”他们重新推拥着小眉到办公室去了。参谋长严厉地训斥说：“告诉你，已经检查过了。你现在觉悟还来得及。小六有严重问题，决不许你与他来往。这是命令。”小眉说：“俺不听命令。”参谋长从腰里掏出了小手枪，“啪”地放到桌子上。小眉

说：“打死俺也不听。”

小眉房子四周有了持枪的人。

小六手持艾草跑进小村。拐进了小巷子，他又渴望伏到那个绑了草绳的土墙上，把头扎进小方洞里。可是一个民兵在土墙边挡住了他，往外不断地推拥他。他喊着：“我要见小眉！”民兵把枪横过来，一下子把他推倒，骂道：“去你妈的！”小六爬起来，不甘屈服地喊破了嗓子：“我要见小眉——”他的长声大喊引来了五六个民兵，他们把他拉起来，横竖楞揍，一会儿有血迹渗出鼻子。有人还把他的裤子撕成了一个破洞，让他正好不能遮羞。小六捂着破洞滚动，染血的脸又沾了沙土。后来他把脸贴在土上，久久不动，像要吞食土块似的。正这会儿公社女书记喊着赶来了：“闪开闪开，让我看看流氓是个什么样子。”有人把小六拉了起来，女书记瞥一眼说：“哎呀！”她又看了一会儿，喝一声：“还不快跑，等会儿参谋长来了，非用小枪打你的脑门心不可。”小六一怔，接上撒腿就跑了。女书记也走了。一会儿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年妇女往小眉家走去，民兵们见是老七家里，也就未加阻拦。小眉听到小六的几声长喊，早已哭成了泪人。老七家里从怀中掏出一张破报纸，小眉当成情书抢到贴在了胸口上，问：“信上说了什么？”老七家里四下瞥瞥，说：“孩儿，你被人耍了。信上尽是有毒的词儿，你这么点年纪怎么受得住。他想

用毒信把你骗到林子深处，用毒蘑菇把你害了。”小眉抱住老七家里，身子直抖。抖了一会儿她说：“不过我想他呀，我老想要跟他。我一个人呆在屋里试了试，不行。我老想要跟他。”老七家里伸开黑黝黝的五根手指，在小眉头顶捏了一下，骂道：“臭东西！到底是个没脸的货——幸亏我来。告诉你吧，我是个过来人，什么都知道。我找明白人打听了小六，人家说那是个有脏病的人（看看小脸蜡黄！）。他不中用。让他沾了身，你身上就慢慢烂，先是下边化脓，接着头发全脱。鼻孔眼里往外掉小蛆，小蛆又变成苍绳……”“哎呀妈呀！”小眉尖叫起来。老七家里接着说：“知道怕了？最厉害的关节我还没说呢。”小眉嚷：“别说了别说了。”老七家里拍着腿：“偏要说！偏要说！他身上有个地方生了癩，谁见谁怕。到了半夜就疯癩，瞅你睡了，用小刀儿剝你的肉……”小眉昏了过去。老七家里用长长的指甲掐住她的人中穴，一用力，嘴里发出“嗯”的一声。小眉嫩嫩的上唇被掐出殷红的血。

这个夜晚下起了雨。小六躺在林间沙土上，让雨水洗着身子。他十分安静，一个大癩蛤蟆从腹部爬过，他一动未动。两个红眼睛的、小猪一般大小的动物在一边吵闹，他就像没有听见。这个夜晚不回小屋去了，让雨水淋死自己才好呢。他冻得瑟瑟抖动，头和脚快挨在一起了。呻吟引来三五只乌鸦，它们在头顶的枯枝上躲雨

观察。他觉得身子底下有什么在蠕动，用手一摸，原来湿土滋生出了一簇簇蘑菇。他在蘑菇的圆顶上滚动，它们很快碎裂了。他感到一阵快意。雨水顺着枯枝及蹲在上面的乌鸦身上浇下来，他索性脱了衣服。赤裸的身体被雨水抚摸着。浓烈的艾草香味被雨水冲击着弥漫开来，他胡乱披一件衣服奔跑起来。黑暗中，他又一次准确无误地伏到了捆绑草绳的土墙上，把头颅深深地扎入土洞。他呼喊着小眉，小眉在屋子深处颤抖。“我是我啊，我是小六……”小眉用一个布单裹住身子跑到土洞一侧，大口喘息。小六哭了，说：“亲爱的眉妹，你该回答我信。要不，你再亲我一下吧。”小眉停了半晌说：“想不到……遇上你个坏蛋。”小六泣不成声：“你回我信！小眉小眉小眉！”小眉跺跺脚：“鬼才回你！你这个毒蘑菇！毒蜘蛛！”小六嚷着：“放我进去，放我进去呀！”他的头用力往前挣，脖子转动着。小眉慌了，拾起一个剁猪菜的木墩，轻轻砸了小六一下。小六的头往回缩着、缩着，瘫坐在土墙根上。雨停了。东方有了曙色。戒严的民兵又要到来了。小六觉得四周全是一片红色，揉揉眼睛站起来，扶着墙走出了巷子。林子就在远处，林梢像火苗一样红。他大口呕吐起来。

小六一直未归，小屋中的人怀疑出了事情。上午时分，参谋长与女书记来到小屋，要亲睹科研成果；而老丁则坚持要在全体人员面前宣读。于是黑杆子和军彭宝

物四出寻找小六。一会儿他们分别从林中和小村归来，都说没有见到踪影，只是在小眉后窗洞那儿发现了抓挠过的三两道印痕。时间宝贵，已经不能再等了。老丁只得带着一点遗憾，让文太宣读。宝物与女书记挨坐在一起，闭上了左眼。文太介绍了成文经过，然后缓缓读道：“《蘑菇辨》——谨以此文献给女书记之亲夫及女青年农民小野蹄子及古往今来一切误食毒菇之不幸人民——愿他们安息。观历来之典籍，虽对蘑菇多有记叙，浩繁如烟，却仍未精确分明。甚至有人借文墨而颠倒黑白，以菇论姑，黄色下流不堪入目。盖因文权不掌工农，文人墨客没有实践。近代之书又称蘑菇为菌类，本文作者大不以为然。一菇出土，清香扑鼻，亭亭玉立，其伞部如少女之裙褶，何菌之有？吾认为蘑菇本一植物，其梗为茎，其伞为叶，分木本草本两种。俺老丁一生吞食此物无数，深得口腹之乐。幼时呀呀学语，生母即喂以菇汤，现仍记汤色乳白，略有米醋酸味。后长成青年，流浪山岗，从未断此等补养。再后来进入小林并负该分场之重责，更是在树丛湿草间往返来回，神出鬼没，因蘑菇绊脚而倒地无数。其形其色其味，耳濡目染烂熟于胸，且能举一反三。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更其重要。我难忘一初秋天景气候凉爽，本人清晨小解后食一灰菇，结果昏迷不醒映出幻象，男女追逐于汽雾之间。如此情景另有三次，于是私判灰菇为不洁之

物。又如一种红菇伟壮约有半尺余，颜色诱人亲近并做多方假设。其梗丝丝如肉，呈杏红，鲜丽不忍烹用。待到次日煮汤一碗试饮，始觉清香透过肺腑，直贯丹田。然不消一日三刻，只觉口渴难奈，蹦蹦跳跳见异思迁。俺老丁深知悔之晚矣，吓出一头虚汗大者如豆粒。有合欢树又称芙蓉，其根部善生绿色大菇，观其状必有剧毒无疑。此菇稍老，伞顶破败如絮，令人再添三分厌恶。岂不知取来晾晒一干，可做冬令之佳品。老七家里小店所贮之菇以该类居多，且据农户反映最抗消化，实为备战备荒之物资。吾曾再三咀嚼以究其因果，发觉此菇梗部韧壮如老牛之筋。李子树左侧常生黄色小蘑，其貌不扬，伞顶平坦如板，并有波浪圆形花纹恰似树之年轮。此物大凉，不可多食，否则大泄如注。苦草根下生一零星小菇，大如指顶，微微腥臭，有小毒。闻听十里外之雇农家小女食后不省人事，昏厥于路旁，被一麻脸车夫席卷而去（注：此案于十五天之后破）。有一种怪菇初生洁白如雪，其形如小小芦笋，村姑多爱采集。此菇其名也怪，单单个字如同常人呼叹，谓之‘嘿’。嘿在幼时鲜嫩娇美不可言说，一到老壮即不可食也。其梗枯瘦僵硬，其顶干结鼓胀，观之如老式烟斗，并果真散布出烟油之味。如有毒蛇追来，采一株嘿扔下则可退蛇于片刻。再有一种菇类很像马兰之花，蓝蓝如小灯亮盏，生成一簇。该菇切不可与韭菜配。曾闻一老者食过此等

菜肴，尔后青筋暴起，双目如铃，在街上奔跑三天，逢人便打。有麻斑的蘑菇亦不可食。皆因其麻点为瞌睡虫所啄，啄时留下唾液。食过该菇，必有昏睡，重者再不复醒。有歹人曾将此菇研成干末以备用，做案数起，切望革命群众再加警惕。有一种片菇薄薄无梗，像树叶飘零于潮湿泥土之上，人称其为‘瓜干’。取瓜干炒蛋胜似肉片，因能壮阳，故一般同志多喜之。又有小小蘑菇微小如豆，滚动于烂草之间，颗粒呈红黄，有人多疑为蜥蜴之蛋卵。实际上该豆菇营养超群，以做汤为最佳。惟不足处乃不易保管之弊，脆弱如冰，风光之下稍顷即逝，化为一摊白水。有一菇类其状如小人，头颈胸腰皆俱，乍一看眉目清秀。该菇食时下部必除，不然则骚臭难闻，三日后两股生出红色斑点，历久不消。俺老丁曾在柿树下一青石右侧捡得一片红色圆菇，置于掌上，自觉可爱而久久不忍抛弃，携在袖内。回屋后与鹌鹑合烹，食后通体舒适，肌肤明滑润滋。至半夜心情愈加温柔体贴，追忆数十年与同性异性之各种友谊，热泪盈眶。之后数日，观林中少男少女，皆引为亲生之骨肉，欲怀抱亲近拍打以克尽父泽。我认为此菇必含有益人类之特别怪素，只可惜仅此一遇。吾以为蘑菇一物花花点点，实难遍数，犹如人类。优者如英雄模范，劣者如地富反坏。性质居中者为多，有益无损，聊可充实饥肠，恰似广大群众。当然群众是真正英雄，在此再缀一笔。

至于蘑菇一物是否有性别之分，历来莫衷一是。窃以为万物皆赖此而繁衍，惟菇类可逃耶？否其性别者实为少见多怪之正人君子，躲躲闪闪貌似一生不曾同房。其实大至伟人小至昆虫，原理相通，不必讳饰。君不见有菇艳丽丰腴，生于花草之侧，迎风摇曳，仪态万方？君不见有菇挺直干练，长在石树之间，独立傲视，坚定茁壮？两相比较，不言自明，在此不再赘述……说到林中之菇，虽斑斓无限，然细论也不过七种耳。小砂蘑菇，多产于花生棵下，属菇中珍品。灰包不可食，但老壮之后可敷伤创，堪称一宝。另有柳黄松板、杨树菇及草纸花，皆可炒可炖。需指出惟草纸花一种，稍老则不可采集，食后全身奇痒。最毒不过长蛇头，幼时金黄可混迹于柳黄，人常误食。少则须发皆脱，多则顷刻身亡。如女书记之夫及小野蹄子所食之菇皆是。分辨之法颇难，常用者以舌舔之梗部汁水，如感微麻则速速弃之……”

文太口齿清晰，一字字吐出来，听者无一遗漏。老丁在一旁闭着眼睛，轻轻随音节拍打膝盖。所有人都不响一声，陷入沉思。参谋长在文太停歇时评述道：“这是一部真正的科学！惟一让人担心的是过分深奥，怕是难以普及到群众中去……”军彭打断说：“你该知道这是老丁同志几十年经验结晶，是著作。你们要跟群众讲解。不是吗？”参谋长想了想，点头答：“也是。”女书记评价说文章很好，尤其是开头一句即肯定丈夫是误食

毒菇而亡，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唯物主义的。不过这令她追忆起旧时情意，添诸多伤感。

整个下午大家都在寻找小六。参谋长和黑杆子是有枪的人，这时候持枪在手。老丁怕真的发生了不测之事，也从帐中取下了宝剑。几个人分头在林中奔波，老丁与宝物同走一路。他认为惟有宝物具备嗅觉特长，对它寄托很大希望。林子深处昏暗潮湿，青苔滑腻，各种虫类交错奔走。大河蟹抖着绿毛，举起长钳示威。有大鸟在丛林另一面呱呱大叫，见到人迹又飞上最高的树，像石块一样搁在枝桠上。黑杆子粗粗的嗓子喊叫：“小六！小六——！你奶奶的，跑到哪去咧？”一群乌鸦大吵着从头顶一掠而过。参谋长从另一条小路抄过来，正好遇上老丁，弓着腰建议说，如果仍找不到，他将命令小村全体民兵出动。老丁拒绝了。女书记紧紧跟在参谋长后边，见了宝物急忙躲闪。女书记衣衫不整。参谋长看到宝物向他暗暗狞笑，就用手拂了一下脸，发觉头发上缠了很多蛛丝。文太在远处招唤老七家里，一会儿两人手拉手从树隙间钻出。大家坐在树下歇息。老丁看看天色，用食指小心地抹着剑刃。他说：“我们歇歇脚再找。他必定是藏在林子里……他是逃不脱的。我这里可没有忘记他。我以前告诉过你们，我在这林中一直查访一个仇人——这个人也许早就死了——不过他会留下后代根苗。这个人也是告密的好手，也会买一片化制墨水

的颜色。我琢磨这是那个仇人的儿子。我记住了仇人的脸相……”四周一点声息都没有。整个林子都在倾听。大家互相盯视着，紧绷着脸。

天傍黑时黑杆子发现了一片破碎的蘑菇，接着又看到了一绺头发，发色枯黄，他认出是小六的。黑杆子粗暴的嗓门很快将大家唤到一起。人们在四周勘查踪迹，不久即听到了微弱的呻吟。大家围了过去。

小六蜷曲在一团青草上，嘴角流出了黑色的血。四周全是呕吐物，其中多半是未曾嚼碎的蘑菇，一片片被绿色的汁水连扯着。一股浓烈的蘑菇味儿散发出来。

宝物嗅着呕吐物。老丁托起了小六的头。“误食了毒蘑菇？”小六无力地睁了睁眼。老丁站起来喊：“快快把他抬到合作医疗去，快快！天哩，林中人也出了这事……”他让几个人折树枝，又让几个人脱下上衣，将衣扣系好又穿进袖子，两支木杆做成了担架。小六被抬上疾走起来。老丁一边随担架快走一边说：“小六！你抗住劲儿——一会儿灌上泄药就好了！哎呀，你在林中吃了多少年蘑菇，还辨不清楚。你到底年轻……”小六的黑眼珠快没了。灰中透青的眼白渐渐翻转到正中。老丁让人停下，大喊着：“小六！小六！”小六的手抽搐着扳一下老丁，老丁将耳朵对在他的嘴上。他的声音微弱得没有第二个人听见。然而老丁听得非常明白：

“我不是误食。我是故意……”

小六说完死在了担架上。

有人呜呜地哭起来。奇怪的气味立刻引来林中无数野兽，它们在四周窥视。巨鸟又一次出现了，在最高的大树桠上蹲着，沉甸甸的。宝物绕着担架跑动，不让任何野物接近这儿。它的细绳般的尾巴摇动几次，偶尔抬头一瞥老丁。“毒蘑菇演化出的故事万万千，俺宝物也通晓一二三……无非是革命干部误食毒蘑菇，自古天下美事难两全……这就是民间事那么小小一段，日月风尘埋下了沉冤。”宝物的脑际又飘过了那阵歌声，它一昂脖子，真的向着吹来的林风狂唱起来。

十

林子里第一次死人，这个人的葬礼还算隆重。下葬那天场长兼书记申宝雄领着一帮人赶来了。他们全是上次进驻这儿的调查组成员，因而至今脸上还带有一丝晦气。小屋的人对他们都很熟悉，一个一个上前默默地握手。他们带了一个小小的花圈，中央是一簇鲜艳的蘑菇。参谋长和女书记也带来了一些人。整个葬礼都由老丁主持，老人站在高处，那额头比往日鼓得更厉害了。他历数了死者一生大事，对其乳名及生日时辰都记得一清二楚，令人惊讶。再也没有人比老丁更熟悉死者的了。他呼叫着小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

鸿毛；小六如果晚死几年也许会重于泰山，现在还不行。不过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以寄托人们的哀思。“小六啊！小六啊！”老丁呼唤着，泪水从眼眶中一串串跌落下来。他让黑杆子和参谋长一齐放枪，他们照办了。老丁说今天的葬礼让他想起了战争年代——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啊，那个生生死死的年代啊！多少先烈比如吴得伍同志就是被叛徒出卖身亡——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老人说到这儿扫了一眼军彭，军彭大声喊起了“爸爸”。老丁上前扯起军彭一只手领到众人面前说：“看到了吧？这是烈士留下的一个遗孤。如今他在林场继承先烈的遗志了，他的大号叫做军彭。”葬礼结束之后众人悲切地散去，老丁及小屋的人当晚点起蜡烛，摆上了丰盛的葬后宴。老七家里眼睛红肿地赶来小屋，从怀中掏出两瓶烧酒。老丁一一给人斟酒，摆摆手掌让大家喝酒。他拿起杯子，先洒到地上一点，然后一饮而尽。这是跟小六告别的酒啊，这是多么有劲的酒。肥嫩的蘑菇颤颤地被夹起，抛给了宝物。宝物一下连一下舔着明亮的鼻子。老丁的脸红了，把头转向窗户，背向着大家。文太和军彭叫他，他不应。停了一会儿老人转过脸来，让大家吃了一惊：老人满脸都是泪水。“丁场长！”大家叫道。老丁摇摇头，长叹一声：“小六走了。我越来越孤单。我想他啊！他生前是个贪嘴的人，最后还是害在了嘴上。他该早一天听听《蘑菇辨》。我

还想国家女师，我心里有火！”老丁说着用力揩掉了泪水，蹲在了木墩上，大声喊着：“我早说过，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一个轰轰烈烈的人。我不知死过多少回，最后都是死里逃生。我的命比常人强硬，一辈子是个反叛人。我反天反地反皇上，一生只信服红军。我的朋友如今都在北京和省里，可我不找他们。我依靠的只是一桩：自己的血性。我自小流浪啊，赤脚扛枪到处跑，没有家没有窝，最后才寻到这片林子。这里是我和吴得伍打游击的地方，是我查访叛徒的地方。我老了，可我心里还有火。我要去找国家女师！她一个人在小学校里，我想她。我要告诉她我一生的磨难、一生的故事，我要领她走上革命的路，沿我和吴得伍走过的芦青河往前闯！我要告诉她我和她生死在一块儿，一辈子不分开。国家女师！国家女师！你听不到我一个老头子的嗓门吗？你心硬哩！你是我老丁的人，我要扯上你的小手往前走哩。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有一辈子！等到我跟小六在阴间会面那天，我会哈哈大笑。国家女师！国家女师！你听到老丁的嗓门了吗？你听不到，你再也听不到。我老丁送走了一个年纪轻轻的人，我老丁永久不死哩！”老人呼喊着的，嫌热似的解了衣怀，饮下满满一碗酒。文太怔怔地望着老人，不觉间握紧了军彭的手。后来他终于跳起来，伸出拇指叫道：

“你活得英勇啊！你不甘平庸啊！”

一阵雷声震响了窗户，接着浇下了哗哗大雨。小屋在闪电中摇摆不停，一会儿屋内传出了老人的歌声。这歌声是从一张合不拢的嘴里流淌出来的，吐字不清，音域宽广，一瞬间压倒了雷鸣。老人在闪电中摇晃着瘦小的身躯，啊啊地唱下去。

又是一个黄昏。

宝物蹿跳在水汽淋漓的林子里，一眼看到了小六的坟尖：一簇簇蘑菇顶伞鼓出新土，被夕阳映得金光灿烂。它有些恐惧地闭了眼睛，轻轻地绕过去。当蘑菇味儿渐渐淡了时，它才重新奔跑起来。

暮色苍茫，树影如山。宝物出巡了……

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月写于济南、龙口

你好！本林同志^①

—

有一种鱼会跳。它们好像在同一声命令里跳跃起来，在空中划一道短短的弧线，再落进水里去。这些鱼都很小，长如拇指，而且颜色和荡漾的河水差不多，所以要发现它们也很难。李本林在水里扎猛子，一抬头，就看见了它们在跳。

他先是惊诧地望着，然后就大笑起来。他想起了野地里的蝗虫，人走在田野上，不就有一群群的小东西在你前头跳动吗？有好长时间，他故意在河面上寻找这种跳鱼了。他后悔过去那么粗心，竟然就没有看到！

天近正午，河水十分温和。李本林仰着身子，懒洋洋地用手打着水，闭上了眼睛。他在想怎样逮到这些鱼

——用网是不行的，而且他也没有网；如果有一个硕口儿篓斗放在水里，它们跳起时碰巧也会落进去吧？落进一次就行了，他不要多！本林想到这儿高兴起来。但一转念，又有些丧气：生活中哪有这么多便宜事，就是有，也不一定会落到我本林头上。他想如果把人比作河水里的篓斗，那么自己就是那只最背运的破篓斗了，没有底儿，豁了沿儿，永远也跳不进一条鱼的……他双脚轻轻地蹬水，身子滑溜溜地在水里穿行。

这儿是芦青河入海口。当年的河水在海边的沙滩上旋了几个圈儿才流进海里，给海边留下一个椭圆形的“小湖”。这片平展展的水面没有波纹，像一块镜子。水底也是平的，全是细白的砂粒儿。夏天的河口，太阳蒸腾起一片薄薄的水汽，看去那芦苇、那树林，都仿佛变得遥远了、神秘了。海鸥在那一边，在海的浪印上飞旋着，只偶尔光顾一下这个小湖。淡水野鸭却总是厮守在这里，它们不叫也不闹，很少飞起，成群结队地在沙岸上踟蹰。浅水处的苇荻浓绿无边，一直延伸下去、延伸下去……本林对这里是熟极了的，他知道芦苇的那一边是一片白色的茶花，茶花的那一边，就紧连着一片灌木林了。他曾在那灌木林里砍过柴，并且记得林子里有一味中药：地丁。

他在水里游累了，就将脸侧歪在水面上，看着远处那一片林木遐想了……水在微风里轻轻抖着，阳光从水

面上折回来，老要耀他的眼睛。他已经在这河口上洗了多半天，洗得身上又疲乏、又惬意。有时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要恋着这片水，他常常走着走着，也就来到了满是柳树和芦苇的河边上了。这倒真是个好地方，凉爽，清静，又安全得很——河水只达到他的腰部、胸部，这对于他这个矮个子、水性又不怎么好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他出生在离河口不远的的一个村子里，前些年却很少得空儿来河湾里好好玩一玩。就像出于恶意的报复似的，土地承包下来之后，空闲多了，他就半天半天地泡在水里。他要好好玩一玩了。他两条腿在水中频频地蹬踏，有时还不无滑稽地将一只脚从水中高高翘起，使人很难相信他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不远处的海岸上一直吵吵嚷嚷的。

船在海里撒了网摇上来，人们动手拔网的时候，就发出这种喊叫声。李本林只要听听那声音，就知道上船了、拔网了、逮到大鱼了！鱼是各种各样的，生了黄花的，长了黑斑的，光溜溜的，刺糙糙的……什么怪东西都有。它们一上了岸就用惊奇的、凶狠的眼睛看着这些土地上过活的人，看他们快活的、贪婪的眼神。人群里有男人，也有女人。有的女人并不忌讳光屁股的男人，只知道嚷：“嗨呀！嗨呀！好家伙呀！”——她们在喊那条乱蹿乱蹦的鱼，声音腔调和打鱼的男子没有什么两

样。她们是鱼贩子。还有好多鱼贩子，就停在离渔网稍远一点的渔铺子那儿向这边张望。这都是些男人，是更有经验的鱼贩子。他们就在那儿吸着烟，开着玩笑，只等那些鱼从网中抖出、移到一个水泥平场上时，才毅然地抛了烟卷，瞪起眼睛凑过去。

李本林很少到海边上去，他宁可一个人寂聊地呆在河口这片平平的水湾里，听号子声、叫骂声、讨价还价声，以及大海那哗哗的波涛声。他记得往年的海是寂寥的，没有那么多渔船，也没有一个鱼贩子！海岸上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胆大、勇猛的捕鱼人和买卖人，他多少有些惊诧。

就这样，他安静地躺在水里，让太阳晒那有些圆的肚子。他不想海了，海边的喧嚷仿佛也就退远了。他从水中站直身子时，碰巧踩到了一条小扁鱼。这启迪了他的灵感，他就高高地抬起腿在水中走了一会儿，踩到了一串小鱼。他看看阳光，觉得时光不早了，应该回家了——那个全村最丑陋的草屋就是他的家。

小草屋卧在一排排的瓦房中间，显得特别矮小，就像它的主人站在人群里一样。草屋里现在静静地坐着他的老婆大云和内弟小进。他们总要等本林回去才开饭的。这样有个好处：本林在田野上游荡一天，往往不会空手而归。他衣兜里或者装些花生，或者装些野枣……这些东西掏到饭桌上，也就组成当日饭食之一部分了。

而今本林手里已牢牢地攥住了一串小鱼，这就使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欣喜。

他迅速拧干半长的黑裤，踏上岸来。

他沿着芦荻掩映的小路向前走去。芦叶儿在风中抖着，老刺他的脸，使他不时要停下来。海边的喧嚷声似乎盛于往日，他终于忍不住站在小路上向那边张望。到后来，他竟起意要到海边上走一走，再从海边那儿绕道回家……海滩上的砂子硌着他的脚，尽管他的脚掌上布满了老茧，也还是感到了疼痛。

人群分成几簇站着——这表明那里有几盘刚刚拔上来的网。本林笑嘻嘻的，将自己的一串小鱼在背后藏了，瞪着眼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大鱼。他从这一簇走到那一簇里，一路看下去。人群里也有认识他的，可由于注意力都在鱼上，并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也不想和他们说什么，他知道他们一开口，就有些嘲弄或讥讽的意味，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们才是最聪明的……有一个细高个子的人迎面走过来。李本林开始不在意，后来定神瞧了瞧，立刻呆呆地站住了。

他的两手不由自主地扭紧了半长黑裤，嘴巴张开老大，怔怔地望着越走越近的这个人。

这个人离他只有十几步远了，他在嗓子眼里咕哝了一声什么，撒开腿就跑走了……

二

在村头上，本林突然听到了一阵琴声。他立刻停住脚步，异常惊喜地侧着耳朵细听起来。哎呀，那是坠琴的声音！没有错，那么说是孙玉峰在拉琴了！

本林自己也没法准确地描绘出他和孙玉峰的友谊。

那种友谊真是太久了，太深了。他几乎老和孙玉峰在一起玩，有时半夜了还不回家，老婆大云就跟他骂起架来。本林从来畏惧身材高大的大云，她骂起来时，他毫不反抗，有时还略有腼腆地坐在一边倾听。可是友谊又往往给人以勇敢，本林见大云有时竟连孙玉峰也一块儿骂了，就愤愤不平地站起来，拍着胸脯说：“我怕谁？！”当大云迎上一步时，他又紧接着喊一句：“谁怕我？”……由于孙玉峰的坠琴拉得太好，终于不能够在村里安下身子，最后被海滨一个农场的宣传队招去了。

从那以后，本林也就很少见到老朋友了。

坠琴拉得人心里痒挠挠的。本林明白这个家伙拉琴就是这样，把琴拉得那个“浪”，简直是听死了年轻人不偿命！……他嘻嘻地笑起来，脸庞兴奋地随着飘来的琴声转动起来。

琴声在南风里响着。那边的孙玉峰哪知道此刻的村头上，他的老朋友正虔诚地欣赏着，完全地陶醉了。

本林站在那儿，由于兴奋，两腿老要活动，光着的左右脚轮换地抬起来，去摩擦另一只脚背。他长得矮，虽然腹部莫名其妙地有些胖，却还是显得十分灵捷。他的眉眼、脸庞，全显得不像四十多岁的样子。他的皮肤怎么晒也不黑，只是有些黄；他的头发也有些黄。此刻他笑着，一直露着洁白的牙齿。额头上，折起了三两道深深的横皱，其余全无深皱。如果他一直在这琴声里笑着，他就永远像个年轻人。

又听了一会儿，他迎着琴声大步地跑去了。

一棵又矮又粗的梧桐树下，果然有个人在拉琴。也许是人们都在吃午饭吧，他身边一个听琴的也没有。拉琴的人也四十多岁，一只眼睛稍微斜一点，样子显得有些过分的严厉。他握着琴弓，像握住了一根沉重的铅条，拖出来，再拖出来，手腕上的筋脉都暴起老高。在琴杆（这琴杆竟是又粗又长，像个小锄柄）上活动的另一只手倒灵巧极了，它的指尖扣在弦上，飞快地跑。它跑一次，他的头就深深地低下来一次，像要细细地品味从弦上和琴筒里飞出的旋律。

本林站在他跟前了，他只顾拉着琴。

“孙玉峰啊！”本林大喊了一声。

孙玉峰慢慢地收了弓。他翻了翻眼皮，看清了是本林，忙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

本林知道他本来不会握手的。他这一招肯定是从农

场里学来的。对此本林稍存异议：你怎么也握起手来了哩？你也是跟人握手的人吗？本林从来都把握手看成干部们的事，人家似笑不笑，手在制服袖口上伸平，然后除去拇指以外的四根手指向下一弯，停住了，停着等人去握呢！你？你也学会握手了……本林心里虽然这样想，但最终还是愉快而熟练地握住了老朋友的手，用力地耸动着。他好久没有这样握手了。握手，曾给他好多愉快的想象。

“我在村头就听出来了，再远也听得出，嘿嘿！”

“王八场长！”孙玉峰骂道。

“你拉琴另一股味儿，一点不错，嘿嘿！”

孙玉峰从身后摸出一个鲜艳的太阳帽戴了，又骂一句：

“王八场长！”

本林有些惊讶地盯住了这顶帽子。他的注意力全在这顶帽子上，并没有在意对方骂着什么，骂着谁。

孙玉峰见他没有回应，就推他一把说：“你听不见嘛？——王八场长！”

本林点点头。

“我跟那家伙干架了。我再不去农场了，这回行李也背回来了！”孙玉峰说。

“嗯？不去了？”本林刚听明白，大吃了一惊。

“这家伙老挑我毛病。他懂个狗，排戏也要插一手，

老嚷：‘紧拉慢唱，紧拉慢唱！’气不气死个人。我……”

“就为这个干架么？”

“倒也不为这个……他嫌我老是直眼瞅着女演员——他妈的我不盯住她的口形，能配得上腔调吗？”孙玉峰恼恨万分地拍打着膝盖。

本林抬起头来，眼望着北方那林木的梢头，狠狠地骂道：“王八场长！”

孙玉峰眨动着有些歪斜的眼睛，幸灾乐祸地说：“我一高兴，拍拍裤子，背上琴就回来了！他们排戏可抓了瞎。让他们去想念这把坠琴吧。咱可不怕，咱如今做什么不行？贩鱼、养蜜蜂、开油坊、打草窝^①……做什么不行？”他说到这里站了起来，提高嗓门喊道：“现在不是过去了。我还不稀罕那点儿工资呢。咱干什么不行？咱干什么不发财？！”

本林在他的喊声里，觉得心窝一阵燥热，血慢慢涌上头来。他禁不住也高声地喊起来：“咱干什么不行？咱干什么不发财？！”

孙玉峰喊过之后坐下了。他把坠琴慢慢装进一个黑布套里，然后默默地不吱声了。

本林激动过以后，慢慢也平静了。他首先想到贩

^① 一种软底草鞋，也叫“蒲窝”。

鱼，耳边立刻又想起海岸那喧嚷声，眼前好像又出现了鱼贩子们那睁大了的眼睛，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他觉得贩鱼似乎是不行的。

梧桐树上的知了叫起来。微微的南风这会儿也停了。这似乎是一天里最闷热的时候，他们呼吸起来，觉得热气就堵在了鼻孔上，像棉团一样……他们都坐在树下的一块青石上，一动不动，脚边上，放着装了琴的布口袋。

正在两人沉默的时候，一个高大的女人叫骂着，在街口上出现了。她疾疾地走来，一边用手比划着威胁本林。

本林慌促地站起来，微笑着，向她举起了那串小鱼……

三

如果本林在海滩上没有看错的话，那么那个细高个子就是卢达了。

卢达几年前还是这儿的公社书记，约两年前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的“干部大专班”。他还没有毕业。提起他来，人们还是喊他“卢书记”，几乎全都忽视了他如今是一位大学生这一事实。他修长挺拔的身量，庄重的面容和总是有分量、有分寸的谈吐，在人们脑子里难以

和“学生”两个字连在一起。虽然芦青河边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尊崇着“大学生”，以上大学为荣耀，但觉得卢书记做了“大学生”，这或多或少对他有点侮辱的意味吧！……当本林突然发现卢书记在这海边上溜达时，深深地吃了一惊。他不明白这个人怎么就到海边上来了？以至于跑开老远，心里还在怀疑：我没有看错吗？

他没有看错，那细高个子正是卢达。

卢达有意地避开了人多的地方，一个人走着。他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了十年，这儿的人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先是在这儿做团委书记，后来做公社书记，把家也安在了这片土地上。他在校园里常常思念这儿的海、河，这儿绿油油的庄稼。豆子摇铃了，玉米蹿缨了，花生结水仁了，他都能扳着手指算出来……海风很凉，不知怎么，他今天闻起来，它好像有一股子冰镇啤酒的气味。这味道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但这人群、这喧嚷声，的确是陌生的。过去的海岸没有这么多的人，海中也没有这么多的帆。他记起前几天看过一张报纸，上面有篇写农村变化的文章，题目是《沸腾的土地》。他今天似乎对“沸腾”两个字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白色的砂子反射着阳光，常常耀得人要闭一会儿眼睛。在海边活动着的人，皮肤都是油黑油黑的，闪着亮光儿，像是要流动起来。也有皮肤晒暴了的，白色的干

皮卷起着，一块块使人想起旧冬衣上袒露出来的破败棉絮……他们在砂土上跑动，绵软的砂子使腿脚吃了不少苦头：砂子总是将脚陷进去，吸干他们腿上刚淌下来的汗珠儿。拔网的时候，这腿脚要陷得更深，它在那儿颤动着，好像试探着，要寻找机会扎到土地里去。一个个弓起的脊背，椎骨凸出老高，那么细，那么清晰，使人担心它会在用力的时候折断。一步，两步，沙滩上空出一个又一个深窝儿，后面的人又把这深窝儿踏平，踏出新的沙窝来……

卢达走近人群时，总要默默地看一会儿。他在这黑色的脚杆和一个个沙窝，能联想到“力”、“坚韧”、“耐久”等等字眼。

他想要当你描述它的时候，会用到这些字眼的。他想起现代汉语课上的一位副教授——一位很执拗的老头子。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一丝不乱，讲话时发出一种惹人发笑的尖音。“记住，气流振动声带，在口腔、咽头不受阻碍而形成的音，叫元音……”他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讲课，最喜欢用“莫衷一是”这个词。“争论颇多，莫衷一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他在说“记住”时，神情却是那么毅然、郑重。“记住，根词是基本词汇的基础，它常以词根资格繁衍出一族一族的各式各样的合成词！”“记住，‘蚯蚓’是个单纯词。你硬分开来：‘蚯’是什么？‘蚓’是什么？”老头子讲

到这里得意地笑了起来……卢达不由得将刚刚想到的几个词做了构成分析，他像回答副教授的提问似的，清晰地读出：“力、坚韧、耐久……”

卢达刚刚三十八岁，身躯挺得笔直。他的头发乌黑；眼角上，如果不仔细看，还发现不了那淡淡的几条鱼尾纹。脸色稍微有些黄，但那眼睛却闪着有力的光泽，完全是一双洋溢着生气的年轻人的眼睛。他显得瘦一些，看上去干练、敏捷。一件雪白的衬衫扎紧在灰色的、笔挺的长裤里，这装束不知怎么多多少少透出了一股学生味儿。他再有一个半月就毕业了，如今还是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学校放暑假，他回到家里也呆不住，常常从公社驻地那个小院子里骑上车子出来。他没有什么固定的目标和目的，只想随便走一走，看一看。他常常把车子支到田埂、桥头、小码头、葡萄园边，一个人蹲下来，默默地和这些东西交谈。毫不夸张，这算得上交谈！他和这些田埂、小桥，和这些建筑物、这些园林树木，都算得上老朋友了。田埂老了！小桥老了！对比起它们他实在还是个年轻人呢。他们相对注视，没有言语，却在推心置腹。

岁月真是无情啊。卢达第一次踏在这些田埂上的时候，还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脸上的颜色和朝霞的颜色差不多。一转眼，他头上也可以找到几根白头发了，眼角也可以找到皱纹了。最使人丧气的是他把遗憾和悔恨

留在了岁月里，岁月又没有不露痕迹地将其埋葬掉。当他归来时，一切东西还清楚地存留在田埂和小桥的记忆里。他和它们交谈，显得很沉重。也实在是沉重——他蹲在那儿，有什么东西压得他低下头来，不得不用两用手去支撑着……

他走在海岸上，他是从田埂和小桥那儿来的。

当他发现前边不远处有个矮矮胖胖的人正愣怔怔地端量他时，那个人已经飞快地跑开了。不过他从那个背影上，很快地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有趣的、可笑可怜的人哪，你在今天这块土地上是怎么过日子的呢？——卢达在学校里，有时也从脑海中匆匆闪过他的影子。不会认错的，跑开的就是他！不过他为什么要跑开、为什么要表现得这样胆怯呢？卢达心中涌出一股难言的酸楚滋味。

他一定要去找那个跑开的人！不过，见面时谈些什么呢？

四

结过婚的人常有一种苦恼，这就是老婆没完没了的唠叨。任何一对夫妇里面，男人都曾有过这种苦恼。有的妻子在三十到四十岁这十年间唠叨过；有的在更年期的时候唠叨过；有的心中交织着初孕的喜悦和烦恼，就

不停地唠叨；也有的虽然一生中只唠叨过几次，却也给丈夫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奇怪的是，本林娶了世界上最能唠叨的女人，却从来没有过这种苦恼。

大云的正式名字叫范绮云。

也许有人不信：这个最能唠叨的女人，出生在当时农村里最有教养的人家里。她的父亲就是当地有名的“范老中医”，不仅医道高明，而且熟通经书。他本来想让女儿学点药理，继承他的事业，但慢慢也就明白这是在白费心思。她从小长得就很壮，却没有一个精细的心眼儿，为一点事情就笑半天。她喜欢到田野里去跑动，对什么药书、小戥子、药柜子之类毫无兴趣。老父亲硬将她按在凳子上坐了，大声说：“大黄，性味，苦寒！鹅不食草^①，性味，辛温！……”大云先是睁大了圆眼睛听着，然后拍拍手掌笑起来：“鹅不吃草，吃菜叶去！吃谷糠去！……”她只是笑，赤着脚跑出屋去。

范老中医决定招个女婿。当时还没有儿子小进，他选择一个能够继承事业的人。本林刚刚八九岁，长得聪敏可爱，又是自幼丧母，正好进老中医的中药铺。他先要踩着板凳拉药屉——这是学徒的规矩，俗话说拉十年抽屉，就是一个好中医了。只可惜本林刚刚拉了两年，老中医就去世了！中医铺终于不能再开下去，若干

^① 中药，又名球子草。

年之后，他和嘻嘻笑的大云正式结为夫妇了。老岳母过世后，年纪很小的进也就和他们住在一起了。

这个家庭至今也还是三口人，他们没有孩子。

大云比本林大几岁，也长得比他粗大出好多，自以为有管教本林的资格。小进自然也在她的管教之列。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的艰辛，她再也不那么爱笑了，却换成了无休止的唠叨。她的嘴唇很厚，后来不知怎么慢慢有些发乌，还总暴着一层白皮。无数的过日子的道理，苦闷、艾怨、兴奋、诅咒，都从这样一张嘴巴里飞出来。她的一对眼睛和善而美丽，上面的眉毛扬得轻松飘逸，这使她又有些可爱。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吧，本林对她的唠叨能够忍受也能够消化。她常常骂着本林，慢慢就转向了小进。

共同的命运，使本林和小进连结在一起。当大云骂个不停的时候，他们也就围拢在炕角上做起了什么小游戏：折折纸猴儿，摔摔扑克牌。小进玩输的时候，本林总是很认真地伸出手指，在他的鼻梁上刮一下……小进本来是个很灵秀的孩子，到了十八九岁上，已经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了，可也就在这时，他遭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磨难。后来，他就常常犯傻了。清醒的时候，他依然十分可爱，听话、懂事，只是太像个孩子。本林出门的时候他常常跟在后面。本林笑，他也笑；本林皱着眉头，他就有了莫名的苦恼。大云骂他们：“两个猫头狗耳！”

责任田承包之后，本林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这儿人多地少，全家分了那么一点儿地，做什么去？他喜欢自由、清闲，像匹脱缰的马那样一尥蹄子跑开了。他要“云游四方”，到集市、到田野、到树林，到那些以前想去而没有工夫去的地方。

但他去得最多的，还是芦青河湾。那真是个好地方，绿的水，蓝的天，野鸭儿，芦苇滩。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要到这儿来，这儿对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他童年的时候——他现在还记得那时候，他差不多天天要到河湾里洗澡，他可以算做河水里泡大的人。后来没有机会亲近这条河了，他要和全村的人一起忙生活。他像一条久离清水的鱼一样，感到了焦渴和窒息。他是来河里玩玩吗？来摆脱成年累月的劳动的沉重吗？来打发一个人的孤寂吗？不！他是来亲近童年——他自己的童年！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才去亲近和寻找童年，得到的是带有悲剧意味的欢欣……小进有时候也要跟上他到河湾里来，玩得总是十分痛快。他像对待一个最亲近的伙伴那样，往本林身上捧水、扬砂子。本林教着他踩鱼，他做着这新鲜而富有实际意义的事情，竟然永不疲倦。

当他专心踩鱼的时候，本林就躺在一边的水上，轻松地拍着水波。他看到小进握住一条乱蹦的小鱼那样高兴，也忍不住要笑。人们最熟悉的，就是本林的笑容

了。四十多年的奔波，酸甜苦辣，都没有消磨掉他这笑容。更多地给他痛苦的，倒是在他身边踩鱼的小进——小进常常犯傻，犯了毛病时会跑出小草屋，一连几天不见踪影。本林找不到他就不吃不喝，冒着漫天大雪串村走户，到茫茫的海滩上呼叫。有时他自己也昏倒在雪地了，被村里人见到抬回来……当他每一次历尽辛苦找到小进时，就紧紧地搂住那个不断颤抖的、瘦小的身躯，像生怕他再跑掉一样。小进却瞪着发红的眼睛，用牙咬他，挣扎他的头发。他一动不动，嘴角淌着血，只是搂紧这个躯体……

从孙玉峰那儿回到家里，大云要忙着去做那一串小鱼，也就来不及唠叨了。但三个人吃过饭，那一串炸成焦黄的小鱼也嚼光了时，大云就开始抱怨了。

“你说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也有脸来家吃饭？我爹爹也算瞎了眼，招来你这么个怪物。早知道你这样，招个猫不行吗？招个狗不行吗？……”

本林和小进挨在一起躺着，这时小声对小进说：“猫猫狗狗，一打就走！”小进也嘻嘻笑着学一遍：“……一打就走！”

大云用炊帚刷着锅，很麻利地一甩一甩把水撩起来，等水珠落下时再飞快地用炊帚尖儿一抹。她做活儿很有节奏，唠叨起来也随了这个节奏，使人听起来她是故意一顿一顿地说着话：“你睁开眼、你看看、你东家

西家去转转、贩鱼的、卖烟的、打铁匠、修壶匠、编草窝、绑苇笆、你会做什么、你是白吃货！……”

由于这一段儿说得很连贯，有韵致，所以本林简直是带着一点儿惊讶听完了的。他朝小进伸伸舌头，又咂咂嘴。

刷完了锅，唠叨也就失了节奏。大云站在炕前，开始把手* 在腰上了。她把身子压紧在炕沿上——让人奇怪的是，她的身子往前探那么厉害，竟还能保持平衡！她用下颏指点着本林说：“好样的啊！你也是好样的。你什么不会做？你赶过车，打过马蹄掌，当过医生。什么做好了？捧住了哪只饭碗？老天爷，天底下也没有你这样的男人哪。我不求你当个‘万元户’，我只让你挣来瓦房不漏，和我家原来那幢中药铺子一样！……”

本林听着听着有些困了，他闭上了眼睛。

大云说着说着把脸仰起来，笑盈盈地说：“你什么不会做？老天爷，说起来没人信：你还演过戏，做过‘文艺人’* ……”

本林一生最羞于让人提他演戏的事，这时像被什么戳了一下似的蹦起来。他拧着眉头，恼恨地看了一会儿大云。最后他笑眯眯地、半是商量半是规劝地说：“说点别的吧？！……”

五

吃过晚饭之后，天还没有黑透。夏天的晚霞有时很淡，成一片微紫色，这颜色洁净而透明。只有一两条红云，像刚刚开放的并蒂莲花瓣那般颜色的，被什么力量拉扯得又细又长，穿过一片透明的微紫色。

李本林坐在门口的高草墩上，能够久久地望着西面的天空。他有时坐在这里想好多心事，把多少年的经历，特别是令人愉快的事情，细细地咀嚼一遍。他觉得他过得总算幸福。他没有遇到危及生命的不幸和坎坷，一切都还过得去。老婆的唠叨也只是给无声息的屋子添一些声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些人家买来收音机，也无非是为了添一些声音。

可是近来，本林不愿安稳地坐他的高草墩了。

他要找孙玉峰去！老朋友对本林有一股奇怪的吸引力，他有时想起要找孙玉峰去，简直一刻也不能在家里停留。只要一想起“孙玉峰”三个字，心里就像流过一阵糖水那样舒服。他觉得孙玉峰的话让人服气，一听就懂。自己的话对方也听得懂，听得懂不容易啊！像大云，一起生活快四十年了，她有些话他还听不懂。世上的事情再没有比找一个朋友玩更好的了。所以，有时本林奔出门来，那急慌慌的样子简直像着了魔似的，连小

进也顾不得了，什么大云的呼喊，他听不见！

孙玉峰吃过饭，就及时地避开他的老婆孩子，到一墙之隔的另一处小院里了。这个小院怎么看怎么怪：院墙很高，以至于院里的大小梧桐树从外面看只露几个梢头；一个小厢房靠在墙角上，使这芜杂而显得多少有些荒凉的院落有了灵魂；院墙根下，有坍塌了的兔窝，多年不用了的葫芦架，一排子石桩，还有谁也看不明白的、挖得方方正正的一溜儿黑洞洞……这个院落平常只有本林有资格光顾，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一概拒之门外。孙玉峰就在这里拉他的坠琴，会他最亲近的朋友。如果一般的听琴人来了，他就坐到院子外边的梧桐树下。

本林进了小院时，孙玉峰总在吸他的大黑烟斗。他一大口一大口地吸，往外吐烟时，总要将腮鼓大起来。他看到本林来了，一动不动，就像没有看见一样，那有点歪斜的眼睛，一只盯在烟斗上，一只盯在院角的小厢房上。本林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快，他知道：孙玉峰对最好的朋友才这样呢！他不吱一声，坐在孙玉峰的身边，一边看着他那顶鲜艳的太阳帽，一边等他吸完这一斗烟。

他们的交谈在别人看来也许有些奇特，但他们自己以为都是极平常的。他们也不过谈些风、星星、海滩，或者是白天晚上的琐屑事情。孙玉峰说：“过去有人说

‘风像小刀子割一样’，我还不信。去年冬天抬水泥杆，一出门让风把脸割了个口子！”他说着把帽沿儿歪一下，让本林看那个一寸左右长的疤痕。本林说：“这看什么！我还不信嘛？像刀子，有时也像锥子……”他们没话谈了就仰脸看天，孙玉峰指着一个很亮的星星说：“看到那个了吧？发红了。报上常讲有星星掉下来，我看就是发红的先掉。”本林肯定地说：“那还用说！像苹果一样，熟透了不掉怎么的！”……他们议论起国家的、县里的、村子里的事情，也一致得很。有时根本用不着说话，只是做个动作：孙玉峰用力地拍一下腿，本林也用力地拍一下腿；孙玉峰抚摸着裤子上的皱褶，本林就弹开食指，弹掉了那儿的一撮灰……

他们谈不太久，就要到小厢房里取那个盛了坠琴的黑布套了。这是他们每次会面最兴奋的时刻。

孙玉峰开始拉琴的时候，李本林总要站起来，微微弓着腰听着。无论听过多少次，本林还是那么专注、那么倾心。他咂着嘴，又微微张大了嘴巴，或者是轻轻地跺着足。他在心里说：“这不是拉琴哪！你个家伙！你在搬弄什么神物啊！这哪里是在拉琴啊！”……只有本林懂得它的极大的妙处，只有本林知道它这让人听了哭起来、痴起来和笑起来的声音是怎么出来的。看！看他那四根指头、指头顶儿。你莫要以为它像闹玩似的一颠一倒，那是在搬弄神法儿！一弓子出去，那声音要拐千

万道弯儿才飞出来，年轻人听了就脸红，就心跳，就像有个小毛毛虫在那儿咬似的，又疼又痒！怎么形容这声音？说它好呀妙呀？说它拉得人心里抖呀？全不对。要说得准，只一个字，也除非是这一个字：“浪”！不要以为是琢磨出来的，谁也没有那样的脑筋。这是四根指头在弦上弄神法儿那个人自己，是孙玉峰说的！他说：“坠琴，坠琴可不是别的，它就得拉得‘浪’！……”

他们的友谊就是从琴上开始的。

有一年上闹饥荒，吃不饱饭。村剧团到外村演戏时，不仅吃得饱，还吃得上白面馒头！李本林考虑到肚子问题，就要求到团里跑龙套。谁知这个美差竞争激烈，村干部没有同意。但本林常到剧团听孙玉峰的琴，孙玉峰对他早有好感，就为他说通了村领导。本林在那几年里经历了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好日子，至今也怀念那个时光。后来，因为一段羞于让人提起的原因，他才被赶出了村剧团。

可是本林从那时起就学会了歌唱。不唱，他的嗓子就痒。每天晚上，他总要唱几段。他唱一些有名的剧目，生旦皆可。这天晚上他一开口，孙玉峰就说：“别唱那些腻腔了，来段儿‘听见狗咬’！”

这是本林随口胡编的一小段儿。叙说的是他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本林在果园里“看泊”，就睡在草楼铺上，铺下还拴了一条狗。他到邻近的果园里

玩，突然听到自己园里的狗叫起来，于是赶紧跑回去。一看，铺子被掀倒了。后来他才知道这是邻地“看泊人”的恶作剧……

本林听了孙玉峰的提议，十分兴奋，两手揪住衣襟拉开了扣子。他的小白褂通常钉的是按扣，所以用力一拉即开，并能发出“啪啦啦”的声音，像是为即将开始的歌唱喊响的“叫板”。他唱道：

（白）本林哪！
我听见狗咬，
拿腿就跑，
跑到了铺跟前铺就放倒！
我越寻思越不是个滋味，
到明天不干了！
看泊的对看泊的，
哪好这么胡闹？！……

这是一段孙玉峰和李本林都满意的歌子。不知怎么，本林每唱完一次，心中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孙玉峰放下弓子，也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本林，好像每次唱过之后，他们的友谊都比以前加深了……

拉过一阵坠琴之后，孙玉峰就把它放进黑布口袋了……他重新吸他的大黑烟斗了。他徐徐地吐着烟气，不动声色地望向墙角。停了会儿他说：

“我也要做买卖了……”

本林蹲到他的面前去，看着他沉沉的脸色问：“真的吗？”

孙玉峰望着树隙里透出的夜空，很严肃地点了点头。

“也做做‘万元户’？”

“‘万元户’算个什么。做得好，几万都是它！”孙玉峰一只眼睛盯着本林，使本林觉得事情突然重大起来。

本林吸了一口凉气，久久没有做声。他说：“你总能行的——你贩鱼吧？”

孙玉峰讪笑着摇摇头：“纺麻绳——开个纺绳厂！粗绳细绳，三股四股，运到龙口码头就是宝。先到南山里收红麻，原料是根本！……”

本林呆呆地望着他，惊得说不出话。他在心里喊：哎呀！你个孙玉峰！你怎么想出的哩？这是个高招，一看就知道比贩鱼（鱼有多么腥气！）比开油坊、比打草窝（草窝打得再好，人家买了还是穿在臭脚上！），高出千倍……他这时那么羡慕孙玉峰，心中突然鼓涨起勇气来。他声音低低地说：

“我想……入伙……”

孙玉峰毅然地摇了摇头。

“不行吗？”本林急得站起来。

“不行。朋友归朋友，买卖归买卖。你不是做大事情的人。再说，你又没有本钱。”孙玉峰提起黑布口袋，就要回那个小厢房去了。

本林迎面将他拦住说：“我有买瓦片的三百块，这是我的本钱；我和小进顶一个人，还不行么？”

孙玉峰坐了下来，不吱声了。他磕磕烟斗，突然大声说：“罢、罢、罢！朋友一场，收你入股了！”

本林像喝醉酒一样地摇晃起来，激动地将孙玉峰头上那顶鲜艳的太阳帽给他旋转了一下，哈哈地笑起来……他问：“什么时候去收红麻啊？”

“好事不能迟，明天！”

六

李本林从孙玉峰家里出来，觉得身上十分燥热。他轻轻地扯开衣衫，让南风吹着裸露的胸腹。他手扯着衣襟，两臂张开很大，觉得这样大约能够多收入一些凉风。他就这样张着手臂走下去，步子蹒跚，哈哈地笑着。好像喝醉了一般，两腿有些轻飘，步子急促而细碎，一直向前走去。他要回家去，可又并没有跨进那条走熟了的街巷，而是沿着一条小路走下去，渐渐出了村子……

哦哦！多么辽阔的原野，温厚的、润湿的夏夜。海

滩小平原上，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大片大片的麦子已被收获，那在田野上泛出微微光色的，是那又齐又平的、雪白的麦茬儿。麦茬儿之间该是刚刚生出四五片叶子的玉米苗儿了，它们的最小的直立在中问的一个叶片上，骄傲地挑着属于它自己的那一滴露珠。土地的确有一股厚重的香味儿，它和地脑沟畔上茂长的茅草中发出的透着微酸的香气、和路边树叶上发出的清香、和漫野里飘流着的野花野果的甜香，统统混合在了一起，只有庄稼人才能把它分辨出来。泥土的气息在这没有月光的夜晚里默默地熏陶着它的稼禾、它的树木、它的果实。蚩蚩儿以及各种善于欢歌的小虫都在这个夜晚里尽情地唱起，正是它们不同的、多彩的歌声，才使这夜在显得更加丰厚的同时现出它的层次。没有一丝云气的星空的边沿，那一抹浅淡的、像水墨画上毫不经意点出的一笔，是缓缓升起的暮雾吗？再近一些，那重重叠叠的黑影，是林梢的轮廓，或是真的山影吗？更近一些，那在地面上隐约可辨的弯曲交织的网络，是田间小路还是沟渠土埂？……

一两声鸟鸣响彻夜空，余音只在空廓渺远的星空里停了一小会儿，便紧缩成细细的一线，像抽丝一样地被抽走了。蛙声很疏散地叫起来，而且是十分干涩的，像在没有水的湾渠里发出的一样。伴着蛙声有什么在“吱扭扭”地叫着，“蓬蓬”地响着，那是用轱辘和柴油机

车水的声音了。夜深了，田野上的劳作却没有停止；汗水一天没有汇满沟渠，青蛙一天没有在水湾里歌唱，他们就不会停止劳作。夜色隐去了一切，各种声音又是这么时隐时现的、断断续续的，使人觉得这个夏夜真的是默默的、就要在惬意的温暖和润湿中睡去。但你只要放轻脚步，细心地去倾听，你终会听到一种急促的、甚至是激越昂扬的节奏。你会听到一种在夜露里萌生苏醒的声音，一种骄傲而自信的声音。还有一种呼叫：它透过一层层夜幕传过来，虽然微弱，却仍能感觉到那是从一个强壮有力的肺叶中发出来；你会想象出一个中年汉子徜徉在他的责任田里，像一个将军那样雄心勃勃，步履坦然……夜色太辽远了、太浓重了。在这夏天的夜晚里，你应该走上原野，让夜露湿了衣衫，让热风吹乱头发，去感受和倾听一种节奏、一种声息……

本林并没有在意他走到了哪里，他只是笑着往前走。一双脚磕磕绊绊，那完全是太兴奋的缘故。他好像获得了什么，可是明明又什么都没有获得。他在为孙玉峰的许诺而高兴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他惊讶自己竟然有了这样的勇气，竟然要和另一个人合伙开工厂！他想到这儿又哈哈一笑，得意地闭上了眼睛。

风越来越凉了。李本林走着，猛抬头看到了一片片的芦苇、一湾泛着光亮的小湖！他竟又走到了芦青河湾，这简直有点儿鬼使神差。由于水面是静静的，天上

所有的星星都映在河湾里了，正神秘地向人眨着眼睛。野鸭不知藏在了哪里，水面上没有了一只游动的水鸟。跳鱼没有了。这一面硕大的圆镜此刻显得那么光滑、纯净。

本林在沙岸上蹲下了，他眯着眼睛端详这片发着柔和光亮的水湾、端详着黑黢黢的苇荻。他很想到里面洗个澡儿，洗去这一身的燥热。可是他不知怎么总也没有脱下衣服，跳到河水里。这样蹲了一会儿，他有些疲倦，就在这砂土上躺下来。砂土的温热差不多已经褪尽，凉丝丝的很舒服。他像是就要在这里睡去，仰着身子，两手抚摸着圆圆的肚子。

苇荻里有什么在轻轻地叫唤，发出噗楞楞的响声。本林想这是鸟儿们在捉迷藏，玩那个把戏了。他睡不着，想起了小时候在苇棵子里玩的那些把戏。那时候他们一伙都带了真的渔叉、假的弓箭，在这苇子里面奔跑，搞两军对垒。苇叶儿划破了胳膊，那等于被敌人的弓箭射伤，他们反倒觉得很光荣。这样玩累了时，他们就跳下河道，身子撞起几尺高的水花，去摸鳖，去叉鱼！本林做什么都是好手。他有一次叉到一条大鲢鱼，一直用渔叉高高地挑起，像他们这伙队伍中的一面旗帜……

他不记得怕过什么，正像他不怕河水一样：他可以侧游、仰游、打着滚儿游！……可是后来他长大了，胆

子反而变小了。在队里做活，队长喝一声：“本林，这是你做的好活计么？！”他就身子发颤，急着要躲到人家后头去；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村支书喝一声：“本林，你到集市上倒卖过大白菜么？”他嘴巴翕动着说不出话，恨不得跑到天边去藏起来。就是从那时起，他忘了芦青河，忘了从小玩过来的河湾，游泳的本领也荒疏了；再到后来，他简直憎恨起那些往河边海边跑的人了：正经的贫下中农，怎么能净玩那一套呢？驻村工作队抓住了赶河赶海捞外快的人，他心里也跟着高兴：抓得好！……

不过，本林记起他也有过胆子大的时候。胆子要大，有时也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那一夜他们没有睡觉，举起红旗，呼喊在街头、在田野、在马路上、在海滩上游荡，戴着通红的袖章，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布了他们从今夜开始造反！……本林和好多人一样，脉管里的血静静地流淌多年，那种沸腾的欲望深深地潜下来；当温度适宜时，这个欲望就悄悄地燃烧起来了！

本林怎么也忘不了他们的队伍开进县城的前夜：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推搡着他说：“我委任你——本林同志，为一往无前革命战斗纵队革命战斗前敌委员会总司令！”说完对方就跟他握手。本林听不懂前面那一串字眼儿，可是他清楚地听到了“总司令”三个字，于是赶紧握住了对方的手。……第二天，县城的大街果真有战斗，他

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被飞来的一柄渔叉叉倒了！……伤在大腿上，虽然动脉无损，保住了性命，但还是流了很多血，结下了一个大大的疤拉。他跛了两年。当后来人们回忆往事，把“造反”作为笑谈时，本林已经长好了的腿不由得又要跛起来，一拐一拐地走着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这是他早年跟老岳父学来的惟一的一句古文；之所以能够记住，那是因为“禽兽虫蛇”几个字。他说的时候，脑海里总出现人与虫蛇们搏斗的凶险而又不免有些滑稽的场面……

本林躺在沙土上。往事的回忆使他笑出声来。他寻根草梗咬着，睁开眼望着星星。芦苇沙沙响起来，南风大一些了，本林又把脸转向了这片轻轻荡漾的水了。他想事情也真是神奇：他又回到这芦青河入海口了，又像小孩子一样恋水了。他觉得自己也真的变得年轻许多——人竟能倒换着长：由孩童长成老年，再由老年回到孩童那里去吗？！这自然荒唐，可他却看到了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又回到芦青河湾了！

夜越来越深了。李本林毫不瞌睡。他除非在这水边砂地舒展着仰躺上一天两夜才能够尽兴。他想象不出开工厂会是个什么样子，想象不出到南山里收红麻会是怎样情形，也想象不出大云得知他的宏伟计划会有怎样惊讶的神态？

想到大云，本林突然从地上站起来：把老婆一个人放在家里，深夜不归，这可以么？想到这里，他就毫不停歇地向着村里跑去。

七

早上，本林照例醒得很晚。太阳把窗棂映红的时候，院门被谁敲响了。大云问：“是孙玉峰来了吧？”说着就要去开门。本林先听了听，扯住她说：

“慢。孙玉峰擂门是‘武擂’，这个人是‘文擂’。你先到门口去听准。”

大云用极少使用的钦佩的眼神看了看他，到门口去了。

她问：“谁呀？”

“我。”门外的答。

“‘我’是个什么！”大云两手拄在腿上，从门缝往外望着，嘴里咕哝，“‘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莫进来’！……”

外面的人笑了：“本林同志在家吗？”

大云按在膝盖上的手立刻抖了一下，她慌促地退开一步，又退开一步。她端详了一会儿门，转身跑回了屋里，对在本林的耳朵上告诉：“他说‘本林同志’！……”

本林不吱一声，飞快地穿好了衣服，坐在了炕边上。他的神色十分严峻，一动不动地望着大云和小进。他声音低低地说：“是他来了。我在海边上见过……他……怎么办呢？！”

大云狠狠地跺了一下脚：“‘他’到底是谁？”

“卢书记。这还听不出来！你告诉他我睡了——”本林烦躁地挠着头，“再不，你干脆给他拉开门吧！真丧气，买卖还没开张，大清早就遇上这么个丧门星……”

大云一句也没有唠叨，转身就给他开门去了。

本林随后将全家惟一的一把红漆椅子搬到院中，端正地坐下来。他随着开门的“吱扭”声拖开长腔喊道：“进来的是哪一位呀——”

大云拧着脖子回报说：“本林，真是卢书记来了！”

卢达进了门，几步跨到红漆椅子跟前，弯腰握着他的手说：“你好！本林同志……”

“啊啊，啊啊！”李本林像被炭火烘烤着一样，脸色发红，一边频频点头，一边从红漆椅子上跳了起来。他紧紧握着卢达的手，不轻不重地耸动着，连连说：“你好你好你好！……”

卢达特别注意到：对方的手掌并没有伸离袖口太远，拇指直立起来，其余四根手指向下弯着。这只手的样子、形状，本身就像一个人在低首躬身，彬彬有礼。

能够做出这种态式的人，在芦青河边上还不多，这和握手人那不整的衣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目光停留在对方的手上，久久没有离开。他又发现这指头粗短的巴掌，比过去更粗糙、更添了些伤疤。在他离去的日子里，农村正发生了一连串的变革，这双不算勤奋、也不算笨拙的手又做了些什么呢？它在土地上抓挠过么？它在竞争中拼抢过么？它在烈日下暴晒、寒霜中冻僵过么？正这样想着时，他的手被这只粗糙的手握得微微发疼了。

他知道这只耸动着的手蕴含着好多意味，也只有他能看出这只手在和自己的手交谈着：它先是用力一握，好像说：“伙计，又见面了！”接着它那四根手指的指肚儿在手心里轻轻磨擦了一瞬，那是嘻笑，本林式的嬉笑！它仿佛嬉笑着说：“伙计，怎么样？我什么时候也还是笑……”直立着的拇指，指尖向下点了一下，多像一个人在不怀好意地、带着挑战意味的点头？那似乎在同时问道：“哼哼！你还记得我吗？你又来了吗？怎么，又要较量一番么？！”……卢达这样想着，正要说什么的时候，这只握紧的手松开了。

握过手之后，本林慢慢才平静下来了。他又坐在了红漆椅子上，不停地翻着白眼。

大云把走出屋门的小进推进屋里，然后习惯地抻了腰说：“卢书记，你可是吃官饭摇官船的人哪，有话快

说，莫耽误了俺男人的大事情啊！”

这种不友好的态度卢达似乎也预料到了。他没有对大云说什么，只是看着本林那脸上的皱纹，轻声说：“本林，我在学校里很想念你。我是来看看你，看看你的生活……”

一股热流涌向本林的心窝，但很快又冷却了。他淡淡地说：“生活不孬……”

“你要做什么‘大事情’呢？”卢达问。

本林立刻用警觉的目光看了看卢达，又瞟了大云一眼。接着，他果断地一挥手说：

“这不关你的事！大云，送客——！……”

八

卢达被主人从小草屋里赶出来了。他缓缓地蹬着他的自行车，吃力地爬了一个上坡，在一棵老槐树下面歇息了。他实在蹬不动了，第一次感到全身这样软弱无力。老槐树是生在离开村子不远的路边的，粗大、苍老，巨大的树冠投下一片可爱的绿荫。坐在树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矮小的草屋。

他简直不敢回味刚才的情景。他明白小草屋的主人，似乎也预先知道那个人不会怎么欢迎他。但他想不到会被三两下赶出来！……小草屋啊，还有比卢达再熟

悉这个小草屋的吗？他下乡驻村时，曾经长年住在这个河边的屋子里，因为它是全村里为数不多的小草屋之一，它的主人自然格外受到他的注意，他们后来打过很多交道。多少年了，他无数次踏进小草屋，也曾真诚地帮助过它的主人，但最终还是没有让它改变模样，它至今还是顽强地存在着。就像它的主人一样，穿着不整的衣衫，带着一脸的嬉笑！

他本来准备和本林好好玩一玩，谈一谈。他肚子里装的话可太多了。他并不想去打动谁的心，他只是为了吐出来——很大程度上也是诉说给自己的心灵听的。可悲的是对方连这样一个机会也没有给他，这真有点残忍的意味。卢达望着那在霞光映照下的村子，茫然地点了点头……他承认本林一家做得并不过分，今天和昨天本来就有着因果关系。像哲人昭示过的那样，昨天的一切被生活的链条传递下去，又在遥远的地方凝聚成一股陌生的力量回击过来——卢达现在算是尝到回击的滋味了。他现在想做的、要做的，无非就是扯住那根无形的链条，去追溯过去的生活……

他和本林是怎么认识的呢？

那是他做团委书记的时候，刚刚住到这个村子的第二天。他听说一个生产队长和一个社员吵起来，队长毫无道理地罚了那个社员二百工分；而这个社员是全村里最穷的，住草屋、用破锅。他十分气愤，代表工作队狠

狠批评了那个队长，并带着一口新锅去慰问了贫穷社员。这个社员就是本林，见面时，卢达如同今日一样，也是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说：“你好！本林同志……”

他记得当时的本林是哭了。多少年来，有谁跟他握手啊！有哪个干部跟他握手啊！又有谁这样郑重地喊他同志？！他握着卢达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全身都跟着颤抖……卢达第一次看到这么穷的社员，他惊奇地发现，这屋里不仅是锅漏了，那锅盖也早已裂开了大口子。几天后，他又给本林送来了崭新的锅盖，并着手为他申请救济。

就在他送去锅盖的第二天，一首由本林亲自编成的快板儿传遍了全村。本林为了合拍，也出于亲昵，竟在他的名字中嵌进了一个“小”字，成了“卢小达”——

卢小达，卢书记，
给我本林出了气。
出了气，不算多，
又买锅盖又买锅！
.....

卢达听了虽觉得好笑，但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后来他又听说：这个本林可不是个争气的玩意儿，老岳父给他留下了多么好的家底儿？全被他作践光了！有好的不吃一口坏的，他把大瓦房卖了，净买猪头肉

吃，看看那个吃圆了的肚子吧，至今没有消下去……各种议论都有，概括起来也不过是：好吃懒做，爱耍贫嘴，是个填不满的穷坑！他老婆吗？也好不了多少。

卢达听了十分不快。他是贫农，是农村中最革命的力量，怎么可以这样呢！

卢达决心在帮助他的同时去改造他。卢达坚信本林这样的人本质是好的，搞得不好，成为革命队伍中一股很重要的力量；搞得不好，又会产生很大的破坏性。要提防他，也要敢于使用他。

卢达以后就常常到那个小草屋去，倾听这个最贫穷人家的声音。卢达也是农民的儿子，他懂得日子的艰难。他发现小草屋里的三个人都那么乐观，本林在大云的唠叨声里照常说笑，哼他的吕剧。大云唠叨完了，很自然地就投入说笑。这个高大的女人走在屋里，踏得地面咚咚响，总带起一股飞扬的暴土末子。她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倾听本林的言谈，瞪着一双专注的眼睛，以便从中寻到茬子争论几句。

他们争论最多的是草药，这常常使外行的卢达陷于茫然；但慢慢的，他明白了这种争吵只是一个家庭的“佐料”，并无什么实在的意义。本林说一种草药“味苦，性平”，大云偏要说它“味辛、苦，性温”，还说它“有小毒”……她说时用手拍着桌角，如果本林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就#着腰凑到本林跟前，腰使劲弓着

以便使头颅与本林齐平——只有这个时候卢达才觉得她是可怕的……全家最可爱的要算小进了，这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白皙而文静，一双眼睛明亮而聪颖。他用含笑的眼睛望着他的姐姐、姐夫和卢达这个客人。他实在不像大云的弟弟……卢达感到全家人对他是友好的、信任的。有一次他进门时正遇上大云用勺子敲着锅跟来玩的村里人说话，这使他马上明白了她的那一口锅是怎么漏的了。她敲着锅说：

“看看吧，天底下有这样的好干部么？这是他，卢小达送俺的……”

卢达那一次微笑着退出来。他在笑他的名字竟如此巧妙、如此滑稽地被人篡改了……

这年的冬天，中国农村出现了又一新生事物：合作医疗。村子里原来有一个药铺，药铺里一个老头子，中西医都通晓一些；还有一个中年妇女，会接生、打针、下银针，并附带管账。本来将这个药铺变一下名称即可，但有人提出那个老头子曾经当过几天伪军——合作医疗政治要求高，这怎么行呢？村支书对卢达说：“算了，不要换了，药铺离了他不行的；再说，他其实只当了八天伪军。”卢达坚定地说：“当过一天也不行。我们还离不开一个‘伪军’吗？那么多的贫下中农，像李本林，不可以培养吗？……”

李本林当了医生了。他通晓一点草药，而那个妇女

会使银针。当时提倡“一根银针一把草”，恰如其分。

……

卢达坐在老槐树下，遥望着平坦的原野上那远远近近的村落。他完全沉浸在往事的遐想里了。

太阳升到树梢上了。原野上的雾霭在消散。刚才还显得暗淡的树叶子，现在竟在一片银亮的光点下抖动。

卢达仍要不时望一眼那个小草屋。当他再一次抬起头时，突然发现小屋的门口站了一个身背宝剑的怪人！那人推着自行车，正用力地撬着门。停了一会儿，大云、本林、小进都出来了，然后他们又进门去了。不一会儿，本林领着小进，也推了自行车，跟上身背宝剑的人上路了……他呆呆地望着，十分惊讶！

卢达在老槐树下站起来了。他猜想着：那身背宝剑的人是谁呀？

九

他知道，这伙儿人就要沿着这条路走过来了。他们似乎要去远方。

卢达这时候不愿让他们看到他。但他想看看这几个人……他将自行车推开，推到路边的一丛紫穗槐下，然后坐了下来。

三个人走过来了。本林车子的后座上，坐着小进。

因为要爬这个上坡，他们不得不下来推着车子走。最前边的就是背宝剑的人，还戴了一顶颜色鲜艳的太阳帽——卢达这才明白自己是被这顶小帽子骗了，那不是孙玉峰么！知道了是孙玉峰，也就不难知道他身后斜背着的黑布套里装了什么了。这家伙，远远看去多像背了个宝剑哪！……卢达的目光很快从孙玉峰的身上移开，他发现本林神色严峻，却又透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后面的小进——卢达刚才在小草屋里并没有仔细端详，这才发现他原来十分瘦削孱弱，像个小老头儿一样！卢达脑海里马上又闪过那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那个聪颖漂亮、有着一对明亮的眼睛的小伙子……生活要毁坏一个人真是容易啊。卢达还记得前几年他犯傻之后冲进风雨中的样子，记得他在本林怀里怎样蹬踢、乱咬……他们已经将车子推进了老槐树，卢达看到他们车上挂了一大扎绳子。他们要干什么呢？三个人远去了，卢达眼看着小进萎缩的身影走上高坡，又消逝在高坡的后面……

卢达的目光又转向了村子，转向了那个小草屋。

他在俯视村子，俯视小草屋，俯视过去的的生活。他是经过攀登之后，才来到了一个高坡上。比他高的是老槐树，他十几年前就见它屹立在这里，像一个巨人一样注视着村落、村落里忙忙碌碌的人们……老槐树，你看到了昨天的一切，你记得悲剧、闹剧和喜剧，记得那一幕幕情景吗？你还认识剧中的一个人物吗？他此刻正默

默地坐在你的脚下吗。

……本林当了医生了。村里人为了方便起见，也为了一语道破两位医生职能和技艺上的区别，干脆喊他“一把草”，喊她为“一根针”。“一根针”可以一针见血，而本林只不过是轻飘飘的“一把草”……本林整天穿着一件白大褂，高高地挺着肚子，倒剪双手，满嘴的“陈皮”、“牛黄”、“桔梗”……

大云也经常到合作医疗的小屋里来。她常常占据了本林的办公桌子，跷着二郎腿，当着病人的面和本林争论草药的“性味”……后来她突然不去了。有一次吓唬本林说：“哎！你这个‘短粗胖’（她气愤到极点时才这样称呼），小心我拧断你的腿……”她找到卢达说：“卢书记呀，我家本林变修了……”卢达不知她指的什么，询问的时候，她一拍膝盖说：“瞎，你还看不出来吗？一女一男成天关在一块儿还会好？……”卢达坚持说不会像她想的那样；她则坚持要将“变修”的男人揪回小草屋里，永不准他去拨弄那把草。

尽管如此，本林还是留在合作医疗站里。后来，完全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才使他永远离开了那儿。

那是一个夏天，卢达听说本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常常要溜到那个当过伪军的医生家里去。他听了十分震惊，但又不信本林会做这样的蠢事、会有这样的

胆子。他吩咐民兵暗中注意一下这个事情。结果所传属实。卢达对本林彻底地失望了。正在他又愤怒又怅然，不知对本林如何是好的时候，本林治病出了问题：一个老头子喝了本林配的药之后，抬到公社医院抢救去了！当时正是寻找“活靶子”的时候，哪里寻这样的例子去：阶级敌人利用变质下水的本林，破坏合作医疗新生事物，已经危及到了贫下中农的生命！卢达亲自下达命令——揪出“伪军”，撤掉本林，一根线上两只蚂蚱，一起批斗！……

“伪军”被批斗了，本林被批斗了。当时的卢达很少想到一场批斗对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本林很快落魄了。他成了人人睥睨和取笑的角色。大云在家里更起劲地唠叨他，只是在外面却规矩多了——她自觉地分享了男人的屈辱。卢达也很少来这个小草屋了，他感到改造本林的计划已告失败，本林终于成为一个破坏我们事业的人物……

这是卢达给小草屋投下的第一个阴影。

那想起来令人心颤的、揪心的痛楚，是他做了公社书记第二年的事情。那一年他率领一个工作组驻在这个河边村子里。

事情巧得很，进村时一帮闲人正在街口上晒太阳，站在前面的正是李本林。卢达至今也不明白他当时为何

要握住了他的手，像几年前一样，说了句：“你好！本林同志……”

本林开始时慌促地看着他，看着周围的人；但很快的，那眼神里闪射出了自豪的、优越的光辉……卢达想到了什么，立刻抽出了手。而本林的手还抬在空中，仍像握着什么东西一样，大拇指直立着，其余的四根手指使劲向下弯曲着。四周的人哄笑起来。大家喊着：“本林哪，追上去握！追上去握！……”本林没有动，只是含笑望着卢达率领的一伙工作组往前走去，那眼神里有一种感激，也有一种困惑和痛楚……卢达走开老远了，回头望一眼，见他终于将手放进衣兜里了，但仍站在那儿，向这边望着。他的头发被风吹着，没系扣子的衣襟也飘动起来。

卢达当时的心动了一下。他站下来，很想走回去和他说点什么，但终于没有动……本林是完全的憔悴了，那头发在风中撩动着，多像衰败了的枯草。他有什么话要诉说吗？他想乞求什么吗？卢达甚至想到他会是又要申请救济了。卢达想起这个不争气的、和一个伪军搅到一起的贫农，心中涌进了一股愤怒，他转身沿街巷走去了。

然而他后来却一直没法忘掉这个形象，这个抬起一只手的、头发在风中撩动的形象……

这年的冬天，是他记忆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一个晚上，卢达正在小火炉子跟前烤烟叶，一只眼睛的村治保主任进来了。他报告说民兵在野外巡逻时，抓住了一个流氓，此刻正关在大队部里……卢达赶去一看，立刻呆住了：抓到的是小进！也许他和民兵搏斗过，衣服上有几点血迹，头发蓬乱，冒着汗气。他见卢达进来了，尖叫着“卢书记”跑过来，却被“一只眼”一脚踢了回去……卢达也没有理他，不安地走到了隔壁。他在那儿问清了情况：民兵巡逻到一个场院上时，冻得受不住，想到麦垛跟前暖和一下，想不到就撞见了小进，正抱着一个姑娘……卢达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感到痛心的是小草屋里最让人喜欢的一个人也走向邪路了！离开大队部时他叮嘱“一只眼”，不要动手打小进，我们要改造的是他的灵魂，而不是他的肉体。

想不到第二天卢达住的小屋被三个人围住了：本林不停地喊“卢书记”，恳求放出小进。他见卢达脸色阴沉，就不敢吭气了。但他在屋角蹲了一会儿，突然直直地站起来，大声喊起几年前编的那首快板来，喊一声往前走一步，那眼睛里旋转着泪水：“卢小达！卢书记！给我本林出了气。出了气，不算多，又买锅盖又买锅！……”

他往前走着，卢达就往后退去。他几乎不敢看本林的眼睛了。他心里明白：这次，实在不能像上一次那样帮助本林了。

大云在屋里蹦着，她不向着卢达，而是向着屋梁问冤：

“小进哪，我的好兄弟，是哪副药没有吃对呀？得罪了那些丧门星……”

窗外，伏在窗台上的，是那晚和小进在一起的姑娘。她叫着小进，哭着，用手紧紧地捂着脸。

三个人从早围到晚，卢达一刻也得不到安生。为了摆脱纠缠，他让“一只眼”将小进送到公社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结束后再送回来。办“学习班”实际上是全公社的“坏人们”定期集中受训的一个方式。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后来他才了解到，小进解往公社时，是被五花大绑了的，后面紧跟着“一只眼”和持枪的三个民兵……

想不到两个星期之后，小进放回来时竟变傻了。他一头冲进雪地里，嘻嘻笑着，抚摸着地上的一团雪，又将脸偎上去。本林和大云赶过去，小进就像只雄狮一样弓起身子，牙齿磨动着……卢达是亲眼见了这个场面的。他已经无法帮助本林和大云了。而在这之前，他们是他们命运线上紧紧关连着的人物。遗憾的是他没有送去帮助，却送去了毁灭。

他离开村子后，简直再不敢想象小草屋里的生活。

……一切都过去了。多少年来，当卢达遥想往事的时候，他始终不认为那中间掺杂了个人的恩怨。他信奉

的人生哲学，决定了他要将自己的命运紧紧联系到为之献身的事业上。如果说当时由于他的赤诚而“完成”了自己时，那么他同时却毁坏了别人，给别人留下了永远无法痊愈的创伤、一个悲凉残缺的人生。

卢达的眼睛润湿了。村落模糊了，小草屋模糊了。

他明白，仅仅感到内疚是不够的。他应该帮助本林一家，而就他目前的地位来看，他也许做得到。

十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车儿跑……”

李本林这样唱道。

他和孙玉峰慢悠悠地蹬着车子，并不慌急。出师第一天，蓝天白云，空气清爽，一路上花香鸟语，本林想这真是好兆头。孙玉峰就在他的前头，他直眼瞅着那个鲜艳的太阳帽，就像航船在海里，驾船人常要瞅着灯塔一样。他想孙玉峰真算个乡间奇人了，敢于戴这样的太阳帽。他看到路上的人都向那顶帽子看去，心里不知怎么也跟着自豪起来。他相信紧紧相跟着老朋友，是不会有什闪失的。他相信前边这个老朋友任何时候都是有办法的。想想看吧，跟场长吵架，拍拍裤子就回家，谁有这股子胆气？他敢回来，就必有道理……本林对孙玉峰的崇拜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崇拜大约要追溯到很早的

蘑菇七种
你

好

！

本

林

同

志

时候。不是孙玉峰给他说明进村剧团的时候，还要早。准确点说，他第一次听到那浪声浪气的坠琴调子，就爱上这个人了。

生活中就是这样奇怪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崇拜，至死不渝，却又说不出为什么。

前面，终于可以看到山影了。那是青青的、浓重的一道影子。从芦青河入海口算起，到那个影子至少有一百多里路。这路有上坡，自然也有下坡。“骑车儿三桩乐，顺风、下坡、带老婆”——今天风小，可以不必计较；没有老婆（其实本林的大云粗壮高大，本林也未必带得动）；但“下坡”这一条，他们却常常是占准了的！真畅快呀，两手只管扶正车把，高兴时两脚还可以搭到车大梁上，只觉得两耳生风，飞翔而去。本林在生活中，可极少有机会将身体献给这样的速度，所以他是在颤颤的惊骇中取得这快乐的。他问身后的小进：“嘿！舒服不？！”小进说：“舒服味！”说着两手抄到了本林的白衫儿下边。他很喜欢本林身上这滑润的肌肤，抚摸着，常常把脸也贴到姐夫宽宽的后背上……

公路即将入山了，弯曲也多起来。这条宽宽的沙土公路，两旁栽了茂盛的槐树。槐树上结了嫩嫩的小豆角儿，像一把把小镰刀。有什么鸟儿在树上鸣啭，用歌声送他们一程。沿路的庄稼长得都很好，刚收过麦子的庄稼人闲出手来了，开始在新一茬庄稼身上下功夫了：他

们细细地耘土，用耘锄划掉麦茬儿；然后是间苗，间掉多余的、孱弱的苗子和草；再就是浇水，撒化肥。在这个晴朗的早晨里，人们大多在地里车水浇地。看水的姑娘穿了红的、绿的衣服，将描花的斗笠系在田埂的小树上。她们的头发都是润湿的，像水流一样滚着波浪，披散在圆圆的两肩上。她们各自浇着自家的地，也怪孤独吧，就哼起歌来，互相应和着。太阳升高时，她们就纷纷戴上斗笠，遮去了半个脸，那模样儿全凭人去推想。她们看着水，有时也惊叫起来：为一只从水中游出的大蛤蟆；为一条懒洋洋的蜥蜴；为一根不小心碰了它、惹得它喷起水雾来的蚯蚓……如果她们看到从跟前蹦过的大蚂蚱，就一声不吭地逮住它，掐根草梗串起来，别到斗笠边上——这可是美味呢。

孙玉峰的车速越来越慢了。他的眼睛老往路边上看，有时车子简直就要停下来。本林骑车子的技艺远远比不得孙玉峰，这样缓慢是要倒下的！他抱怨说：

“玉峰哥，这样慢，走不到南山啊！”

“就要入山了。”孙玉峰说着，眼睛并没有离开田野，“再说也不用慌急。做大事情的人没有慌急的。你得学会慢慢来。你以为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哪？也为了出来散散心哩！整天憋屈在家里，耳不灵心不亮！……你看看，从西数第三个姑娘，那个俊气……啧啧！”

本林往路边看了看，见她们都一样戴着斗笠，真不

明白孙玉峰是怎么看出她“俊气”来的……他想孙玉峰的话是对的，散散心再说！做买卖就为了赚钱么？看看这一路上的光景吧，不赚钱不也值得吗？想到这里他越发钦佩孙玉峰了——这个人如何生得这样大的心胸、这样久远的眼光？怪不得人家出来收红麻也要背上坠琴，人家是大将气度哪！

入山了。

他们下了车子，喝了点水，吃了些干粮。但他们并未马上赶路。孙玉峰对本林和小进说：“看到了吧？山根下那些小趴趴屋，山里人都住这样的小屋。他们不比咱海边上的人，不比咱们仨，他们傻气！跟他们做买卖，用不了多少心眼。那些打草窝的，贩鱼的，都是到这里来赚钱的。山里人的钱好赚。到了村里面，可不要乱说乱动，得看我的眼色行事……”

本林点点头。三个人骑着车子，驶入山村街巷里了。

“收红麻* ——”

孙玉峰首先放开沙哑的嗓子，喊叫起来。

本林和小进也像他那样呼喊……街巷里并没有多少人，大概人们都到山上忙庄稼去了。他们这样呼喊了一会儿，只有很少几个老年人打开街门望了望，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后，又呼的一声关了门。本林丧气地说：“山里人更不好对付！”孙玉峰也喊累了，这时就找

块大石头坐下来，拉起琴来。

本林一听见琴声又高兴了。他笑咪咪地瞅着震颤的琴弦，慢慢竟忘了是进山收麻来的，亮开嗓子唱起来。

过路的人停住了；老年人从院里走出来；正做活的也从远处赶来了。不一会儿，他们三人竟给围了起来。孙玉峰的太阳帽儿推到了脑后，有些歪斜的眼睛向上翻着，看着琴钮儿和远处的一个屋顶。他拉着曲子，不断糅合进一些奇怪的过门儿——这使唱着的本林十分为难，他知道今天需要拿出真功夫了。本林这样想着，两手扯紧衣襟猛一用力，按扣儿“啪啦啦”打开了。他短胖的手掌拍打着圆圆的肚子，眼睛睁大，耳朵侧向琴弦。这果然增添了若干的机敏，无论孙玉峰的过门怎么花哨，他都能垫上词儿……人群里，终于有人叫好了。

本林唱到后来，竟能插空儿喊上几句“收红麻
味 ” ——

……

大雪飘飘，年除夕，^①

到俺岳父家里，

（“收红麻味 ——！”）

① 吕剧《借年》唱词，流行山东。

借年去……

没过门的亲戚，难开口，

（“收红麻*——！”）

为母亲哪顾得，

怕羞耻！……

（“收红麻*——！”）

……………

十一

第一次进山，归来时孙玉峰的车后座上绑了三小捆儿红麻——虽然少一些，但毕竟有了收获。他们将此归功于坠琴与歌唱。

一路上，孙玉峰总用一个眼睛看着本林，一个眼睛看着小进。他说：“我真服你了本林，你唱戏还记得收红麻。我不行，我拉琴就是拉琴……不过最好编个收麻的词儿唱，这样唱戏时心也专些。”

本林极为赞成。他想，我会很快编成的……

当晚，本林躺在炕上，午夜以前都是睁着眼睛的，终于编成了收红麻的词儿。

可是，第二天进山唱时，他刚刚开了头，孙玉峰就用长长的过门儿给他赶开。这使本林十分懊恼。这天他们是在一个新的村子里收红麻的，有好多的人围上听

琴。一些上年纪的人一边听一边点头，说：“年轻人知道什么，光知道看电视——那其实是用电照出来的，不是真刀真枪。哪如实实在在瞅瞅唱戏文的？你看这个拉坠琴的吧，准是科班出身，老腔老调的……”他们说这话时声音很大（耳朵聋的人常是这样），满场里都听见。本林见孙玉峰拉得更起劲了，知道是几个老头子的话将他激励成这样——孙玉峰又将鲜艳的太阳帽儿推到脑后了，歪斜的眼睛又向上翻起来，身子摇晃得空前严重！他的琴开始疯狂起来，两个硕大而坚硬的琴钮子像人的脑袋一样左右摇动，那黄铜琴筒常要莫名其妙地从膝盖上跳动起来——这不是拉琴的大忌吗？本林和孙玉峰合作也不是一天了，他深知这是出了毛病。毛病的根源追究起来当然在那几个老头子身上。他们怎么可以用这么大的声音夸奖别人呢？孙玉峰拉了多少年的琴，是有激情的人，拉到激动处，他自己就可以醉死在琴声里，又怎么禁得住年老的人再从旁夸赞呢？！……本林终于停止了歌唱，只是不安地直眼瞅着孙玉峰。

孙玉峰什么也看不见，两眼只是紧盯琴弦。他激动时就是这样。盯上半个小时左右，琴弦在他眼里变粗了，如两支椽子。接上，两根圆圆的粗椽爆开，分化成无数条粉红色的细线；这细线由曲变直，由软变硬，成一片红色的挺拔无比的树林。一只苍老的大手在这林子活动，每一株树都要拨动一下，每一次拨动都发出动

人心魄的乐声来。大手拨动着，像从中寻找什么，又像在费力地攀援。它从红木的树根拨到树梢：树根发音尖锐激越；树梢发音遥远细碎。它于是频频地拨弄，到后来整个儿人都攀到了树上，在红木林里机敏如猴；那细细的、挺拔的红木树经不起一个人的重量，弯曲如弓，像要折断；但与此同时，攀上去的人一个弹跃，又落到另一棵上了……

本林见孙玉峰两只歪斜的眼睛最后凝到弦上了，知道事情严重了。他不知如何是好，急躁地两手磨擦着裤子。在他的记忆中，孙玉峰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过才一两次。他对孙玉峰眼下这个样子，也感到十分惊讶。他想，作为孙玉峰的一个好朋友，袖手旁观是不对的。但怎么帮他呢？喊他停住么？要知道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入了迷，猛地一喊，那会惊出毛病来的……本林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欲做不能，欲罢不忍”，尝到了为朋友使不上气力时的痛苦与焦灼，额角很快渗出了汗珠儿。焦急之中，他突然想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就对着小进的耳朵咕哝了几句。小进马上钻出了人群。

“收红麻* ——！”小进在人群外边轻声喊道。

孙玉峰的弓子在喊声里抖了一下，但眼睛并未离开琴弦。

“收红麻* ——！”本林又在孙玉峰耳旁喊道。

孙玉峰像从一场酣睡中惊醒过来，猛地收住了弓

子，脸上立刻流动起汗水来。他大口地喘息着，有些迷惑地看着本林。

本林索性迎着人群一声连一声地喊着：“收红麻*！收红麻*！……”

人们的目光全聚到本林身上了。

有几个老年人眯着眼睛看着，又交头接耳地说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突然用手一指本林，大声吼道：

“探子！”……

场上所有的老年人几乎同时把眼睛盯在了本林身上，那目光由困惑转为嬉笑，一会儿他们一齐大笑起来，前前后后仰动着身子。

孙玉峰一手提琴，一手抹汗，连连问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本林慌乱地夺过他的琴，扯着他说：“别问了，走，快走！”

三个人避开人群，快步走出了村子。

他们为了歇息一下，在路口的一棵大柳树下坐了……孙玉峰仍在询问：“怎么回事呢？”

本林没有吱声。他用恨恨的目光盯着身后的村庄说：“他们……认出我来了！”

孙玉峰愣怔怔地看着他，终于明白过来……

那还是很多年前，本林在村剧团做出的事情。当时人们都在找东西吃，千方百计抵挡着饥饿，本林为了饱

肚子，求孙玉峰说情到村剧团来了——剧团出来串村演戏，可以吃饱，外村人总想方设法招待他们。本林到了剧团里，只能演兵丁、探子。他的主要作用是摆置布景、搬搬戏装等，要上场时只需扎块红布，简单得很。

但本林却演出了舞台上最好的“探子”！

他长得很矮、很胖，扎着红布从台角登场，就像个肉球一样滚动过来。他呐喊着，手执小旗，说一声：“报！……”舞台下立刻响起一片掌声；他单腿跪地，神情严峻而专注，使人容易联想到军情的危急——元帅说一声：“再探！”他利落地起身，踮腿，一扬小旗，应声而去，又像个肉球一样滚走了。掌声又响起来。人们在台子下赞扬着：“真好‘探子’！”

他们如果看到本林卸了装怎样吃饭，一定会补说一句：“真好饭量！”本林一手攥一个窝窝，一手攥一个馍馍，左一口，右一口，头颅就这样摆动几下，两手里的东西就光了；他接上再攥起两个……

他们在一个村里连演十场，周围十几里地的村子都赶来观看。那个年代里，物质上的贫穷连同着精神上的饥饿，人们哪里是来看戏，简直是跑来大餐一场！剩下最后的一场演出了，山民们费了最大的力气，搞来了白面，晚饭让演员全部吃上了白面馍馍！“探子”上场时，人们都笑他那个大肚子，笑着看这个“肉球”滚过来……但这一次，当他起身，踮腿，一扬小旗子离去时，

突然从身上滚出了几个馍馍！……

山民们终于明白了剧团的饭量为什么总是那么大！他们是饿着肚子来看戏的，这时睁圆了眼睛看着台上滚落的几个馍馍，又好气，又好笑，有些不能容忍了。人们在台下吼起来：“探子！探子！……”

本林当时在台上呆住了，全身不停地抖动。“元帅”灵机一动，大喝一声：“来人呀！”立刻应声上来几个手持银刀的兵丁。“元帅”手指本林怒喝：“给我把这个偷馍的拖下去斩了！”兵丁蜂拥而上，拧起本林就走……

观众这才平息下来，戏继续演下去。本林当然并未被“斩”，但他已被永远开除出剧团了。一场戏下来，这个剧团带着偷馍的耻辱离开了山村……

人们会忘记那个“探子”吗？

……

孙玉峰坐在柳树下，用手捧着头说：

“糟了，这一围遭的村子别想再收红麻了，他们都能认出你！”

十二

二次进山失利，挫去了三个人一些锐气。

孙玉峰一连几天没有领上本林和小进出门。他呆在自己的小院里，胡乱忙一些事情。他很喜欢这个小院，

芜杂的院落，在他看来就是富有的院落。他沿墙挖的那一溜儿洞，这会儿连自己也记不起是做什么用的了。还有那些野扫帚苗儿，生得多茂盛啊，他实在想不起是亲手种上的还是野生出来的；他只觉得可爱，有时揪几把嫩嫩的尖叶，让老婆做菜饼吃……本林领着小进到院里来玩，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去处。孙玉峰指点着小院跟他们说话，那神情，好像所有人都嫉妒过他这小院似的。他说：“看见那些兔窝了么？养鸡行，养兔也行；在海滩上抓住什么野物，放进去就是。梧桐树，最值钱的就是这梧桐树！本林你不知道，板胡——那些有名的歌儿就是它拉出来的——那是用梧桐做的！树下边和乱草里东西更值钱，藏了土鳖子，一个就卖一毛钱，你想想这院里能有多少土鳖子吧！……”

本林和小进神往地看着，终于忍不住用手到树下扒拉了几下，只扒出了一个毛毛虫。孙玉峰不高兴地说：“不是季节！入蛰了！……”这时候他老婆芝芝也许听见院里热闹，从门口探头望着，被孙玉峰看见了，他大嚷道：“探头探脑，和个女特务一样！待会儿还做不好机器，看我揪头就揍！”他老婆赶紧把头缩回去了。他又回头对本林和小进说：“老婆是毛虫，不打不聪灵——这家伙当年恋着我的才貌（我那时可年轻！），赶也赶不走……”

本林一笑。全村里没有不知道孙玉峰待老婆好，也

没有不知道他当年追老婆追了几百里的事情。本林问：“造什么机器呀？”

“纺绳机！就把工厂安在这院里！”孙玉峰[※]着腰说。

本林看一眼小进，完全地惊呆了！孙玉峰的老婆会造机器！他拉上小进要到东院看机器，孙玉峰却拦住他说：“明天起早就来安装机器，那会儿还看不见？……你本林好运气，和我合伙做事情，我让老婆准备了机器，你只等着发财便是……”

本林感激地看着孙玉峰。

“安上机器，接上试车！”孙玉峰对本林挥了挥手，“试车就是试机器，这个我知道你不懂。明天起早就干，你瞧有好戏了。”

“不过……红麻呢？”本林最不愿提红麻的事，但出于全盘的考虑，他还是提出了这个要害的问题。

孙玉峰沉吟半晌，说：“先用那两小捆吧……以后，再说……”

本林怀着一点不安和巨大的兴奋，和小进走出了孙玉峰的小院。“哈哈哈哈哈！”他仰面高声大笑。路上有人看着他，他就冲人家更响亮地笑几声。

他一夜也没有睡好。

早晨，他首先听到的是北风吹过来的一阵琴声。

他慢慢穿着衣服，坐在炕沿上笑着。大云骂他，他

听不见。他在想：孙玉峰啊，你这家伙早晨拉琴也是拉的安机器的事。开始弓子抖在粗弦上，吱嘎吱嘎的，那是把机器从东院拖出来了；以后又揉琴弦了，声音热热闹闹的，准是机器转起来了！嘿嘿！拉琴也拉安机器！本林高兴地猛一捅衣袖，衣袖扯了道小口子。他想：不要紧，不要紧，安机器么，总要撕破了衣服啊，碰肿了腿啊，不要紧！

他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往孙玉峰那儿跑去。

孙玉峰吃过了饭，又接上拉琴。太阳升上树梢，他才放了琴，一拍膝盖：“安机器！”

两个人雄赳赳地向院门走去，他们要到东院拖机器去。可是刚走近门口，门一下子打开了，有个男人走了进来。两个人先是一愣，接上一齐呼喊出来：“卢书记！”

卢达对他们点点头，然后问孙玉峰：“老孙哪，你们要干什么去？”

“试机器！”孙玉峰脱口答道。

本林扭了一下孙玉峰的胳膊：“你！告诉他……干什么？！”

卢达微笑着看着两个人急急地走出门口去，然后回身看这个小院子了……

孙玉峰让本林在门外等着，他自己进去扛出了两个木头架子。这木头架子简单得很，只不过是胳膊粗细

的棍子绑起来的，横着的那一根还钻了三四个洞眼。本林问：“机器呢？”孙玉峰用脚碰碰木架：“这不是吗？”

本林顿时失了兴致。他用怀疑的目光端详着这两个木架，用指头笃笃地敲着……孙玉峰说：“快抬到厂房那边吧，愣着干什么！你以为什么机器都是铁的吗？你错了！能制造出产品来的就是机器！就是好家伙！你没听说‘鲁班’这个大神仙吗？他造的机器哪个是铁的？……”

孙玉峰这一番话，本林立刻高兴起来。他再看那两个木架儿，觉得绑得真是奇巧；还有那横木上的三四个洞眼，那是容易钻的吗？……他们将木架子抬到西院了。

卢达有些奇怪地看着，上前用手轻轻晃动了几下木架子，摇摇头。他见两人将搓成绺儿的红麻拴到架子上，这才明白过来。他说：“用它纺绳吗？这样不行的。”

本林低头忙着，对孙玉峰说：“你不用管他……”

卢达扳住木架儿推摇了几下，连连摇头说：“不行的，你看，老孙，一晃就想散的样子，怎么能用？”

本林从地上跳起来，愤怒中带有一丝悲哀地叫着：“卢书记！你别耽误我们试机器！乱摇乱晃，你这是破坏机器……”

卢达看看本林和孙玉峰，退后一步说：“那你们试

吧，一试就知道。”

他们拴好之后摇起横木来。开始麻络儿松，还勉强摇得好，本林和孙玉峰激动得喊叫起来；可是摇了一会儿，架子就歪斜起来；到后来横木怎么也摇不动了。本林和孙玉峰这才停了手，呆呆地瞅着“机器”。孙玉峰说：“不太行。不过也差不了多少。”

卢达问：“有斧子、锯、铁丝、钉子吗？我会一点儿木匠活，我帮你们整治一下。”

孙玉峰看了看本林。本林建议：“就让他修修吧……”

他们取来东西，在一边看着卢达做起来。卢达一边做活一边和他们说话。孙玉峰讲到怎样从农场回来的事，又骂起了“王八场长”……卢达劝他们多想想过生活的点子，不过不要太急，要力所能及，一点一点来。孙玉峰听着，点着头。本林冲孙玉峰嚷道：“老孙，小心这个人！可不能跟他讲机密的事情！”

卢达停了手里的活儿，看着本林说：“你有什么‘机密的事情’？还不就是收麻、纺绳儿吗？你也太能夸张了！……”

本林和孙玉峰惊讶地对看了两眼，不吱声了。

卢达用了半个上午的时间，为他们做好了两个架子。他们试了一下，觉得真的能行了……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都很高兴。孙玉峰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两下

子，真看不出。”本林说：“这你还看不出吗？早年他就给我做过一个锅盖！”卢达赶紧解释说：“那可不是我做的，那是我代表社里买了送你的……”

玩了一会儿，孙玉峰突然郑重提出说：“我们的机器是你修好的，你是我们的朋友了。我要拉一段坠琴给你听！”

他跑回厢房取琴时，本林对卢达说：“卢书记啊，玉峰的琴可不是谁想听就听的！”说着，他与卢达握了握手。

十三

由于第一次进山收来的几小捆红麻很快用完了，他们就不得不硬着头皮进山去了。

然而这第三次进山，更增添了新的困难：要绕道远行，凡是早年本林登台演出过的村子，一概回避。

孙玉峰走累了歇息时，对本林说：“你看看罢！要不是因为你，我们的工厂早就火火爆爆的了！这倒好，机器有了，原料又没有了！……”

这时候的本林一声不吭。他沉默了。他在想自己多么严重地拖累了老朋友，以及今后怎么去弥补？……小进偎在本林身边，摆着石子玩，见本林很沉重的样子，就停住了。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干粮递到本林嘴边，本

林挡开了。

三个人推车上坡，骑车下坡，赶到村子里已经汗流满面了……在这陌生的村子里，他们能收到红麻吗？三个人先在村边的溪水里洗了脸，然后才踏上街巷呼喊。

像别的村子一样，这里的街上也没有多少闲人。他们喊了半天，只从一个老头子手里买到一小捆儿，而且很贵。最后，他们寻了一个宽绰的、有阴凉的地方，坐了下来。孙玉峰拉着琴，本林唱着，开始有点懒洋洋的——他们也真有点累了。后来慢慢围上了人，他们才不得不振作起精神；再后来彼此都进入了一种境界，不仅振作，而且激动了，使一场的观众都叫起好来。也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正唱在激昂处，小进突然呼喊道：

“收红麻[※]——！”

接上孙玉峰换了个过门儿，本林毅然地扯开了小白衫上的按扣儿。他的眼神又尖又亮地盯住孙玉峰的琴弦，唱道：

（白）收红麻[※]！
红麻本是脏东西，
沤在水里臭烘烘。
放在家里发酸气，
又招老鼠又生虫。
赶快卖给玉峰吧，
他能把红麻拧成绳！

绳子可是好东西，
庄稼人离绳哪能行？
卖猪用它绑猪脚，
余粮用它把口袋封……
快卖麻呀快卖麻，
拉琴的就是孙玉峰！
我叫本林来他叫小进，
是玉峰手下的两个兵！
……

本林唱自己编的歌，自然比平时多卖些力气；又因为所唱全是所做之事，唱起来也特别容易动感情。不仅是山民们听了激动起来，就连孙玉峰听到“我叫本林来他叫小进，是玉峰手下的两个兵！”时，也感动得连连咳嗽起来。他一边拉琴一边望着自己这两个“兵”，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本林唱“我叫本林来”时，是用粗胖的手掌按在心窝上的，使人觉得他无比的忠诚可靠，把什么交给他都让人放心！

果然，在听过歌唱之后，就有好多人回家取来了红麻！虽然没有拿来太多的，但你一小捆他一小捆，竟也汇成了很可观的一堆。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山民们在麻价上并未过多争执，这使收麻人省去了一些本钱。

三个人乐陶陶地将红麻捆上自行车后座，心上有说

不出的轻松……太阳落山还要好久，他们推着麻在街巷里走着，有时也有意无意地喊几声“收红麻[※]”。出山以来的巨大收获使他们沉醉在喜悦之中了。一切都好像那么出人预料。他们转了一会儿，这才想起并未吃饭，于是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掏出干粮。

他们不慌不忙地吃着饭，轻松悠闲，还要插空儿议论几句自己的老婆。孙玉峰掂着白烙饼说：“我那个老婆烙一手好饼。瞧这一包瓢儿吧，谁能数出有多少层？手艺都是管教出来的。有一回她把饼烙成了死面疙瘩，我咳了一声，她吓得连烙十张，选一张最好的送给我吃——跟这张饼一样！……”本林崇拜孙玉峰，但只有关于“老婆”的问题不信服他。不过也不去反驳，而是接上讲他的大云：“大云嘴碎，脾气也不好，可是在吃的方面对我一百成！她哪年里不炖两回鸡我吃？哪回汤里不放沙参？玉峰你不知道，沙参可是一味中药，味甘、苦，性微寒，养阴生津，止咳祛痰，有大补啊！炖鸡就喜沙参！……”

谈着老婆，饭吃完了。孙玉峰咕哝着“找水去”，一个人沿着路边树阴走下去。

孙玉峰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高兴、这样踌躇满志了。他展望着工厂之前景，又想起本林称自己和小进是“两个兵”，心想这词儿编得也真是贴切，自己不就算个大将，率领着兵丁去征讨，即将大获全胜了么？！……前

边有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就离他二三十步，他极想赶上去说点什么。正这样想着，那姑娘回了一下头，使孙玉峰看到了一张漂亮的脸庞。他的心跳了几下，两眼就一眨不眨地看那背影了。他这才发现她长了修长的身材，并且垂着一大束黑亮的头发！他立刻觉得她如果做个旦角，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他紧走几步，终于离那姑娘很近了。

一束黑亮的头发就在孙玉峰的眼前晃动，他不知怎么想到了那沏制好的、松软的红麻来了，于是脱口喊了一句：

“收红麻* ——！”

姑娘惊慌地瞥他一眼，拐进一个巷子里。

孙玉峰也痴痴迷迷地进了巷子，就冲着她那束黑亮的头发嚷：“收红麻*！收红麻*！……”

姑娘跑动起来……迎着面来了个黑黑的山里汉子，他听姑娘嘀咕了几句，就小心地歪侧身子让过姑娘，然后*着腰拦住了孙玉峰。

孙玉峰看看他，手有些颤抖。他很想从黑汉的身边钻过，但黑汉却把他挡住了。他小心地嚷了一句：“收红麻* ——”这已经比刚才喊的低涩多了。他的喊声还没有收尾，那个黑汉扬起巴掌，只一下就把他打倒在地，打落了鲜艳的太阳帽。孙玉峰一个滚身爬起，架起了拳头。谁知他的反抗惹起了对方更大的愤怒，那个黑

汉跺了跺脚，接着用蒲扇般的大手捏到孙玉峰的头上，用力一拧，使他整个儿旋了几圈，并且在旋转中用另一只手作成刀状，不断砍击他的肋骨。孙玉峰的头被刚刚捏住时，就从那手指的力度上知道了远不是对手，于是开始嚎叫起来……

本林和小进正在等水，突然听到了吼叫声。他们终于听出是谁在吼，于是就像救火一般慌急地迎着声音跑去。

孙玉峰一个人倒在巷子里，四周并无一人。本林和小进托起他的头，连连呼唤着。

孙玉峰像永久地睡过去了。两个人不知呼唤了多长时间，他的眼睛才缓缓地睁开了一条缝……

十四

孙玉峰受伤，工厂自然陷于停顿。他们将收来的红麻暂且堆放起来，全力为孙玉峰医伤了。

因为天太热，李本林在西院的梧桐树下搭了个小床，把孙玉峰从厢房里背出来……小进、大云、孙玉峰的老婆芝芝，长时间地围拢着小床。芝芝握着一个芭蕉叶儿，频频地给男人扇动着。孙玉峰闭着眼睛，缓缓地喘气，浮肿的嘴角一动一动，显得有些可怕。有一次芝芝的芭蕉叶儿不小心碰着了孙玉峰的鼻子，孙玉峰就叫

起来：“本林！本林哪！什么时候了你还不亲自动手？”
本林赶紧要过芭蕉叶儿，一下下扇起来……

大云和芝芝老要弄清孙玉峰受伤的原因。她们问小进，小进说不知道。

本林就回头对两个女人说：“是让恶人打的。咱要开工厂，恶人也要开工厂。可是咱们有机器，恶人还没有机器。恶人心一急，就把玉峰打伤了……”

孙玉峰躺在那儿听着，这时睁开那双痛苦的眼睛，看着本林，看着所有的人。

两个女人吸了一口凉气……大云拍打着膝盖说：“天底下真有这么坏的人哪！见了别人发财就眼气！他们单单就伤玉峰，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孙玉峰慢慢地呻吟起来……李本林十分焦虑，最后他把扇子交给小进，然后采草药去了。

他要采些整治外伤的药。

整整一天的时间，本林都在采药……夜晚，本林在孙玉峰的小院里架火熬药了……梧桐树遮去星光，院子里到处是黑黢黢的影子。大云和小进都不在，芝芝可能也被孙玉峰赶开了。院子里十分沉寂。本林故意将火燃得很旺，默不做声地听着柴草噼噼啪啪的燃烧。

孙玉峰在小床上费力地翻动着身子。本林走到了床前。孙玉峰不做声，只是握住了本林的手。

“这都怨我。如果不到那村里去，也许遇不上恶人

……”本林说。

“主要是运气不好。”孙玉峰仰脸望着星星说道，“运气不好啊。你想想，头几趟进山差不多都是空手回的；做了机器，又不好使——这事情原来从开头就不顺利……怨不得你，也怨不得我，是运气不好……”

“运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本林不十分明白。他看着孙玉峰微眯着的眼睛，觉得那样子、那话语，都隐藏着下了什么难以言传的意味……他“哦哦”了两声，又退回到火边去了。

本林捅着火，突然记起了一件事情，这时就说：“你知道吗玉峰？我采药时听人说，那些贩鱼的、种葡萄园的，真有人发财了……村东老锅腰，也快成‘万元户’了！”

孙玉峰大声地咳起来。他咬着牙关说：“我这工厂是散不了摊子的。等我的机器开动起来，老锅腰又算得了什么。哼哼，那个王八场长如果知道我现在这模样，一准会笑。不过没等他笑出声来，我的机器就开动起来了。我已经有了原料！我就不信造不出产品！……”

本林也有些振作了。他提议说：

“明天就开动机器吧！做出一些产品，就运到龙口码头上去……”

孙玉峰赞同地点着头，打断他的话：“让大云和芝芝摇机器，你和小进最后成绳……”

本林不吱声了。他在想：虽然没有推举出厂长来，但如果需要有人当厂长的话，那么孙玉峰就是不容争执的厂长了。想到这里，他对着小床轻轻地说道：“你当厂长吧！”

孙玉峰没吱声。他像睡着了一样，均匀地呼吸着。

柴草燃得很旺，本林还是不时地扇两下子。小砂锅徐徐地吐着白气，整个小院里都弥漫起草药的气味。不一会儿，药熬好了。本林等它温凉一些，就端到了孙玉峰的床边。

本林用嘴吹着药汤，说：“‘花木通’、‘旱莲草’，专治跌打伤，凉血止血清肝热……”

孙玉峰两手把碗端正，然后一饮而尽。他攥住了本林的手腕，久久没有做声。

本林轻轻地挨着他坐下来，有些急促地呼吸着。他不知怎么嘴角老要抖动，于是他用力将嘴唇抿成一条线，用眼角瞟着孙玉峰的脸。

“芝芝她们呢？”孙玉峰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

“不……知道。也许……她们困了吧……”本林断断续续地回答着，连自己也不明白这嗓子今晚是怎么了。

“现在的人靠不住啊，老婆这东西也靠不住。你看我伤成这样，她夜里就不来守我……”孙玉峰长长地叹息一声说，“我这一辈子算起来，就交了你这么一个朋

友……本林哪，你是个懂医的人，你对我要说实话。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好？该死的黑汉！伤了我的元气……”

“几天就好。我包你好。”本林肯定地说。

“让我好了吧。我如果死了，好日子就留到身后去了。工厂会发财的，你记住这句话！谁跟我玉峰做事情，都没有失败的时候。也许咱们一辈子里最好的时候快来了……”

本林神往地仰起脸来，看着树隙里的星星。他喃喃地说：“一辈子……”

本林很少想他这一辈子。他记住的只是当过医生、演过戏，记住的是那时候的神气和欢乐。不知怎么，这个夜晚他却突然想起了过去的一些倒霉事情，想到了他破木板做成的饭桌子，总摆着的那些糠团和野菜……他突然觉得已经过去的半辈子太亏、太亏了！他用一只手握紧孙玉峰的手腕说：

“你快好了吧，我们开工厂！”

“工厂是要开的！”

“我们一准发财！”

“我们差不多已经发财了——不是收来那么多红麻吗？有原料就好说……”

孙玉峰的声音越来越有力量了，这使本林十分高兴。他摇动着孙玉峰的手说：“我、还有小进，都是你的兵啊。你该明白：你是厂长。全村里再也没有第二个

厂长！你还该明白：做大事情就有大磨难，麻烦多，说不定最后能发大财哩。黄连味苦，可是败火解毒的好东西！”

孙玉峰先是不做声，后来就不停地挥动着手掌。本林于是停了嘴巴。他问：“怎么了？”

孙玉峰咳一声说：“你刚才说这些，我全明白。”

十五

三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孙玉峰的小院里点了一盏四方玻璃罩的煤油灯。灯苗儿虽然拧得很大，还是照不透院里的黑夜。在小院的角落里，黑咕隆咚的树底下，都还有人活动着，发出“吭吭”的喷气声。不知有什么夜栖的动物被惊起来，蹿上院墙往别处去了。梧桐树上的蝉被震落在煤油灯的光亮下，噗噗地抖着双翅。人们只是不做声，步子急促地来来去去。这是人们在搬弄麻捆儿、机器，工厂就要正式开工了。究竟为什么要在这个漆黑的夜晚开工，谁也闹不明白，就连孙玉峰也不明白。只是他喜欢夏天的夜晚，喜欢这个小院儿，傍黑时对身边的本林说一句“开工了”，也就干了起来。

两户人家的所有成员都到齐了，大云、小进、芝芝，还有芝芝的两个小孩子。开始他们笑嘻嘻地涌进院来，吆喝着：“开工了！开工了！”大云因为实在高兴，

还伸出小拇指，在本林的耳垂那儿轻轻按了一下……也是孙玉峰在床上厌烦地翻了个身，本林于是大声喝道：“吵个什么！都给我闭上嘴巴！”大家也就默默地做起来。本来大云准备骂本林几句，但她想到孙玉峰身上的伤，也就闭上了嘴巴。

孙玉峰喜欢安静。他躺在床上，看到人们在黑影里奔忙着，有着说不出的快意。

本林和大家忙了一会儿，就一个人蹲到一边熬中药了。当柴草燃烧起来，火苗儿又把整个小院映成一片暗红色时，本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孙玉峰又戴上了那顶鲜艳的太阳帽！他的心莫名其妙地颤了一下……他这样怔怔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跑到了床边上。

“玉峰啊！嘿嘿嘿……”本林叫着，小心地将孙玉峰头上的帽子转动一下。

孙玉峰费力地欠起身来，问：“麻络儿抬完了么？”

“抬完了。”

“机器摆好了么？”

“摆好了。”

孙玉峰眯着眼睛望了望院里，伸出手比划着说：“机器要东西方向摆——这样拧出的绳子长。是这样摆的么？我的头晕，也看不清。”

本林告诉：“是东西方向摆的。”

“哦哦，”孙玉峰点点头，“那么开机器吧。”

机器动起来了。

本林走过去，对大云小声说：“……以后，什么都要听厂长孙玉峰的。”

大云笑着拍打一下手掌：“芝麻粒大的工厂也有厂长！”

芝芝停了手里的活儿，憎恨地看了一眼大云。

本林将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伸出来，狠狠地朝大云指了一下……

“天*，我什么没见过……”大云说着，暗中也用手势威胁着本林……

机器吱扭扭地响着。

大云和芝芝站在两端摇着横木，小进领着两个小孩子搬运麻络。横木磨着铁条儿，发出一种尖尖的声音。

暂时没人吵什么了。

本林# 着腰在转动的麻络间走着，一会儿低下头捏弄几下。他望望在两端摇横木的大云和芝芝，吆喝着：“东慢西快！”再不就说：“西快东慢！”有时他把小进也领进麻络儿中间，指指点点地说：“小进哪，用心学，技术都在这上边了！……”

孙玉峰一直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的工厂。在他的记忆里，此处小院落从建成那天起，今夜是最红火的时候了。连他自己也不敢想象这个小院里竟会做起这么大的事情来。他回忆着他如何经营了这座小院，极力要回忆

起何时栽了那几棵树，何时竖了那一排莫名其妙的桩子。他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的人，目光远大，能够期待，也能够忍耐。蜘蛛在树空间牵了网子，他不理睬；黄鼠狼跑进来做窝，他也不理睬；兔子窝塌了，葫芦架子朽了，他都是任其自然。他亲眼见树根下的青草钻出来，又随着秋末的来临，在他的琴声里枯死下去。他对这个小院有说不出的喜欢。他几乎不愿让任何人来院里分享他的欢乐。小院子可以说是一直荒废着，也可以说一直充满了生机。它在今天派上了这么重大的用场，决非偶然。孙玉峰觉得好像出自什么天意似的，这小院荒凉了几十年，几十年什么也没有做，它原来在等待着开一个工厂啊！……想到这儿他得意地笑了。

李本林看了看孙玉峰，就到院角的小厢房里取来了装着坠琴的黑布套，放在了孙玉峰的身边。

孙玉峰带着伤没法拉琴。可他还是将琴抽出来，抱在胸前抚弄着。他将拇指按到弦上，用力一拨，发出“嗡”的一声。他说：“多少天没拉这东西了，我的手老痒老痒……”

本林深有感触地点着头。

孙玉峰想起了什么，脖子往上拧着，愣怔怔地说：“那个人呢？”

“谁？”

“那个卢书记——好多天没见了。”

本林撇撇嘴：“他不来也好。我很反对他。”

“我不反对他。他是个老实人，还帮我们做机器。”

本林不认识似的看着孙玉峰，惊呼着：“哎呀！你还说他是‘老实人’！他就差没把我吃了……开始我也把他当‘老实人’，我还跟他叫‘卢小达’……这小院可再也不能让他进来了。”

孙玉峰用手按了按头上的太阳帽，没有吱声。他这时瞅着坠琴，突然坐了起来。他指着那两根琴弦说：“看看，像不像机器上的那两根麻络儿！”

本林端详着，嘿嘿笑着：“真像两根麻络儿，真像架纺绳机呀……”

孙玉峰略显歪斜的眼睛盯在琴弦和琴钮上，然后伸出粗粗的食指来，在弦上使劲拨了一下……

大云正专心摇着横木，只听到“嗡”的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断掉了一样。正这样想着，手里的横木猛地一震：拴在铁条上的麻络儿断掉了！她看了看对面的芝芝，见她并没发觉，正看着自己的男人摆弄琴呢。大云气恼地一掀机器站起来，大着嗓门喊道：“天生没出息的东西，开机器也不忘瞅男人！这工厂要能开好，算我大云眼长到脚后跟、嘴长到后脑勺上了！……”

十六

这天早上，卢达要到龙口镇去看望一个朋友。当他骑着自行车路过河边村子时，在一个巷子口遇到了一群围拢着的人。人群中有人夸张地放尖了嗓子叫着，有人哈哈地大笑。卢达觉得奇怪，也就围了上去。

人太多，一时看不清里边的事情。正这时，突然从中间抛出一根绳子来，有几个年青人攥住一端，嘻嘻笑着往外拖。绳子绷得很紧，可慢慢还是拖出来了：另一端竟缚在一个矮矮胖胖的人身上，他敞着衣怀，两脚硬硬地拄着地皮，人们一用力，他就往前蹦一下，骂年青人一句……卢达一眼就认出是李本林了！原来他身上斜挎了一大卷绳子，年青人跟他闹，揪出一根绳头就往外拖……李本林往前蹦着，当身体就要失去平衡的时候，他巧妙地抱住了眼前的一个人，然后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着，当凝神看了一眼他抱住的这个人时，立刻就惊住了。他嗫嚅着：“卢……书记……”他要撒手退去，卢达却将他给抱住了。卢达知道那些拖着本林往前蹦的人并无恶意，可他还是有一些激动。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本林，两臂有些抖。

人们也都认出了卢达，于是慢慢就散去了。巷子口

上，只剩下一个小进，一辆“永久”牌破自行车……卢达问了他们几句，很快就搞明白了。原来本林今天要和 small 进到码头上送“样品”去，本林背着工厂的第一批产品，忍不住心里的激动，就在巷子里多兜了几个圈子。很快有一些人围住了他——不是本林，而是本林他们制造的绳子引起了村里人的好奇：这绳子倒是崭新的，略显得有些僵硬；由于红麻没有沤制得好，绳子上满是黑色的硬壳；特别让人发笑的是一节粗一节细，有的地方不知怎么就突然地纠结成一个瘤子，看去像一条吞食了鸡蛋的蛇……卢达的目光落在这绳子上，眉头不由得皱了一下。

本林耐心地将揪散的绳子顺理好，又像佩挂一条荣誉绶带一样斜挎在肩膀上了。他扯上小进，往卢达跟前走了一步，仰脸看着卢达笑了笑，然后伸出手说：

“对不起卢书记，失陪了！……”

卢达的手刚刚动了一下，就被对方紧紧地握住了。本林用力地耸动着手掌，连连说：“失陪了！失陪了！”

他将三个字咬得很重，这终于使有些惶惑的卢达明白过来：他要上路了。卢达咀嚼着“失陪了”三个字，觉得十分可笑，但他还是没有笑出来。当本林的手掌刚刚松离时，卢达赶忙告诉：“我正好也要到龙口去，我们同路了。”

本林满腹狐疑地看着他，然后让小进坐到后座上，

快快不快地跨上了车子……

卢达一直和他并行着。他想和本林说点什么，本林却总要把头扭到一边去。小进搂紧了姐夫的滚圆圆的腰，像睡得舒服的孩子那样，闭了眼睛将头贴靠在他的后背上……卢达看着小进，心头慢慢泛起一些酸楚。如果没有算错，那么小进今年该有三十岁了。猛地看去，这还完全是一张孩子的脸，可离近了看，你可以看到那一条条皱纹、一副没有光泽的面庞。你会觉得他有些早衰，不由得去想象他这样的年青人的生活……卢达极力把目光移开，移到本林身上的那卷可爱的绳子上。他问：

“本林同志，工厂开工好多天了吧？”

“……我听见狗咬，抬腿就跑……”本林哼起了奇奇怪怪的调子。

“本林……”卢达大着声音又叫了一句。

本林歪过头来，却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公路上一个拖砂耙子的老头儿，笑嘻嘻地说：“这活路好哇！这活路多松闲，拖拖拉拉往前走就能挣钱，还有看不完的光景儿！嘻嘻……”

卢达不做声了。

又走出一截儿路，本林突然提出要到路边村子里找水喝，让卢达等他一会儿，然后将车子拐到一条小路上去了……

卢达还等得回么？

本林刚将车子拐开，就偷偷地捂上嘴巴笑了。

他飞快地蹬起车子，穿过一个小村，沿一条小路往龙口镇去了……他心里终于轻松起来。他想这一段机智的脱险也值得回头跟玉峰叙说了！一想到病体痊愈的孙玉峰，本林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

卢达开始还以为他会归来的。他一个人蹲在树阴下，看着本林羡慕过的养路老头儿拖着砂耙子一趟趟地从身边走过，一边耐心地等着本林。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终于明白本林会是撇开他往龙口码头上去了。“他是故意甩开我的！”他这样自语着，慢慢跨上了车子。他一路都在琢磨着这种特别的狡猾，不住地苦笑。

到了龙口街，找过朋友之后，天已近午了。卢达吃过了饭，然后就要往回走去。可他蹬着车子，竟不由自主地到了码头上——本林说过要到码头上去——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心灵的最深处也许埋藏了一双眼睛呢，它老要去注视本林的生活……卢达想到这儿心里有些沉甸甸的，仿佛觉得这自行车也不愿往前赶路了，它早该上油了，那么沉、那么涩。

码头外面的人乱哄哄的，简直有些吓人。各种各样的个体户都在用自己的嗓门喊叫着；有的莫名其妙地竖起一杆高高的木杆，木杆的顶端再拴一块红布，仔细些

看，才知道那红布上写了广告；做油炸果子的油锅永远沸着，卢达站在远处看去，心都是灼热的！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头颅用力地往前探去，再探去，好像要用嘴巴去衔住什么东西似的；他们在呼喊，呼出每一句话时，都要同时将三根手指捏紧，往前用颈儿一推……不知怎么，卢达在这让人晕头的呼叫声里变得忧郁起来，他真担心圆圆胖胖的本林会被这些人挤扁、踩倒！

他四处寻找本林和小进，都没有发现。当他要失望地离开时，才意外地看到了他们：坐在僻静的一个角落里，四只手握紧了那卷绳子，垂着头，沮丧极了……他走过去，站在了他们跟前。

本林并没看到他，自顾自地骂着什么：“臭东西，这个死猫烂狗！这个蝎子尾巴！……”他骂着，猛抬头看到了卢达，就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卢书记！”

卢达挨着他坐下来。

“这些商贩，没有一个好东西！”本林说。

“怎么办呢？”

“哼！原来都是讲好了的，我们纺出绳子，他们收购装船，如今眼一翻就不算数了！”

卢达拿起绳子看着，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样的绳子哪个商贩也不会收购的。

“多好的绳子啊！纯麻的，拧得多紧……”本林用手抚摸着绳子说。

卢达终于忍不住了。他说：“这绳子……是不错。不过还要在质量上……下功夫……比如，让它粗细变得一样……”

本林惊愕地昂起头来。他愣愣地看了卢达半晌，说：“质量还能再高吗？还能高到哪里去？！”说完就深表怀疑地摇起头来。

卢达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只是久久地看着这一些绳子。

本林却从卢达的眼神上看出了一些睥睨和烦躁。这使他立刻气愤起来。他想人哪，就是这样的怪物：没亲身经历的东西，总说是不好。就像小孩子一样，自己生的才好。他卢小达没有亲手造这绳子，当然看不起的！他就不知道孙玉峰的威力，就不知道大云和芝芝怎样摇那横木：吱扭、吱扭……如果说绳子在粗细上还不够很匀的话，那也只是怨玉峰的小院不平整，纺绳机往前活动时，老要一磕绊一磕绊的……

卢达这时想起了什么，就建议说：“到海边上卖卖看吧，拉网的人使绳子多，也许能推销一些……”

没等他的话落地，本林就兴奋地站起来。他连连夸“好主意”，扯上小进的手就走，也顾不得把卢达一个人撇在那儿了……

本林急急地赶路，往海边上奔去。

他望得见蓝蓝的海水了，听得到沸腾的人声了。

他一看到那些身体晒成黑红色的人群，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感，他后悔没有领上卢达一块儿来。他对小进嘱咐道：“到了人群跟前，你来呼喊罢！”小进点了点头。

可是没等小进开口，人们就笑嘻嘻地围上来了。

一个海上老大问本林：“卖绳子来了吗？”

小进迎着老大耳根处喊了一句：“卖绳子* ——！”

一伙儿人都笑了。人们一齐来捏弄这绳子，说：“真好手艺！本林哪，这得进口的机器才制得出吧……”

本林从他们眼神上看出这是嘲笑。他对这帮人的眼神可是熟悉极了！他正思忖着用什么话来还击，人群中突然有人喊着：“本林，瞧我用这些绳子练个功夫你看！”说着站出来一个胖胖的青年，抓起绳子就往自己的胸脯上、腰上乱缠……人群嬉笑着往后退，一边嚷：“这小子会气功啊！”

大家退出一个圆圈儿看着。只见胖小伙子将绳子缠足三圈以后，就请人打了死结。然后，他握起拳头，满脸红涨，啊啊大叫，两臂一炸，三圈绳子在胸脯上“啪啪”断掉了！人群鼓起掌来，大笑着，推簇着胖小伙子走开了。

本林和小进呆呆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本林想：虽然糟蹋了一些绳子，但毕竟开了眼界！他还是第一遭看到这么有功夫的人哩！

这时有人拍了一下本林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海上老大。老大哈哈笑着说：

“还是回去提高质量吧，这个样子没人买的。再说如今海上大都用尼龙绳子了。你以为他真会气功吗？是你的绳子太糟了！……”

本林看看断掉的绳子，吸了一口凉气。

十七

孙玉峰又坐在梧桐树下拉他的坠琴了。他把鲜艳的太阳帽推到后脑勺上，低下头来。他拉琴入了迷，总要把头用力低下来，像要埋入两股之间。他要捕捉琴弦上的声音，还要捕捉弦外之音。每一支曲子都让他想起好多的往事。他想起这黄色的琴筒是怎样在他的腿上颠簸了这些年的，想着想着就感叹起来。他又把这些感叹糅进弦里去。他模模糊糊记起他走过好多地方：有一次坐船到桑岛上去演戏，半路上差点儿淹死。如今梧桐树下活动着的这个生命，就是那一次捡来的。

拉琴，能使他忘掉眼前的事情。

眼前的事情太不愉快了。绳子卖不掉，大云和芝芝又老要吵架。他一怒之下把机器和红麻都堆到了院子角落里，将所有的人都驱赶出这个小院！他说：“工厂非整顿不可了！”

他整顿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拉琴。

小院子又恢复了多年来的寂静和安谧，这使他十分欣慰。夜晚，他有时放了琴，安静地坐在树下享受着一片清凉，倾听着院里各个角落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是那么亲切！有什么东西在草堆里拱动，发出沙沙的响声，肯定是那只胖胖的刺猬了；一阵哗啦啦的骚动，必定是那群老鼠无疑了，它们几天来被工厂搅弄得不知躲到哪儿了，如今归来了，多少也算一桩值得庆贺的事情；蝙蝠飞来飞去，各种小虫虫也都频繁地活动起来……这一切声音孙玉峰都喜欢听。这个小院里住了好多“家族”，这点儿只有他一个人清楚。他听着各种声音，无声地微笑了，笑得十分惬意……

他拉琴时，只有本林可以走进来。

本林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不说话，也不歌唱。工厂正处于整顿时期，人人心情都不免有些沉重。他只是坐在孙玉峰身边的一个草墩上的，看着那弓子在琴筒上拖来拖去，溅起一股股松香的白烟……他觉得孙玉峰在拉琴时要花费以往双倍的气力，他不知握弓子的这只手腕要承受多少痛苦：使劲勾着，筋脉暴起老高，整个儿显得苍白、僵硬，他想如果抚摸一下，一定会是冰凉的。它缓慢地、有些笨拙地来回活动着，像是负载了什么重压。是的，是负载了重压啊，这重压来自一个需要整顿的工厂。它又像被什么束缚着而不能舒展，只得这

样扭曲着。是的，束缚它的就是那一节粗一节细的绳子了。

本林想，如今工厂的难处是不说自明了的，全村的人没有一个会不知道！孙玉峰已经用这琴声告诉全村人了。瞧他的弓子一顿一顿，琴声也就一顿一顿，那不是告诉人们纺出的绳子一节粗一节细吗？弓子乱点戳，各种声音都从琴筒里挣挤出来，那不是告诉人们大云和芝芝在吵架吗？

“唉！”本林一想到大云，忍不住就叹息了一声。

孙玉峰也将弓子停住了。

这会儿他们都听到了隔壁里传来一阵大似一阵的争吵声，原来大云不知什么时候又来找芝芝了。孙玉峰和本林正要出门去，她两个人已经挣扯着往这边来了。孙玉峰威严地一指院门说：

“本林，快去上栓！”

本林箭一般冲向了门口……一霎时没有了声音。不一会儿，大云怒喝起来：“你这个‘短粗胖’！你是守门狗吗？”

孙玉峰一听大云跟男人叫“短粗胖”，知道她是真的发怒了，禁不住转身去看：大云已经推开本林，弓着腰跑进院里，由于一只鞋子是拖在脚上的，所以跳起来一拐一拐的。她好像没有洗脸，那灰污是再明显不过地挂在鼻子两侧。一撮头发咬在嘴里，这会儿为了说话方

便，她用手把它抵到头上了。她喊着：

“孙玉峰，你可是当家的！我今天只问你一句话：我们合伙开工厂，我家是不是入了股金？”

孙玉峰歪斜的眼睛眨了眨，一只盯在大云脸上，一只盯在刚刚进门的芝芝脸上。他不解地问：“怎么咧？”

“怎么?!”大云的手往后一抡，“你那个贱老婆说是白养活了我们！为开工厂，本林买瓦片用的三百块钱都拿来了！再说，机器是芝芝一个人开动的吗？白养活我们？说这样丧良心的话不怕遭雷打吗？……”

芝芝凑了上来：“雷专打你这样的！”

大云将拖拉在脚上的鞋子甩开，然后扑向了芝芝……她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一时谁也解不开。她们在院子里滚动起来，当滚到孙玉峰跟前时，孙玉峰就顺势给了她们一脚，她们于是向别处滚去……

本林惊呆了。他恐惧地叫着：“玉峰！……”

孙玉峰两手*腰，怒目圆睁。

本林说：“工厂真正需要整顿啊！”

“整顿个狗！”孙玉峰把鲜艳的太阳帽揉皱了握在手里，看着她们两人在地上厮打。

大云和芝芝又滚到了红麻堆上。滚动了一会儿，她们突然没有声息了，坐在麻堆上，一齐抹起了眼泪……孙玉峰和本林有些疑惑地对看了一眼，跑过去一看，立刻傻了眼了：

纺好的麻络儿全被老鼠咬成一节一节的，已经没法用来做绳子了！多大的一堆麻络啊，如今全被老鼠毁了！

四个人定定地站着，一声不吭。小院里静极了。

突然，孙玉峰把太阳帽一抛，弯腰搬起一个木架子（即机器），高举过头，恶狠狠地摔下来……木架子碎成了几块，芝芝大哭起来。

孙玉峰用手指着大云和芝芝：“给我滚出去！永远也别回来！工厂，不开了！……”

两个女人还在犹豫，孙玉峰又怒喝起来，她们终于哭着跑走了……

两个男人颓丧地坐在了潮湿的地上，一声不响地坐着。

几片树叶儿飘下来，落在了他们头上。他们一动不动地看着脚下的泥土，彼此都听得见呼呼的喘气声。停了一会儿，孙玉峰长叹一声说：“工厂也就开到今天吧……”

梧桐树上的群蝉一齐鸣唱起来，那声音竟如此尖厉刺耳。它们叫得好欢畅、好热闹，本林真不明白在这个倒霉的夏日里，究竟还有什么令它们高兴的事情……两棵幼小一些的树木间，一个像橡子豆那么大的蜘蛛正伏在一张大网上；有一个小蚂蚱从地上弹起来，正好粘在网上；它于是挣扎起来。黑色的、僵死般的蜘蛛蠕动

了。它伸开长腿，踩着网丝，颤颤地往前走了……本林看了孙玉峰一眼。

孙玉峰嘶哑着嗓子说：“我说过，事情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你想想吧本林，收红麻不顺利，跑了多少冤枉路；后来总算收到了，又遭了黑汉的暗算；再后来，制造的产品商贩不要了，连渔民也不要！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顺利了，这简直是捉弄人！……”

本林补充说：“还有个不顺利的地方：机器刚造出来时，不能用……”

“这简直是捉弄人！”

“谁捉弄咱*？”本林不太明白。

孙玉峰摇摇头：“谁都捉弄咱！”

“咱们这回是发不了财啦！”本林终于失望地说。

“让那些龟孙子发去吧！那个老锅腰不是也快成了万元户了吗？让老锅腰不得好死！让海边上那些拉网的贼大胆都喝喝海水才好！咱们喝酒！……”孙玉峰从地上跑起来说道。

“他们，”本林指点着门外说，“那些发了财的，全都是奔资本主义去了，玉峰啊，他们都没安好心哪！”

“他们都是特务！让他们喝喝海水才好，我们喝酒！……”孙玉峰真像喝了酒一样，身子有些摇晃，步子踉跄着向院角的小厢房奔去。

本林转身的时候，清楚地看到了孙玉峰的眼角有一

滴泪水。他的心里一抖，大喊道：

“玉峰！”

孙玉峰没有吱声，径直向着厢房奔去……

他真的从厢房提出一个酒瓶来。他向本林举起瓶子：“咱们喝酒！”说着，先饮了一大口。

孙玉峰放下酒瓶就拉起琴来。他的头垂向两股间，一双眼睛又紧紧地闭上了。他只是不停地拉、拉……两个硕大的琴钮疯狂般的摇动着，黄铜琴筒又在膝盖上跳动起来。

本林拿酒瓶的手老要抖动，但他终于还是把瓶口塞到了嘴里。

十八

“哈哈……好酒啊！”本林满面红光，仰天大笑，从孙玉峰的小院里跨了出来。

他拍打着光亮的肚皮，觉得一身轻松，舒服极了！

门口有个人叫着他，他揉了揉一会儿眼睛，才看出是小进。小进两手扳住他的胳膊哭起来：“我……我等你快一天了！她，她在家骂你、骂我，也不做饭……”

本林哈哈大笑，只是扯紧他的手往前走。

他们没有回家，而是向着一个老地方，向着芦青河湾走去了……半路上小进说肚子饿，本林就和他卧倒在

一片花生棵子里，扒了一些花生水仁儿吃。他们相视而笑了。本林用手抹一下小进的脑壳问：“舒服不？”小进说：“舒服！”他们嘻嘻笑着滚动起来，一片花生棵都被他们压倒了……

他们重新扯着手向前走去。也只有在这条路上，两个人才那么兴奋、那么无忧无虑。仿佛他们一踏上这条路就立刻年轻起来。“你闻得见它那股味儿么？”本林问。“它”就是指芦青河湾，指那片平展展的水。小进笑了，鼻子上有一道可爱的横纹。他说：“闻得见，这还闻不见吗？湿漉漉的，一股鲜味儿；还有，鸟的长嘴巴里叼了鱼，一甩一甩，在半空里闪亮儿，鱼的腥味儿我也闻得见……”

本林笑了。

“你看你看！”小进往前比划着——哦哦，他们来到河头了。

这就是那个有名的芦青河湾吗？不，这是一片蔚蓝色的湖；是个童话；是个明亮的光斑；是面闪着银光的镜子！

水鸟飞着，大叫着欢迎他们归来。近处的水草绿得像染过一般，所有浮在水面上的藻叶也被微微的水波荡散了。这水让人一看就觉得心胸开阔起来，什么惆怅、懊悔，一霎时全都离去了！无有踪影了！……本林将衣服脱下来摇动着，高抬着膝盖向前走去。他觉得一连好

多天没来这里，这真是蠢极了。这全怨那个倒霉的工厂！工厂不干了，又可以随意来这片水里泡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工厂完蛋了才好呢！这样想着时，他突然又看到了一群跳鱼，立刻指给小进说：“你看你看你看！”

小进说：“真多！”

本林脱掉所有衣服往水下走了。小进从后面用砂子扬了他一下。他钻进水里。后来他抬头向小进招一下手——小进往前一探脖子，他吐了小进一脸的河水！

满河湾的笑声。

本林醒酒了。水暖融融的，那么柔软，那么温顺！他仰躺在水波上，伸手往四周触摸着。水花躲躲闪闪地在身子边上旋动，哧哧地笑。他觉得这水很像小进小的时候：软软的小身体，皮肤又嫩又白，你伸手点触一下，胳肢他的腋窝，他就笑着往后缩，缩！本林眯上了眼睛，任这水波摇动他。他想象着身边围起十双八双小小的巴掌，推动着他，拍打着他。他就像个白胡子老爷爷那么安然。天底下哪里也没有这片水好啊！他跟这水的情感，是从童年、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的。他觉得生活中那么多坚硬的棱角，老要撞得人鼻子发酸，身子上一块块青紫的印痕；而这片水波却是柔和的，每当他疲乏了，碰得疼了，他就躺倒在这里，让那无数个看不见的手掌抚慰他的伤口。

什么事情都最好能总结一下经验。本林如今躺在水

上，总结出的经验就是：什么时候背弃了芦青河湾，什么时候就要倒霉！早几年有一阵忙着造田（吃饭都要在田里），成年累月不来这河湾了，结果穷得没东西吃，差一点饿死！武斗那几年忙着四处去，忘了这片水，结果险些被渔叉扎死！最忘不了的是做医生那段时光，他高兴得迷了路，竟一次也没有走到这海边上。后来的报应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他被逐出合作医疗站，小进被捉！再有就是眼前这次了，财迷了心窍，到处去奔跑，结局就是工厂倒闭，老婆大哭，买瓦片用的三百块钱无影无踪！……多么深刻的教训哪，这里面有泪水，也有鲜血。

本林咬了咬牙关：他今生再也不痴心妄想了！他再也不背弃这片河水了！他在今后的生活里，即便暂时离开了，也要快快回来。他要像童年那样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嬉水，他要重新过一个童年——多么愉快的童年哪！童年，童年哪去了呢？他把童年遗失在了哪里呢？

“嘿嘿嘿！”小进欢笑着，手里握住了一条黄脊背的小鱼，向他炫耀着。

本林睁开了眼睛。眼睛里不知何时憋住了一汪泪水，这时一下子淌到河水里了……

淌过了泪水，两眼立刻清明好多。他望着岸上的绿草，一片片的蒲苇。可是就在这时候，他发现了有一个人正拨开苇丛，急匆匆地赶过来——他的身影十分熟

悉，他是卢达呀！本林的心不由得急促地跳动起来。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厌恶这个身影。他把脸转向了另一边。

卢达也在岸上脱了衣服，慢慢地游过来。

卢达挨近了，本林却扯上小进的手，用脚蹬着水移开一些。

“我到处找你，后来我想你会到这里来……”卢达尽量地游近他，说道。

“你倒让我清闲清闲吧！”

“打扰你了吗？”

“你饶了我罢！”

卢达苦笑着，没有吱声。

“你还是饶了我罢！”本林将两手按到耳朵上，在水里巧妙地滚动起来。

“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谈一谈……我肚子里装了好多的话。本林！我们能好好地唠一唠吗？”卢达站在水里，盯着本林的脸说。

“唠些什么？你是吃官饭摇官船的人，和我唠有什么好处！我这样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卢达没有说下去。他突然朝岸上点点头说：“这儿不方便，没有烟抽，我们还是到岸上去吧。”

“你有好烟吗？那走吧！”本林往身上撩了几把水，让小进一个人踩鱼玩，然后和卢达上岸去了。

他们躺在白白的砂子上吸烟卷了。卢达说：“我还是想和你一块儿谈谈过日子的事。你知道，过日子可需要好好合计一下。”

“一天一天往下挨吧！”本林用中指和食指夹住烟卷，心不在焉地说。

“解放三十多年了，你还住着小草屋，穿这么破的衣服！还能这样挨下去吗？我看了心里十分难受……你知道，我对你负有责任，我……对不起你……”卢达说着，转脸看了一眼水中的小进。

本林笑笑：“好不容易自由了，我到这里洗洗澡儿，可你老跟着我！我再见不到你好！”

“我总想，我应该帮助你……”卢达坐了起来。

“帮助我？”

“我说过，我对你负有责任！像小进，毁了一生，也给你的日子带来说不清的难处。这使我一想起来就十分难过……你不知道，这是欠下的一笔债，我怕回忆这些往事……”卢达的声音低沉下来。

本林一直有些惊骇地听着这些话，这时坐起来，拍打了一下卢达的肩膀，哈哈笑着说：“好哇，嘿嘿，原来也没便宜了你。就让你难过去吧！小进常常变疯，我还住小草屋，你难过好了！想想当年吧，我和大云那么哀求你，求你开恩放了小进，你硬是不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今天让你难受去吧！……”

“本林！……”卢达恳求地叫了一声。

“你呀，嘿嘿，到底是读书人，鬼精鬼精！”本林继续嚷着，“你倒是会算账的。你哪里是为了帮助我？你是为了自己还账的，你为了自己以后想起来不难过……嘿嘿，你鬼精鬼精！嘿嘿嘿……”

“本林！……”卢达嗓子战战地叫着。在对方的笑声里，他全身颤抖起来……他的头垂下去，久久地垂下去。住了好长时间，他才艰难地抬起头来，吃力地说：“为了还债也好，为了我自己也好，我还是要……帮助你，帮助你脱离眼前的困境！”

“你没那本事。”

“我想我会尽力做。我想让你尽力配合我……”

“怎么做吧？”本林又嘻笑着燃上一支烟。

卢达和他挨得近一些，说：“让我们先研究一下失败的原因吧，看看别人都是怎么做的，我们怎么去竞争……”

本林笑了：“让我去奔资本主义吗？那好，能奔咱也奔！哈哈……”

卢达连忙摆手：“不！不要以为研究竞争、商品，就一定是资本主义……”

“对，”本林挤挤眼，“咱就说‘不是’……”

卢达皱了皱眉头，继续说下去：“应该研究一下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短处变成长处……比如做蒲窝吧，

村子里还没有做的，原料又这么多，满河套子都是蒲草……”

本林警觉地站起来：“你又想让我开工厂吗？”

“也不算什么工厂。原料不用花钱，不用本钱的事情……”卢达赶快解释说。

本林想，割蒲草天天可以来河湾里，这事倒可以考虑。不过做那么多卖给谁呢？他于是问：“卖得动吗？”

卢达说：“我就是为这个找你来的。镇上土产店要收购一部分蒲窝，我跟店里领导讲一下，让他们给你一些特别照顾……”

本林笑了。他紧紧攥住了卢达的手，抖动着说：“卢小达，你是个好人！你到底还是没有忘了我本林哪！”

十九

本林做起蒲窝来了。

大云每天可以做五六双蒲窝，又快又好。本林将她做的每一双都放到脚上套一套，赞不绝口。可是大云给草窝锁边拧沿时，最后那几下子总也做不利索。这需要本林亲自动手。小进负责打捆儿：五双一捆，五捆一包……一家人再也顾不得吵闹。本林在心里暗暗叫着：“成了！这到底不像开工厂那样不顺利，配合得多妙

啊！”

做到第三天上，本林听到了一阵阵的琴声。

他一动不动地听着，最后一拍大腿说：“糟了！玉峰心里正为没有事情做难受呢，这从琴上听得出来。我们该和玉峰一块儿做蒲窝……”

大云说：“你就知道找那个斜眼子！买瓦片的三百块钱还不是白白送了！”

本林有些生气：“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工厂散了仁义在，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玉峰！”

他说完就循着琴声跑走了……

这之后，他们两家都做蒲窝了。

第一批蒲窝送到镇上时，是本林和孙玉峰一块儿去的。他们进了土产店后院，立刻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迎上来。她笑吟吟的，说卢达跟他们店讲过，她负责收购这些蒲窝，你们一路辛苦了等等。本林看看孙玉峰，自豪地抿起嘴角说：“谢谢！谢谢谢谢！”他的手很自然地在袖口那儿动了动，但他看对方无意握手，也就只好作罢。

这一次他们结算了五十多元钱。

他们板着脸走出门来，刚拐过一个墙角就互相盯着笑起来。本林小声呼喊说：“了得！这真是桩好买卖……”孙玉峰说：“你看见她点钱了吧，点了好大一会儿！嘿嘿，她把小拇指甲留那么长！”

两个人到店里喝了一会儿酒，花去了十元钱。

第三天上他们又去送货了。这一次，孙玉峰出于高兴，特意背上了那把坠琴。姑娘见了他们说：“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吗？你们该攒多一些再来。”本林笑笑：“不碍事，庄稼人工夫多哩。”

结账之后，他们还不愿马上离去。孙玉峰从黑布套里抽出坠琴说：“姑娘，你见过这东西吗？”

姑娘点点头：“在乐器店里见过。”

本林有些吃惊地看着她，小声在孙玉峰耳边咕哝道：“她见过！”

孙玉峰又说：“我来拉给你听听吧！”

姑娘点点头，但又补充说：“不过时间不要长，正上班呢。”

本林高兴地看着孙玉峰调试琴弦，在一边对姑娘说：“一般的人可听不到玉峰拉琴啊！……”

孙玉峰拉开了。他和以往任何一次不同的是（本林这样看），他一开弓子，就将左手放在琴杆的最高处，然后用手指频频地敲击那弦，一边敲击一边往下滑动；握弓子的右手急躁异常地来回拉动；更有趣的是他的身子并不随意乱摆，而是小幅度地颤动……结果有别一种声音发出来，很像流水，并且是由远而近地流过来，越流越勇，越流越宽，水面上不住地暴开几个水泡儿，发出“啵啵”的响声。

“嘿嘿！”本林首先笑了。他笑的是老朋友孙玉峰永远有翻不完的新花样。不过他想到这一手从未在他眼前露过，也多少有些遗憾。他想，跟上玉峰做事情还有错么？增长不完的见识啊！

姑娘蹲在一边，两手捧着脸庞听着。

孙玉峰的头却越垂越低，越垂越低。本林知道那头颅如果再垂下去，拉上一两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正这样想着，这时店里的经理将姑娘喊回去了！孙玉峰的弓子也顿时失了力气。他慢慢站立起来说：“经理这个人不好！”

回去的路上，孙玉峰捏弄着刚得到的十元钱，突然生出了新的智慧。他说：“本林！我们原来愚笨哩！我们才能编出多少蒲窝？还不如在村里收购*，收多了，我们再送给店里，一个赚它五毛钱，你算算吧！”

本林傻愣了好长时间。他算彻底佩服孙玉峰了。他不说话，只是看着孙玉峰的脑袋。他不明白老朋友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智慧！他激动地扳住了玉峰的胳膊……

他们很快在孙玉峰的小院门口贴出一张红纸，上书了本林那歪歪扭扭的四个大字：收购蒲窝。

果然有好多人送来了蒲窝。芝芝负责记账，大云负责检查质量。如果因为质量问题不收谁的蒲窝，谁就笑着递给一边的孙玉峰和本林一支烟卷，结果也就收下了

他的蒲窝……小院里很快积了一大堆蒲窝了，最后，孙玉峰和本林找来一辆地排车拖上，往镇上走去了。

土产店的姑娘迎来了这么多的蒲窝，一时有些慌促。她说：“你们编这么快吗？这……这太多了！”她要去喊经理，孙玉峰拦住她说：“你就自己来看吧！你处理问题的水平，啧啧，很高哩！经理，哼，他能行吗？……”姑娘有些迷惑地瞟了他一眼，开始动手检查产品了。

她看到那么多不合格的蒲窝，终于不敢擅自决定了，跑去喊来了经理。

经理看了看，果断地说：“一下子这么多，质量又不好，不能收，不能收……”

“卢书记……”本林嗫嚅道。

“谁讲也不能收的。以前已经是照顾了……”经理说。

孙玉峰一直盯着经理的脸。他对经理额头上那三道横纹尤其不能容忍。他想这个经理最好按到脏水洼里灌灌才好。他就这样忍着气，听着。听了一会儿，他终于忍耐不住，霹雳一般问了句：

“你对贫农是什么态度？！”

经理看看姑娘，一瞬间愣住了。

本林可是听清了这句话。啊啊，多么有力量！多么解气！它好像一下子唤起了本林压抑了很久的那么一种

情绪，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他的脸庞很快涨红起来，无数的恼怒都涌到了喉头上。他喊道：“你对贫农不买账，贫农也对你不买账！你去找那些发黑心财，奔资本主义的人吧！你算什么？你也站在这里跟我们说话了。我问你：什么是照顾？什么不是照顾？你觉得贫农就该受苦，吃糠，就该是让你照顾了？呸！整个江山都是我们的！我们还要你的照顾？！玉峰，走，把车拉回去——！”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吵闹声招来了那么多人，大家都对这个矮矮胖胖的农民感到惊讶！哦哦，多么大的火气啊……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和孙玉峰把车掉过头去，雄赳赳地拉出了土产店的大门……

他们将车不歇气拉出了镇子。当他们停下歇息时，孙玉峰一直用眼瞅着热汗涔涔的本林。本林知道这是为他刚才那一番气势雄壮、绝不容对方回驳的宣讲而感到吃惊！是的，连本林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突然爆发了那么大的才智与胆魄，他自己也感到吃惊啊！……

二十

他们自豪地将车子拉回了村里。

可是当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当那些草窝重新堆放在孙玉峰的小院里时，他们才渐渐觉出了事情的严重

……为收购这些蒲窝，他们借了好多钱，如今怎么办呢？两个人一下子陷入了新的、空前的焦虑之中了。最后，经过合计，决定由本林再去找一下卢达……

卢达在见到沮丧的本林之前，已经从镇上的店里知道了一切。但他还是耐心地听完了本林的叙说。本林最后说：“卢书记，你不知道，那个经理骂你有多么狠！”

卢达苦笑着点点头，毫无办法地将他送走了……

这时候正是黄昏天色。卢达将他送出村头，一个人久久地停留在暮色笼罩的原野上……他的步子沉重极了，几乎没有力气走回家去。晚风有些凉了，这提醒他该要进入秋天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播种之后的最末一次总结。多好的原野啊，旷阔，平整，一派葱茏的绿色。他在这片田野上耕耘过，还是正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为它洒落汗水了。他也开始收获了，他播下去的，他要收获。再苦涩的果子他也要收获，他知道哪个果子属于他的。

在这几天之前，他似乎还满怀着希望。他希望离开这片原野的时候，看到一个和别人一样健康劳动着的本林。他努力去做了，为了本林，也为了自己。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大约从未请求本林一家原谅过自己。他只是默默地去，并未停留在一点自责和追悔上。他今夜感到十分痛楚的，是他终于明白了：他已经不能够帮助本林了！他明白了，这实在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实在不

是几个月、几年能够做成的事情——这事情今天来做，也似乎是太晚了，太晚了！

本林会去拼搏、去竞争吗？他会有这种意愿吗？他会有这种力量吗？

卢达闭上了眼睛，痛苦地摇了摇头……

卢达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他望着那西方的晚霞暗淡下去，暗淡下去，逐渐变为一片橘黄，一片微紫，最后是铅样的沉淀。大地昏暗了，星星开始明晰。风在不知不觉中加大了，像是要安慰一下行人似的，它的手掌那么柔和地抚弄着卢达的头发……他蹲在了一条泛湿的小水道边上，用手折了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花梗上冒出乳样的汤汁，有一股辛辣的气味。他记起这是一种叫“苦柳子棵”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用来烧水喝，可以提神明目清肝热——这正是李本林告诉他的。他还有一点儿中草药知识，全是办合作医疗时跟本林接触的结果……卢达在水道四周收集着这些粉红色的小花，最后竟凑成了一束漂亮的花球。他很自然地又想到了围绕办合作医疗那场风波，想到了他跟河边上这个最贫穷人家的多年交往……卢达蹲在水道边上，闻着这束小花的淡淡清香，头颅越来越低了。

卢达像好多人一样，是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他对这片土地的忠诚是不掺假的。但当他把整个活的心灵交出去之后，芦青河最初孕育出的那个生命就开始蜕变了，

死亡了！

卢达想到这儿，身子不由得震颤起来。他把心灵交到哪里了呢？交给了那个浑浑浊浊的年代了吗？……他真的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无知而残忍，曾经参与毁坏好多人的生活，破坏了一个个瑰丽多彩的人生！他永远也忘不了小进疯狂之后，两手伸进泥土里，全身的颤抖痉挛！……是的，无可辩驳，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是在一个春天里痛苦地、缓慢地苏醒的……他又成了芦青河的儿子了。他是决心将自己的心灵融合在这片泥土里了，和这些黑色的、散发着浓香的土末搅拌起来，结成一体，把心灵真正地交还给这片土地！……什么也别想再夺走他的心灵了。他完全知道他在做什么。就为了这一切，他才去找本林，去找芦青河，去找过去的生活，去经受蜕变的痛苦……

卢达在茫茫暮色里站起来，四处张望着。不知什么时候起雾了，一层薄薄的雾。他迈开大步往原野的深处走去。辽阔的河边平原哪，你的儿子生在这里，又回到了这里！他要重新完成他自己。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忏悔，为了反省，为了那不堪回首的记忆……一个愿望在心底升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他毕业要回到这里来，回到这里来！而本林，还是要帮助他，帮助他——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他贫穷下去了……要紧的是，眼下得先让他有个事情做！

卢达久久地站在暮色里。

二十一

本林去找了卢达，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结果，那些蒲窝还是照旧堆放在孙玉峰的小院里。孙玉峰对本林说：“罢！还得我们自己串街去卖了，没别的法子，进南山吧！”

他们两个，加上小进，沿着收红麻的路，重新进了南山。

“卖蒲窝*！卖蒲窝*——！”

他们串街走巷，不停地呼喊。结果还是没有卖掉多少。焦急之中本林说：“玉峰，还是带来你的琴吧，那是好东西呀，收红麻时还不是亏了它！”

孙玉峰采纳了本林的意见，以后每次进山都背了那琴。奇怪的是有琴相伴，三个人真的都乐观一些。孙玉峰拉起琴来可以忘掉一切，本林也在琴声里歌唱起来。当围看的人多了，本林就唱起了专为推销蒲窝而编成的歌词：

（白）卖蒲窝*——！

蒲窝可是好东西，

冬天用它防寒气。

又耐踩巴又耐磨，
俺本林编的是上等货！

……

胶靴好看不好穿，
生了脚气多犯难。
哪如套个蒲草窝，
轻轻快快干工作！……

围看的人照例是笑，照例是鼓掌，可就是不愿买蒲窝。本林完全为了推销方便起见，几天来都是忍着热气穿着厚厚的蒲窝，在观众围成的平场上走着唱着。蒲窝在热天里穿出来，与单薄的夏衫相配，显得可笑极了。而本林走路极其轻快，两膝高抬，不断把软软大大的两团蒲窝提离地面，别有一种趣味……有一次人们笑得厉害，本林低头一看，才发现蒲窝不知什么时候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做买卖的艰难，这一次他们是体味得特别深刻了。每天，他们都是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山民们的房子大多建在高高低低的石场上，他们要攀上去，敲响那黑漆漆的门。孙玉峰每逢在路边树阴下躺了歇息，就再也不愿起来。本林有时甚至要用哀求的语气劝他起来。本林在任何时候也忘不了夸赞孙玉峰。当他一觉醒来后，本林说：“玉峰啊，你不知道你打鼾有多么响。都是有大勇气的人才打这么响的鼾哩！嘿嘿，你

睡得真快呀……咱们再往前走好吗？”

有一天早上，本林在家里等孙玉峰上山，却怎么也等不来了。他们已经歇息了好多天，原来讲好这一天上山的。本林有些焦急，于是跑去敲孙玉峰的院门了。

院门虚掩着，孙玉峰请他进去。

本林刚跨进门来，就深深地吃了一惊！这个小院变了！原来堆放在显著位置的那堆蒲窝已被胡乱推到了一个角落，取而代之的是四个带有小孔的木箱，正有小蜂从小孔里嚶嚶地飞出来，飞遍了整个小院——原来孙玉峰养起了蜂子！

本林笑了！他好奇地蹲下看着，咕哝说：“你养了这东西呀！”

孙玉峰笑咪咪地看着他说：“‘孙玉峰’不养蜂么？”

“好东西！好东西！”本林连连夸赞。当他一转身看到那堆蒲窝时，立即皱起眉头说：“这个买卖怎么办？”

“怎么办都行。你和小进去做这买卖吧，我从今天退出来了！”孙玉峰说。

本林的脸色有些变。

孙玉峰继续说：“朋友归朋友，买卖归买卖，我是再也不跟你合伙了。你这个人身上有晦气，我戴了这么好看的帽子都没有冲掉……”

本林这才注意到他又戴上那顶鲜艳的太阳帽了……他死死地盯住孙玉峰，颤着嗓子说：“玉峰，莫是开玩

笑吧？你真不要我了？”

“我可没有心思开玩笑。真的。”

本林像被什么击中了似的，一下子软在了蜂箱上。蜂子围着他旋转起来，他的眼里滚落下两颗大大的泪珠

……

……

本林扯着小进，去卖那些蒲窝了。

他们攀在小路上，一齐张开喉咙呼喊，一粗一细的噪音，一高一低的噪音，像二重唱……这好像是个没有生意的季节，他们一连几天，才卖掉两双蒲窝！他们流了无数的汗水，他们讨了那么多茶喝。

有一天小进去敲一个院门讨茶，出来了一个大约三十岁的抱孩子的妇女。小进的眼睛很快凝住了，嘴巴抖着，手里捧的水碗也跌在地上。瓷碗碎成几片，小进看也不看，他只是盯着那个妇女——她就是十几年前，小进被捉时，伏在窗外哭了一夜的那个姑娘！此刻她也认出了小进，惊讶地叫起来，紧紧地抱着孩子往后退开一步……

本林全都看在眼里。他扯住小进就走。小进挣扎着，喊叫着，最后还是无声地跟上姐夫走了……

他们迅速地离开了这个村子。可当他们拐过一个山坳时，回头看那村子，那村子羞羞怯怯地笼在一片薄雾里，又像在他们的脚下了！……本林扯一下小进，再往

前走去。走了没有几步，突然小进抛了草窝，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往身后的那片山野里跑去了……

本林拼命地追赶过去。

他紧盯着前面那个奔跑的影子，放开喉咙呼叫着他：“小进！小进——！”

没有回应。小进变疯了，他又变疯了——本林明白过来，身上强烈地颤栗了一下！他觉得两腿突然变软了，身子就要坍塌下来。他用力扳住了一块青石，大口地喘息起来……他已经在这山路上走得太久了，他已经奔波得太疲惫了。他完全应该再回到那闪着蓝光的、像湖水般轻轻荡漾着的芦青河湾，洗去这泥尘、这汗渍、这无穷尽的懊恼和焦灼！他几次下了这样的决心：他再也不离开这片河水了，他要依偎在它温柔的抚摸中。可是这终于不能。他要忙生活，有时要攀很高很高的山，要在山上呼喊，要卖这该死的、一点儿也不漂亮的蒲窝！……

不知在这青石上靠了多久，本林才能勉强站立起来。他搓揉着眼睛去寻那个在山野上跳动奔跑的身影了——左右前方、崖上崖下，全是漫起来的雾，没有那个小进了，没有任何的影踪了……

“小进——”

本林呼喊，踉踉跄跄地往前奔去了……

二十二

卢达即将离开芦青河边了。假期将满，他很快就要回到省城了。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他不停地奔波，要尽量为本林做些事情。他想得很多、很细，想本林做点什么才好、才得当。有些工作也许本林很愿意去做，只可惜他实在没有能力帮他的忙。

当卢达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急急来去的时候，常常要看到那些拉砂耙子的老年人。有一次他突然记起本林曾用羡慕的口气谈过拉砂耙子这个行当，心头不禁一动。这个工作倒不难做，拖耙子的人大都是从公路沿线一些村庄里雇来的年老体弱的人。拖一天耙子可得两元左右，虽辛苦一些，但收入尚可保障。对于本林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工作无人来竞争！……卢达当即决定让本林做上这个事情！

正好他有个高中时候的同学在公路交通部门工作，卢达托他说合了一下，事情很快成了！卢达心里有些高兴，没有回家，就直接往河边村子奔来了，来告诉本林……

他来到村子时已近正午了。每个小屋的烟囱都冒起了炊烟。饭香弥漫在空气中，这使他觉得有些饥饿。本林的小草屋静静的，看到它，卢达的心中这时候不禁蓦

然一动……他激动地向前走，走近了，才看到那两扇破损的板门是锁起来的。能到哪里去呢？卢达想了想，很自然地想到了那个古怪的小院，于是又奔去找孙玉峰了。

孙玉峰歪戴着鲜艳的太阳帽，阴阳怪气地迎接了他。他告诉卢达他已经不和本林合伙做买卖了，但朋友依然是朋友，虽然本林现在不怎么来了……卢达见本林不在，就要离去，可孙玉峰非让他小坐一会儿不可。他坐下来，看着一院子飞动的小蜜蜂。孙玉峰说：“过去的全错了！”

卢达不解地看了看他。

“过去的全错了！”孙玉峰重复一遍刚才的话，有些得意地站在一边微笑着。

卢达琢磨着他的话，不知他指了什么讲。这真有点像“谏语”。他不得不追问一句：“你指什么？”

孙玉峰摇摇头：“我在农场宣传队，又要做活又要拉琴，累死人不说，还要受王八场长的气！回来开工厂、卖蒲窝，也不是保险事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吃了大亏。这不是全错了吗？”

卢达松了一口气。

孙玉峰眉飞色舞地讲他的蜜蜂了：“这才是好东西哩！不用管不用问，你就是躺在床上养神，它们也忙着往家搬蜜！我另外还占个大便宜：科学讲法，蜜蜂听了

音乐多产蜜——我拉的坠琴不是音乐么？”孙玉峰说到这儿哈哈大笑，将一只手搭在卢达的肩膀上说：

“卢书记啊，最合算的事，就是你躺在床上，已经有些什么忙着为你往家搬东西了！……”

卢达看着他，真不明白这个在关键时候抛弃了朋友的人，有什么值得本林始终如一崇拜的地方！他为本林感到一阵阵的悲哀……想到这儿，他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就要告辞。孙玉峰却用一支毛笔样的东西蘸了点什么，跑上几步说：

“蜂王浆！蜂王浆！……延年益寿的好东西啊！”

卢达要躲闪，可是孙玉峰快要抹进他的嘴里去了，于是他只好用舌尖抿了抿……他走出了这个小院。

在街上，他不停地打听着本林。

有人告诉：本林和小进一块儿在南山卖蒲窝；小进在山里遇到了什么刺激，又犯老毛病了。本林和大云已经分头出去找了好几天了……

卢达觉得头颅“嗡”地响了一声！他急切地问：“怎么了？怎么了？”

人家又给他重叙一遍。

小进，你这个迷途的羔羊！……卢达往村口上跑去了。他一直往前跑去……当他跑到路口上那棵老槐树下时，才慢慢止住了步子。他知道这样是找不到本林的。他坐在了老槐树下，他要等本林……

他仰脸看着这棵老槐树。他现在仍觉得它像个老人一样，在俯视下面这个村落的生活。什么它都清楚。它晓得人间的一切悲哀与不幸，一切的伤感与酸楚！可是它不言不语，不随便指责哪一个人。它宽厚而深沉，只用一双眼睛看着你，默默地等待着你的省悟、你的追悔、你的无情的自剖……

天要晚了，晚霞出现了。

晚霞如血。

南风来了，南风变大了。

南风起自南山。

卢达静静地坐在树下，如一尊雕塑。他望着这条被晚霞映红的路，目光像凝住一般……身后，隐隐约约传来了琴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卢达禁不住转过脸去倾听着。他知道这是孙玉峰又在拉琴了……哦哦，这琴声那般凄凉，那般哀恸——孙玉峰大概此刻也知道了小进的事情了吧？

当卢达慢慢回过头来时，他再看那条暗红色的路，不由得怔住了——有一个人，正是本林！他独身一人踉踉跄跄地走过来了！

“本林——！”卢达站起来喊道。

他并未听见。他听见的是琴声。他痴痴地站在那儿，倾听着。

南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听着，突然啪啦啦地扯开

了衣怀，大声地唱起来，和着琴声，拖拖拉拉地往前走
去……他一边唱一边呼喊自己的名字：“本林哪！”——

本林哪！
我听见狗咬，
拿腿就跑，
跑到了铺跟前，
铺就放倒！……
……………

三天过去了。

卢达终于要回省城学校了。

他想再看一次本林，和他话别。走到离村子不远的
地方，迎面涌起一团烟尘，这烟尘滚动着，越来越近，
渐渐看出是一个人在拖砂耙子。卢达刚要走过，烟尘中
有人响亮地喊了一声：

“卢书记！”

原来拉耙子的正是本林！卢达刚伸出手来，就被对
方紧紧地握住了……卢达问起小进的事，本林立刻低下
头来。他说：“还没有找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你给他登了报，又让公安局帮忙，我寻思总会找
到。太让你费心了……”

卢达握着他的手，没有说话。他注意到对面这张
脸：那么多细碎的皱纹！原来总不曾想到他这样老，大

概是因为他有那样活泼的一个性格吧。卢达强忍住了什么，只用鼓励的语气说：“会找到的，会找到的……”

本林的全身都沾满了白色的尘粉。他回头看着身后的砂耙子说：“真好工作。拖着它走走路，一天就给两块钱！真好工作。我，还有大云，都不会忘你这块恩情的……”

恩情论“块”，愈显出了分量！卢达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我这个人说话，嘴巴不挂锁，有伤了你的地方，你大肚吧！”本林认真地、带有一点歉意地说。

卢达的嗓子有些不好受，他什么也没有再说……

他们在公路上站了好长时间，才分手。本林弓腰拉上砂耙子，一直往前走去了，渐渐，烟尘重新掩去了他的身影……

卢达直眼看着那团烟尘。他在心里说：“我要尽快回到这里来，尽快！”

一切都晚了，又似乎还不晚。卢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信心。信心才是最重要的啊。

一九八四年五一七月于济南